前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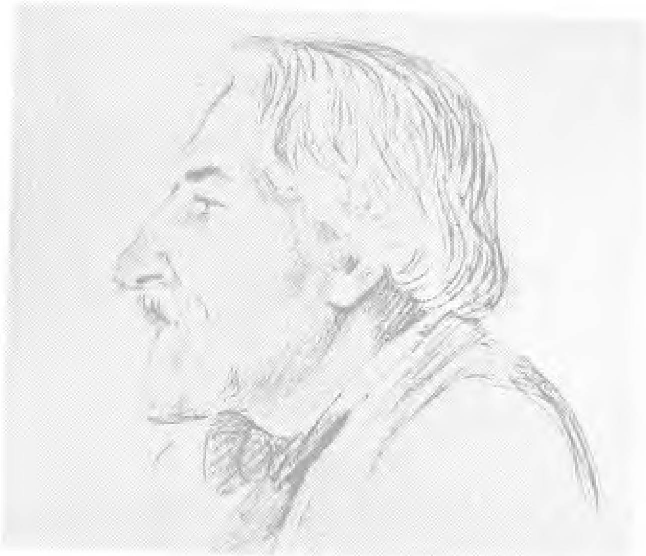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選集

麗尼 譯

前夜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伊凡·屠格涅夫鉛筆畫像
Pauline Viardot 繪

本書人物表

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萊諾其嘉）

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英沙羅夫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斯塔霍夫　愛倫娜之父

安娜・華西列夫娜・斯塔霍夫　愛倫娜之母

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斯塔霍夫　尼古拉之遠房叔爺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伯爾森涅夫　愛倫娜男友

巴弗爾・雅可夫里奇・蘇賓　愛倫娜女友

葉戈爾・安得萊維奇・庫爾拿托夫斯基　樞密院秘書長

奧古斯丁娜・克利斯詢諾夫娜　尼古拉情婦

安露西嘉　村女

倫基其　達爾瑪基水手

魯坡雅羅夫　不速客

一

一八五三年夏天，一個酷熱的日子，在離孔特索伏不遠的莫斯科河畔，一株高菩提樹底蔭下，有兩位青年，在草上躺着。其中一位，看來約莫二十三歲，身材高長，面色微黑，鼻子尖而有點兒鈎，高額，闊嘴，唇上浮着勉强的微笑，正仰身躺着，以半睜半閉的灰色小眼睛，沈思地凝視着遠處；另一位，則俯着身體，他鬈髮秀美的腦袋托在他底兩隻手上，也在向着遠處凝視着。他比他底同伴其實年長三歲，可是，看起來卻年青很多：他底鬍鬚不過剛剛茁出，頰下僅有些許蜷曲的軟毛。在那鮮潤的，圓圓的小臉上，在那溫柔的，褐色眼睛裏，那美麗地突出的唇邊，小而白的手上，全有着孩子似的愛嬌和動人的優美。在他身上，所有一切，全都煥發着健康的呼吸，靑春底幸福和愉快——不關心，自信，自溺，和靑春底魅力。他轉動着眼睛，微笑着，又把腦袋微微偏斜，好像小孩子們知道了別人愛看自己，而故意撒着嬌似的。他穿

着一件白色的上衣，好像一件罩袍；一條藍色的手巾，繞着他底纖細的頸項，一頂破壞的草帽子扔在他身旁的靑草上。

和他比較起來，他底同伴就似乎是位老人了，看着他那古板的身材，誰也不會料到他也正是幸福的，也正在享樂着自己。他笨拙地躺着；大的腦袋，上闊下削，拙笨地安置在他那長的頸子上；就是他底手，他底緊裹在黑色短上衣裏的身體，他底翹起的膝蓋，和蚱蜢底後腿似的長腿，所有這些，在牠們底每一動作裏，也無不表現着拙笨。然而，雖則如此，卻決然不能不把他認爲一個極有敎養的人；在他底全身，雖然顯着笨拙，卻有着優良敎養底迹印，而他底臉面，說到美，果然是不甚美的，甚且有點兒令人可笑，可是卻表現着善良的天性和深思的習慣。他底名字叫作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伯爾森湼夫；他底同伴，那位秀髮的靑年人，則名叫巴弗爾・雅可夫里奇・蘇賓。

『你幹嗎不俯着呢，像我這麽樣？』蘇賓開始了。『這樣可好多啦；尤其當你把脚這麽翹起來，把脚根並攏的時候——像這麽樣。靑草就正在你底鼻子底下；你老瞪着那風景瞪得無聊的時候，也可以看着肥大的甲蟲在草上不慌不忙地爬着，或者一匹螞蟻那麽忙忙碌碌地奔波。眞的，這樣可好多啦。可是您卻裝出那麽個擬古的姿態，簡直就像舞劇裏的舞

女一個勁兒地靠着紙糊的巖壁似的。您得知道，您現在是完全有自由休息底權利啦。第三名畢業可不是玩兒的！請休息罷，老兄；不用那麼緊張；請舒展舒展您那疲倦的肢體！」

蘇賓用着一種半慵懶半玩笑的聲音，從鼻孔裏哼出了他底整個的演說來，（姑息慣了的孩子們，對於給他們帶了糖菓來的家族底朋友，就是像這樣說話的，）而不等回答，就又繼續說道：

「螞蟻諸君，甲蟲諸君，以及別種可尊敬的昆蟲先生們，牠們挺教我驚奇的，就是牠們那一分驚人的嚴肅氣，牠們那麼儼乎其然地跑來跑去，好像牠們底生命也有什麼了不起的似的！怎麼着，我底上帝！人爲萬物之靈，至高的存在呀，可是，您儘管給牠們瞪眼罷，牠們可睬也不睬您；哪，哪，一匹蠅子甚至可以跑到萬物之靈底鼻尖兒上來，居然把萬物之靈當作麵包來享用啦。這眞是絕大的侮辱。可是，話說回來，牠們底生命有那一點不如我們底呢？我們既然可以儼乎其然，牠們又怎麼不可以儼乎其然呢？喏，這兒哲學家請給我解決這個謎！您怎麼默然不語呀？呢？」

「什麼？」伯爾森涅夫怔了一怔，說了。

「什麼！」蘇賓重複道。「您底朋友把他底最深奧的思想，披瀝於你底面前，可是您卻

充耳不聞啦。』

『我在欣賞這風景呢。你瞧，在那邊，陽光底下的田野，該是多麼熱，多麼光輝！』（伯爾森涅夫底說話是有點兒孩子似的咿呀不清的。）

『那不過是些明麗的色彩罷了，』蘇賓回答着。『一句話，不過是自然底把戲！』

伯爾森涅夫搖搖頭。

『對於這些，你應該比我還要感動些的。那是你底本行：你是藝術家呢，可不是？』

『對不起，老兄；那可不是我底本行，』蘇賓反駁着，把帽子推到腦後去。『我祇是個屠戶，老兄；肉纔是我底本行——我這一行祇管肉：我塑着肉，肩，手臂，大腿，可是在這兒，卻沒有形態，沒有完成，天地一籠統……您在這兒能捉得到什麼呀？』

『嗯，在這兒，也有美哩，』伯爾森涅夫述說着。『啊，說起來，你那個浮雕完成了麼？』

『哪一個？』

『孩子與山羊。』

『滾牠！滾牠的，滾牠的罷！』蘇賓叫着，拖着長腔，『我看一看實物，看一看古董，看一看前人底名作，就不由得把我那可憐的一塊廢料摔得粉碎啦。您給我指出自然，還說道：

『在這兒，也有美；』當然啊，在無論什麼裏面，全有美，就是在您那尊鼻裏「也有美；」可是，您總不能把種種的美都追求到吧？古人，他們就不追求美，可是美卻不知從哪兒——也許是從天上——自然掉到他們底作品裏來啦。全世界都是屬於他們的；我們可就不能這樣博大，我們底手根本就太短。我們祇是在一個小池裏釣魚，一心以爲有什麼大來頭。如果碰上那麼一個上鈎呢，那可是托天之福！如果碰不上……』

蘇賓於是把舌頭一伸。

『得啦，得啦，』伯爾森湼夫回答着；那全是似是而非的論調。如果你對於美沒有共鳴，隨時隨地遇見美卻並不愛她，那麼，就是在你底藝術裏，美也不會來拜望你的。如果美的風景，美的音樂，全不能感動你底靈魂——我是說，如果你沒有共鳴……』

『啊哈，您帶住罷，我底共鳴家！』蘇賓忽然叫了，對於自己底新造字，不禁得意地大笑起來；可是，伯爾森湼夫卻又變得沈思了。

『不呢，我底老兄，』蘇賓繼續說着，『您是聰明人，哲學家，莫斯科大學第三名畢業生，跟您辯論哪兒還有別人底分兒？尤其像不才我，這麼個中途退學的不學之輩；可是，我告你罷：除了我底藝術以外，我所愛的美祇是在女人身上……少女身上的美，並且，就是這，也還

是近來的事。……』

他翻過身來，合抱着兩手，枕在頭下。

幾分鐘沈默地過去了。酷熱的午晝底靜寂，重壓着燃燒的，沈倦的大地。

『說到女人，』蘇賓又開始了，『為什麼就沒有個女人看上斯塔霍夫呢？你在莫斯科看見他麽？』

『沒有。』

『老傢伙簡直弄昏了頭啦。他整天坐在他那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家裏，無聊得要死，可是還是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笨透啦！……那樣子簡直教人作嘔。人真是奇怪的動物。你想想罷，上帝賜給了這人怎樣的一個家庭：可是，他還不滿足，還非弄個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不可！我真沒有見過比她那臉子還要討厭的東西了，活像一隻鴨子臉！前天，我給她塑了一個譃像，但丁式的。倒還不錯。待一會兒我給你瞧罷。』

『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底胸像呢？』伯爾森涅夫問道，『還在進行麽？』

『沒有，我底老兄，沒有進行啦。就是那臉龐兒，也夠教我沒有一點辦法。你一眼望過去，那些線條全是那麽純潔，嚴肅，端正；想着，弄像總不難吧。可是，簡直不是那麽回事。……沒有

辦法就像神話裏的珠寶，可望，不可及。你可注意到她是怎樣來諦聽的？一絲神色也不動，可是那雙眼睛底表情卻不斷變化着，而整個面顏也就隨着變化了。一個雕刻家，尤其像我這麼一個低能的雕刻家，對於那樣的臉，可怎麼辦呢？她眞是個神奇的動物……不可思議，」沈默一會兒以後，他又加說着。

「是的；她眞是個不可思議的姑娘，」伯爾森涅夫同樣說。

「她也竟是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斯塔霍夫底女兒呢，要說血統，要說種族，這從哪兒說起？有趣的是，她也的確是他底女兒，她像他，也像她媽媽，安娜·華西列夫娜。老實說，我從心坎兒裏尊重安娜·華西列夫娜，她是我底大恩人；可是，無論怎樣，她不比一隻母雞强。愛倫娜是從哪兒得來那麼美麗的靈魂的呢？是哪一個點燃了她那心靈的火把的呢！哪，哲學家，這兒又給了你一個問題！」

可是「哲學家」卻和先前一樣，仍然一言不答。一般說來，伯爾森涅夫是決不會因為多言而得罪的，就是當他說話的時候，他也說得非常拙訥，猶豫，而且加上不必要的手勢，尤其在此刻，他更感覺到一種奇特的平靜落到了他底靈魂上來，這種平靜，有如倦怠，也像憂愁。在城市裏，他經過了長久的艱苦的工作，每日用功好幾個小時，是新近，這纔搬到鄉間來

的舒閒，空氣底溫柔和清潔，一種達到了目的的自感，友人底奇想的，無拘束的放談，一個突然浮現的可愛的面影，所有這些印象，不同而又好像相同，在他底心裏溶成一個模糊的情感，使他安慰，又使他興奮，而終於，使他感覺着疲倦。……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神經質的青年人。

菩提樹下，清涼而且寂靜；蠅和蜂在蔭下飛鳴着，聲音似乎分外地溫柔。油綠色的青草，鮮潔可愛，不雜一點黃色，一望平鋪着，全無波動；修長的草莖兀立着，也不動顫，好像已經入了迷；菩提樹底矮枝上面，懸着無數黃花底小束，也靜止着，好像已經死去。每一呼吸，芳香就沁入了肺腑，而肺腑也欣然把香味吸入着。遠遠的地方，在河流那邊，地平線上，一切都在閃爍，煇煌；不時，有微風掠過，吹皺了田野，而且加强着光明；一抹光輝的薄霧籠罩着整個的田野。沒有鳥聲可以聽見在酷熱的正午，她們是向不歌唱的；可是，紡線娘底唧唧鳴聲卻遍於四野，那種熱烈的生之鳴奏，使得安閒地坐在濃蔭之下的人們感覺了十分的愉悅；牠使人們昏沈欲睡，同時，又勾引着深幻的夢想。

『你可注意到，』伯爾森涅夫開始了來，用手勢輔助着他底言語，『自然在我們心裏所喚起的，是多麼奇妙的感情啊！在自然裏，一切都是那麼完全，那麼明快，我底意思是說，一

切都是那麽滿足着自己；我們明白這一點，也讚美牠，可是同時，至少在我，牠卻往往引起不安，惶惑，甚至憂愁。這是什麽意思？是不是在自然面前，和自然面對面的時候，我們就更明白地感覺了自己底不完全，自己底不明快呢？或者是，我們還缺少着自然所有的那種滿足？也許是，我們所需要着的，就正是自然所沒有的麽？』

『嗯，』蘇賓回答說，『我告訴你罷，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我告訴你那是怎麽回事。你說着的，是一個孤獨人底感覺，這種人，並不是生活着，卻祇是觀望着，暈眩着在神遊裏的。觀望有什麽意思呢？生活罷，生活起來，自然就成啦！任你怎樣叩着自然底門，牠總不會用清楚的言語回答你的，因爲自然是個啞子。好像豎琴底絃，牠會發出一個音響或者一聲呻吟，可是，別想牠會給您唱歌。惟有一顆活着的心——特別是女人底心——嗐，這纔會給你眞的解答。所以，親愛的朋友，我勸你還是給自己找個心坎兒上的人兒吧，那麽，什麽苦惱，什麽憂愁，馬上都會煙消雲散啦。我們「需要」什麽？就「需要」這個。你知道，所有這種惶惑，這種憂鬱，都不過是一種飢渴。給你底肚皮裝進合適的食物，所有一切一切，自然都不成問題啦。我底老兄，生活，生活得其所哉，就成啦。再說，自然？自然是個什麽？自然有什麽用？聽我說：「愛情」……嗐嗐，多緊張，多熱烈的字眼兒！「自然」……這可多麽冷酷，多麽學院氣呢！那麽，來罷」

（蘇賓開始唱起來了）『「萬歲呀，瑪麗亞・彼得羅夫娜，」哦，不，』他加說着，『不是瑪麗亞・彼得羅夫娜，可是什麼全是一樣！*Vous me comprenez*（你會了解我的。）』

伯爾森涅夫抬起身來，把緊握着的手支着下頰。

『爲什麼這麼嘲笑呢？』他說着，並不望着他底同伴，『爲什麼這麼揶揄呢？是的，你說得對：愛情是個偉大的字眼，是種崇高的感情……可是，你說的是哪種愛情呢？

蘇賓也坐起來了。『哪一種？您高興哪種就是哪種罷，祇要有。我老實跟你說罷，我就根本不相信愛情還有幾種幾樣。如果你愛……』

『就得一心一意地愛，』伯爾森涅夫插口說。

『着啊，那是無須說的了：心可不比蘋果，心是分割不開的。如果你愛，你就對啦。我可也沒有嘲笑底意思。就說現在，我底心可眞有一分柔情，簡直柔得要化啦。……我祇想給你解釋，爲什麼自然對於我們有着像你所說的那麼大的力量？就是因爲牠在我們心裏勾起愛底慾望，卻又不能滿足牠。自然地牠是在把我們輕輕地向着活人底懷抱裏推，可是，我們卻不了解牠，祇是呆頭呆腦地向着自然本身去寄托我們底希求。啊哈，安得萊，安得萊，這一切多美呀！這太陽，這天空，所有我們週圍的這一切，一切，全是多美呀！可是你還憂愁；可是，想想罷，

如果在此刻，有那麼一個你心愛的女人，你們倆手牽着手，如果那手和那整個的女人全屬於你，如果你不是用着你自己底眼睛在看，卻是用着她底眼睛來看，不是用着你自己底孤寂的心情在感，卻是用着她底心情來感——怎麼樣呢，安得萊？那麼自然就決不會敎你憂鬱，也決不會敎你惶惑，而你也就不會來觀察自然底美了：自然牠自己就會歡樂起來，歌唱起來；牠自己就會回響着你底歌聲，因爲，在那時節，你自己就已經給那啞口的自然賦予生花的舌頭啦！」

蘇賓跳起來了，來回走了兩次，可是伯爾森涅夫卻垂着頭，臉上浮出了一抹淡淡的紅暈。

「我可不能完全同意你，」他開始着；「自然，他並不單單給我們暗示着……暗示着……愛情。」（他不能立刻說出「愛情」這個字來。）「牠也威脅着我們，牠也給我提醒着那可怕的……是的，不可解的神秘。牠可不是命定地要吞沒我們，不斷地要把我們吞掉麼？在牠裏面，有生，也有死；在牠裏面，生和死底消息，是一樣地震響着的。」

「在愛情裏，也一樣有生也有死的呢，」蘇賓插說着。

「並且，」伯爾森涅夫繼續說着，「當我，比方說，站立在春郊底森林裏，碧綠的草地裏

的時候，當我似乎微聞奧伯朗❶底仙角底羅曼蒂克的鳴聲的時候（伯爾森涅夫，當他說着這樣的話的時候，覺得有點兒羞愧）『那也是——』

『那也就是愛情底渴慕，幸福底渴慕，如是而已！』蘇賓叫着。『那種仙樂，我也知道的；在林蔭裏，在森林深處，或者在田野裏，當黃昏來到，夕陽沈落，河流底薄霧從矮林後面升起的時候，我也同樣感覺着慵倦和期待。可是，無論是森林，是河流，是天空，是田野，或是每一朵雲，每一根草，都使我期待着，希求着幸福；在所有一切裏面，我都感覺着幸福底臨近，幸福底呼聲。「啊，我底上帝——光明而愉快！」我就用這樣的句子開始過我生平惟一的一首詩篇；老實說，這第一句可眞夠偉大啦，可是我怎麼也湊不上第二句來，幸福！幸福！祇要我們還有有生之年，祇要我們底肢體還能運用，祇要我們還在走着上山路，不是走着下山路！滾牠的罷！』蘇賓繼續說着，忽然熱烈起來『我們還年青，我們不是傻子，不是怪物，我們自己來爭取自己底幸福罷！』

他搖了搖他底鬈髮，以一種自負的，幾乎是挑戰的神氣凝望着天空。伯爾森涅夫也抬

❶ Oberon 爲歐洲神話中之仙王，居於森林中。——譯者。

起眼來，望着他。

『眞的沒有什麼比幸福還崇高的麼？』他輕輕地說了。

『是什麼呢，比方說？』蘇賓問着，忽然停止。

『比方說，你和我，像你所說的，都還青年，也可以說，我們都是好人，我們兩人都希求着自己底幸福。……可是，「幸福」這字，可是一個能夠使我們聯合，給我們熱情，讓我們互相握起手來的字嗎？牠難道不是一個自私的字，我是說，難道不是一個使人分離的字麼？』

『難道還有什麼使人聯合的字？』

『有的——很不少呢；你自己當然也知道牠們的。』

『嗯，是那些？無妨試說一二罷。』

『比方說，藝術——因爲你是個藝術家——還有祖國，科學，自由，正義。』

『愛情呢？』蘇賓問。

『愛情，當然，也是個使人聯合的字，可是，卻不是你現在所渴望的那種愛情：不是那種爲了享樂的愛情，卻是自我犧牲的愛情。』

蘇賓皺了皺眉。

『對於德國人，那是很好的；可是我卻祇要爲自己而愛；我所要求的是惟我獨尊；是做第一號，』

『第一號，』伯爾森湼夫重複了。『可是，依我看來，我們底生命底整個意義，倒不是自我第一義，反是把自我放在第二義呢。』

『如果每個人都照着您那高見做去，』蘇賓說着，做出了一個可憐相的怪臉，『那麽，世人誰也不會喫波蘿蜜；誰都會把牠們奉給別的人啦。』

『老實說，波蘿蜜可也不是不可少的；可是，你別着了慌：能高興從別人底口裏把麵包搶出來，放到自己口裏去的人，這世界上也會有不少的呢。』

兩位朋友暫時之間沈默了。

『前不久我又碰着英沙羅夫了，』伯爾森湼夫開始着。『我接過他到我這兒來；我很想把他介紹給你……和斯塔霍夫家族。』

『誰是英沙羅夫？哦，是啦，可是你跟我說過的，那個塞爾維亞人，或者保加利亞人？就是那愛國志士嗎？可不就是他把那些個哲學思想灌到你底腦子裏來的？』

『也許是吧。』

『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嗎?』

『是。』

『聰明?天才?』

『聰明……天才?……那可難說,我不知道。』

『不嗎?那麼,有什麼了不起呢。』

『你將來會知道的。可是,現在,我想我們該走了吧。安娜·華西列夫娜也許在等着我們。什麼時候了?』

『兩點了。走罷。多悶熱!這次談話把我底血液都弄得翻騰起來了。你呀,你也總有一個時候……我可不是白白地做了一場藝術家的呢:什麼事我都看在眼裏了。照』說罷,你心眼兒裏可有了一個女人?……』

蘇賓本想窺探一下伯爾森涅夫底臉面,可是他卻已經轉過身來,走出林蔭去了。蘇賓跟着他,異常瀟灑地移動着他那雙小巧的腳。伯爾森涅夫拙笨地走着,聳起肩膀,頸項也向前突出:可是,雖則如此,看起來,他比蘇賓到底顯得有教養得多;如果「紳士」這字在我們中間不會被濫用得那麼俗惡化了,那麼,我們也可以說,他比蘇賓是紳士得多的。

二

兩位青年走下莫斯科河畔，沿着堤岸漫步着。河水散發着清涼的氣息，微波溫靜地私語，使人感覺着撫愛。

『我真想再洗一回澡呢，』蘇賓說道，『可是我怕來不及了。瞧這河水罷：牠簡直像在向着我們招手。要是古希臘人，一定會以為那裏面有個仙女吧。可是我們不是希臘人，啊，仙女，——我們不過是厚皮的西細亞人(一)罷啦。』

『我們也有露莎爾嘉(二)呢，』伯爾森涅夫解說着。

(一) 西細亞，(*Scythia*)：原指喀爾巴阡山脈與頓河之間的地方，但在古典文學中，西細亞人則泛指黑海北部及東北部的一切野蠻民族。——譯者。

『得啦罷，您那露莎爾嘉，那些寒冷的，恐怖的空想底產物，那些從悶室的茅屋，黑闇的冬夜裏所生出的幻像，對於我，一個雕刻家有什麼用呢？我要求的是光明，是空間……仁慈的上帝，是什麼時候我纔到得了意大利呀？是什麼時候……』

『你是說，才到得了小俄羅斯麼？』

『你不害羞麼，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來打趣你底朋友底一時的糊塗！就是你不打趣，也夠我痛悔的了。老實說，我眞夠傻啦；安娜・華西列夫娜，女人裏最仁慈的女人，給錢我到意大利旅行去，可是我卻跑到那些頂髻毛兒們㊁那兒去啦，去吃湯糰，去……』

『請別往下說了罷，』伯爾森涅夫截斷着。

『可是，我也得說，錢也沒有白花呢。我在那兒看見了那麼樣的許多典型，尤其是，那麼許多女人底典型……當然，我也知道，除了到意大利，再也沒有救的！』

『你就是到意大利去，』伯爾森涅夫說着，並不回過頭來，『也做不出什麼事來。你多

㊀ *Roussalka*：俄國傳說中之水中仙女，與希臘人底 *nymph* 相似。——譯者。

㊁ 小俄羅斯人之綽號。——譯者。

牛祇能拍拍翅膀，可是總是飛不上去。我們知道您的。』

『可是斯塔瓦賽爾❶可飛上去啦。……還不祇他一個。如果我不飛，那就證明我不過是一隻企鵝，並且還是沒有翅的企鵝罷啦。這兒把我悶死啦，我非到意大利去不可，』蘇賓繼續說着『那兒有陽光，那兒有美。』

正在此時，一個年青的女郎，戴着大草帽，肩着薔薇色的小陽傘，出現在兩位朋友漫步着的徑路上來了。

『我看見了什麼呀！就是在這兒，也有美——到我們眼前來啦！一個卑微的藝術家，給迷人的素雅姑娘敬禮！』蘇賓急忙喊叫着，演劇似地揮着他底帽子。

被歡呼的少女停止下來，向着蘇賓威嚇似地伸了伸指頭，於是，等着兩位青年走近了來，就以銀鈴般的聲音，撒嬌似地說道。

『怎麼啦，先生們，怎麼還不來吃飯呢？早都擺好啦。』

『啊！我聽見什麼呀？』蘇賓又說了，拍起手來，『是您嗎，迷人的素雅姑娘，是您在這麼

---

❶ *Stavasser*：俄國十九世紀雕刻家——譯者。

大熱天，冒暑出來親自找我們來嗎？我底大膽的猜測可不錯嗎？告訴我，是嗎？哦，不，請別說那個字兒罷：說了出來，會致我當時就慚愧得死掉啦。』

『您得啦罷，巴弗爾・雅可夫里奇，』女郎微嗔地回答；『您怎麼從來就不正正經經地跟我講話？我會惱啦，』她加說着，賣俏似地聳聳眉毛，努努嘴唇。

『您不會惱我的，我底理想的素雅・尼基蒂西娜：您不會把我扔到黑暗絕望底深淵裏去的。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樣跟您正正經經地講話，因爲我就不是個正經人。』

女郎聳了聳肩膀，轉向伯爾森湼夫去了。

『瞧，他老是那樣的：他老是把我當作小孩子；我已經十八歲啦。我已經是大人呢。』

『啊，天啦，』蘇賓喃喃着，把眼睛翻向了天上；伯爾森湼夫卻默默地微笑着。

女郎頓着她底嬌小的脚兒。

『巴弗爾・雅可夫里奇。我眞會惱啦！愛倫❺也跟我一道兒來的，』她繼續說着，『可是在花園裏就留下啦。天熱致她害怕，可是我就不怕熱。來罷。』

---

❺ Hélène「愛倫娜」之法語變音。——譯者。

她沿着徑路去了，每一步都搖曳着她那窈窕的身體，並且，以她那戴着黑色手套的美麗的小手，從臉上把那柔長的鬈髮掠向鬢後去。

兩位朋友隨着她，（蘇賓起先把手默默地按一按自己底心房，於是，揚起手來，揮到頭上去，）而一刻以後，就來到環繞着孔特索伏的許多別墅底一家別墅門前了。一座木造的小小住宅立在花園中央，有粉紅色的一角小樓，從碧綠的濃蔭後面似乎很天眞地聳峙出來。素雅第一個推開園門，跑進花園裏去，一邊叫道：『我把流浪的人們找了回來啦！』一個年青的，面色蒼白而富於表情的女郎，從徑路旁邊的椅上立起；而門檻上面，則出現了一位穿着丁香色綢衣的太太，她把一條刺繡的細麻布手絹擧到眼前，遮住陽光，並且慵懶地，倦怠地微笑着。

三

安娜・華西列夫娜・斯塔霍夫——本姓蘇賓——在七歲的時候，就成了孤女，可是，卻是一個相當大的家財底繼承者。她有着極富的親屬，也有着極窮的親屬：窮的，是屬於父方的；富的，則屬於母方，比如，樞密顧問官波爾金，和契庫拉索夫公爵夫人。被指定為她底保護人的阿達里昂・契庫拉索夫公，把她送到莫斯科一間最優良的寄宿學校去，而當她離開女塾以後，又把她接到他自己家裏來。他舉止豪華，每到冬天，必開盛大的舞會。安娜・華西列夫娜底未來丈夫，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斯塔霍夫，就是某次在這種舞會裏把她底心眼兒克服了的，那一晚，她正穿着「一件薔薇色的美麗的晚禮服，頭上飾着小朵薔薇花的花束。」一直到此時，那花束她還珍貴地保存着。……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斯塔霍夫，是一個在一八一二年㊀受過傷，也在彼得堡幹過優差的退職上尉底兒子，十六歲卽進軍官

學校卒業後又加入了侍衛軍。他相貌英俊，身材魁偉，在中流階級底夜會裏，曾被認爲最風流的美男子；可是他也祇能出入於中流的社會，上流社會，可是沒有他底份兒的。從幼年起，他所時刻不忘的有兩種理想，其一，是做一位近侍武官；其二，是發一點兒妻財——第一種理想，他不久就放棄了；可是對於第二種，卻更發不肯放鬆。就是懷着這種目的，他每年冬天纔必到莫斯科來的。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法文說得很不壞，並且還有着哲學家底美譽，那卽是說，因爲他並不是一個無賴。就是當他不過做着旗手的時候，他就已經極其喜歡固執地討論着各種問題，例如一個人一生是否可以把整個地球周遊到呢？或者，人能否知道海底是怎樣的情形呢？——而他所往往堅持的意見到是，那是決不可能的。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釣上」安娜·華西列夫娜的時候，他正是二十五歲；他於是退出軍職，到鄉下來，經營產業。可是，鄉村生活馬上就使他厭倦了，而且，因爲農民底勞役全都折成了租金，他也用不着留在他底領地上，所以，就決心到莫斯科來，住在他妻子底家裏了。在年青的時候，他從來不會玩過任何種類的牌戲，可是現在，他卻變得熱衷於洛托❶了，

❶一八一二年指拿破崙遠征俄國之役。——譯者。

而當洛托被禁以後，則又愛着惠斯特。(二二)在家裏，他無聊得要死，因此，和就一個德國產的孀婦發生了關係，幾乎所有的時間，全是消磨在她底家裏的。在這一年（一八五三年）他不曾隨家遷到孔特索伏來，卻獨自留在莫斯科，口裏說的是爲了便於浴洗鑛泉，實際上，卻是不願和他那孀婦離開。其實，他和她，也並沒有許多話可談，所議論的，多半也不過是『今天天氣』之類的預言。有一次，不知誰人稱了他爲一位"frondeur"(二三)——這頭銜可使他非常雀躍了。『對啦，』他想了想，很自負地拉下了牠底嘴角，身體也搖幌起來，『我可不是那種容易滿足的人呢；您別想騙得了我。』其實，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frondeurism"（反對主義）就是這樣的——比方，如果別人說到神經，他就說道，『什麼是神經呀？』或者如果有誰對他說起天文學上的新發現，他也說道：『您相信天文學呀？』而當他想要把他底論敵完全打倒的時候，他就說道：『這算什麼？談話罷咧！』我們得承認，諸如此類的妙論，在某些人看來（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確是難以駁倒的；可是，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怕是做

(二二) 紙牌戲。——譯者。

(二三) *Frondeur*，意云「反對黨，」原出路易十四時法國之 *Fronde* 黨。——譯者。

夢也不曾料到的吧，他底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在給她底從妹特阿多林娜・彼特哲留斯的信裏却竟然把他稱作了"*Mein Pinselchen*"（『我底傻漢子。』）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妻子，安娜・華西列夫娜，是一位瘦小的婦人，嬌弱，善感，而且多愁。在學校的時候，她專心於音樂閱讀着小說，不久以後，就把這些全都捐棄，開始來講求裝飾了，而再不久之後，就連裝飾也不再講求。有一時，她確曾努力於女兒底教育，可是連這也教她厭倦，於是就把女兒交給了一位保姆。結果來，她什麼也不能作，祇是整日地困在感傷的沈默，和溫柔的憂鬱裏了。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底生出，毀壞了她底健康，使她再也不能生育；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就往往暗示着這一事實，來迴護自己和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之間的私情。丈夫底不忠，是使得安娜・華西列夫娜深深傷心的；而最使她傷心的，就是他曾經鬼鬼祟祟地從她自己底牧場裏盜走了一對灰馬，去送給他那德國女人。她從不當面對他責難，可是在私下裏却輪流地對着屋子裏的每個人，至甚對她自己底女兒，抱怨着他。安娜・華西列夫娜不大喜歡出外作客，却高興有客人來陪她坐着，和她談天；當她獨自一人的時候，她馬上就會病倒了。她有着非常溫柔慈愛的心地；可是生活之輪却很快地就把她摧毀完了。

巴弗爾•可雅夫里奇•蘇賓是她底一個遠房的姪兒。他底父親在莫斯科幹着公事。他底哥哥們都已進了軍官學校；他是最小的一個，是他母親底愛兒，因爲身體孀弱，所以留在家裏。他們預備送他進入大學，費盡心力，總算讓他唸完了中等學校。從很小的時候，他就已經顯示着對於雕刻的興趣。那位又肥又笨的樞密顧問官波爾金，有一天在蘇賓底姑母家裏看見了蘇賓給他雕的一座雕像（那時，蘇賓還不過一十六歲），不禁大爲激賞，馬上就宣稱着他要來提拔這少年的天才。可是，蘇賓底父親底突然死去，幾乎把這青年人底命運完全變更。那位顧問官，就是那位天才保護者，僅僅送給了天才一座半身的荷馬石膏像——就算完事；幸而安娜•華西列夫娜幫了他不少的金錢，而在十九歲的時候巴巴結結，他總算進了大學底醫科。巴弗爾對於醫學原是沒有興趣的，但是，依據當時的大學分科制度，他實在也進不了什麼別的科別；況且，在醫科裏他反正也可以學習解剖。可是他到底沒有學完解剖，祇在第一學年終了，不等考試他就離開了大學，來專一地獻身於自己底事業。他熱忱地工作着，可是時作時輟；他常在莫斯科四郊閒遊，描繪着塑造着農女們底肖像，他結識各種朋友，不論年齡底老少，或地位底高低，有意大利模特兒製造者，也有俄羅斯藝術家：他討厭學院，也不願有所師承。他有着不可否認的才能，在莫斯科，也漸漸地知名起來了。

他底母親，出身巴黎名門，生性良善而且賢慧，教給了他極其優美的法語，晝夜為他奔勞，操心，引他為自己底驕傲；而當她還在盛年就不幸死於肺癆的時候，她請求着安娜·華西列夫娜代她照應她底兒子。那時，他正是二十一歲。安娜·華西列夫娜進行了他母親底最後的囑託；而他於是就在那家族底別墅裏，享有了一所小小的房間。

四

『來罷，我們喫飯去罷，』主婦用一種悲惱的聲音說着，於是，大家都來到了餐室。『坐在我旁邊，素，』安娜・華西列夫娜說；『你，愛倫，你陪着我們底客人；你呀，巴爾，我請你別跟素淘氣，別鬧，好不好？我今兒頭痛！』

蘇賓又把眼睛翻向了天上；素却偷偷地微笑了。這個素，或者更精確地說，素雅・尼基蒂西娜・穆萊，是一個漂亮的俄德混血種的女郎，眼睛稍稍對視，頭髮秀美，鼻子小而鼻端微闊，嘴唇小而紅，身體非常豐美。她唱俄國底謠曲唱得很不壞，在鋼琴上，彈各種小曲，無論輕快的或者傷感的，也都彈得很為正確；她底裝束非常美麗，可是往往帶着穉氣，甚至過分整齊。安娜・華西列夫娜本是用她來作她女兒底女伴的，可是，却幾乎無時不是讓她伴在她自己底身邊。愛倫娜對這也並不抱怨，因為，每當她和素雅單獨相對的時候，她反倒不知

對她講些什麼纔好。

食事經過了不少的時間；伯爾森浬夫和愛倫娜談着大學生活，講着他自己底計畫和希望，蘇賓一言不發地聽着，做出誇張的貪饞臉相來，並且不時對着素雅裝出滑稽的鬼臉，而素雅，則正如以先一樣，祇是報他以冷淡的微笑。食事過後，愛倫娜陪着伯爾森浬夫和蘇賓到花園裏去；素雅目送着他們微微地聳了聳肩，於是坐到鋼琴上來。安娜·華西列夫娜開口道『你怎麼也不去散散步呢，』可是不等回答，就又說道：『給我彈點兒什麼罷，什麼憂鬱的……』

“*La dernière Pensée de Weber?*”『韋伯爾㊀底最後的思想？』素雅提議。

『啊，是的，韋伯爾，』安娜·華西列夫娜回答，於是就沈入一張安樂椅裏而一滴眼淚就開始浮閃着在她底睫毛上了。

同時愛倫娜已把兩位朋友引到了一座丁香花的花棚下面，在那中央有着一個小小的木桌，四圍則安置着椅子。蘇賓轉眼四顧，跳了幾跳，於是細聲說道：『等等等！』就連跑帶

㊀ 韋伯爾（1786—1826）德國著名歌劇作家。所作如神射手，奧伯朗等，均極有名——譯者。

跳地跑回他自己底房裏，拿來一塊粘土，開始塑着素雅底胸像一面搖着頭，對自己喃喃着，又大笑着。

『又是那老玩意兒，』望望他底作品以後，愛倫娜說了，於是，轉向了伯爾森涅夫，她正在和他繼續着用餐的時候已經開始的談話。

『我那老玩意兒，』蘇賓重複道。『這是簡直用之不竭的題材呢，尤其是今兒，她眞教我忍無可忍啦。』

『那爲什麼呢？』愛倫娜問着。『別人也許以爲您在說着什麼可惡的，討厭的老怪物呢。可是，她是一個漂亮的，年青的姑娘呀。……』

『一點兒也不錯，』蘇賓插入着，『她漂亮，眞漂亮；我相信無論什麼過路人，祇要把她瞟上那麼一眼，就會不自主地想道：「這姑娘，眞好……眞好跟我跳個波爾加舞啊；」我也相信，她自己也知道這個的，並且還得意着呢。……幹嗎還裝那種羞答答的鬼臉來那麼一套貞女腔兒呢？哪您自然明白我底意思，』他從牙縫裏加說着。『可是，現在您有別的心事啦。』

於是，蘇賓把蘇雅底胸像捻碎，可是，接着又急忙來搓揉着，模塑着，好像生了氣似的。

『那麼您底希望是做教授麼？』愛倫娜問着伯爾森湼夫。

『是的』他回答着，把赤紅的手擠在膝間。『這是我多年懷着的夢想。自然，我知道得很清楚，我還多麼夠不上那麼崇高的……我是說，我底素養還太差，不是，我希望能夠得到留學外國的許可，我可以留學三年或者四年，如果必要，以後……』

他停止了垂下了眼瞼，可是很快地又抬起眼睛來，發出一個困惑的微笑，一面搔着自己底頭髮。當伯爾森湼夫和一個女人談話的時候，他底說話就尤其遲緩，而言語也就更其訥訥了。

『您想做歷史教授麼？』愛倫娜問。

『是的，或者哲學教授，』他加說着，聲音低了下來，『如果那是可能的話。』

『他已經是個哲學精啦，』蘇賓插嘴說，一面用手指粘土上面畫出深深的線痕，『哪兒還用得着上外國去？』

『您會完全滿足那種地位麼。』愛倫娜又問了，把頭依在肘上，直視着他底臉面。

『完全滿足，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完全滿足的。還有什麼更高尚的事業呢？是的，追隨着提摩費·尼古拉維奇底足迹……祇要一想到這樣的一種事業，就教我充滿了歡喜

和激動……是的，激動……那是由於我自己意識到我底薄弱的才能。我親愛的先父就對我祝望過這樣的事業。……我永遠也不能忘記他底遺言。」

「您父親是上年冬天過世的麼？」

「是的，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在二月間。」

「聽說，」愛倫娜繼續說道，「他留下了一部驚人的遺稿，眞的麼？」

「眞的。先父眞是個不可思議的人。您一定會愛他的，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

「是的，我相信我會愛他的。那部著作是講的什麼呢？」

「要用幾句話把那內容告訴您，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確實不大容易。先父是一個學者，一個席林派；㊀他所用的術語，多半是不大明白的——」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愛倫娜截斷着，「請原諒我底無學；所謂席林派，是什麼意思呢？」

㊀ *Friedrich von Schelling* (1775—1854)：德國哲學家，其唯心主義哲學之體系，在當時學術界頗受推重。——譯者。

伯爾森涅夫微笑了。

『席林派，就是德國哲學家席林底信徒：席林底學說就是——』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蘇賓忽然叫了，『看在上帝底面上，你可是要給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來一通席林講義呀？您饒了她罷！』

『一點兒也不是講義呢，』伯爾森涅夫吃吃地說着，臉面漲紅了，『我是——』

『講義又怎樣呢？』愛倫娜插口道；『您和我，巴弗爾・雅可夫里奇，我們全都大大地需要着講義呢。』

蘇賓瞪眼望着她，忽地迸出一聲大笑來。

『您笑什麼？』她冷冷地，幾乎是嚴厲地說了。

蘇賓呆住了。

『得啦，別惱我罷，』停一停以後，他終於說道。『都是我底不是。可是，老實說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天氣裏，這樣的樹下，我底天，怎麼還有心談哲學喲？不如談談夜鶯，談談玫瑰，談談美麗的眼睛和青春的笑顏吧。』

『嗯，還有法國底小說，女人底打扮，』愛倫娜接了下去。

『當然哪，』蘇賓應和着，『如果打扮得漂亮，有什麽不可以談？』

『當然哪。可是，萬一別人可不高興談女人底打扮呢？您一向自許爲自由藝術家，那麽，幹嗎來妨害別人家底自由？讓我問問您，您既然高興那些，那您幹嗎還攻擊素雅？跟她去談打扮，談玫瑰，可不是挺合式？』

蘇賓，轉眼之間，變得臉紅了，從椅上撑了起來。『啊，眞的嗎？』他開始了，聲音戰抖着，『我明白您底用意；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您是要把我趕到她那兒去。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在這兒妨害了您。』

『我可沒想到要趕您走。』

『您可是說，』蘇賓忽然地繼續着，『我夠不上別的交遊，我祇配跟她搭成一對，我也跟那甜得膩人的德國娘兒們一樣空虛，一樣淺薄，一樣愚蠢，是不是呀，小姐？』

愛倫娜皺眉了。『您往常可不是像這樣來說她的呢，巴弗爾·雅可夫里奇，』她說。

『啊，您責駡罷，祇管責駡！』蘇賓叫着。『是的，我不隱瞞，在某一刹那——的的確確，不過是一刹那——她那新鮮的，俗氣的臉龐兒，我確實……可是，如果我也回敬您兩句呀，給您提醒提醒……回頭見，小姐，』他突然加說着，『我怕我會胡說白道起來啦。』

於是，把那已經塑成了一個腦形的粘土狠命擊了一拳以後，他就跑出花棚，一直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了。

『眞是小孩子，』愛倫娜說着，目送着他。

『一位藝術家呢，』伯爾森涅夫默默含笑地說，『所有的藝術家都是像那樣的。人們得原諒他們底任性。那是他們底特權。』

『是的，』愛倫娜回答；『可是，無論從哪一方面說，巴弗爾怎麼也可以有權利來享用這種特權呢？直到此刻，他做出了什麼成績來？讓我握着您底手罷，我們沿這蔭路走下去。他擾亂了我們。我們剛纔談的，是您父親底著作。』

伯爾森涅夫挽住了愛倫娜底手臂，於是傍着她走過花園；可是，那剛剛開始，在中途却被打斷的談話，是再也不能復活了。伯爾森涅夫又從頭展開着他對於教授的事業和自己底未來活動的意見。他傍着愛倫娜緩慢地走着，笨拙地移動着自己底身體，笨拙地挽着她底手臂，有時他底肩頭也碰上了她底，可是，他却一次也不曾望她；他底言語，如果不是完全自由地，至少是比較流暢地流湧着了；他樸直地，切當地談論着，而他底眼睛，當牠們徐緩地流射着林間沙路，和草葉的時候，也閃發着從崇高的心情而生出的寧謐的感動；就是他底

沈靜的聲音，也顯示着一種到底在所愛的人前傾吐了自己底積愫的喜悅。愛倫娜非常關切地傾聽着，微微側身向他，眼睛一直注視着他底臉面——這臉面，現在已經稍現着白了；她也同樣注視着他底眼睛——這對眼睛，現在也變得溫柔，而且親切，雖然牠們却閃避着她底視線。她底心靈漸漸開展了，有一些溫柔，神聖，而善良的感情，注入了她底深心，並在她底心底萌芽起來。

五

直到夜間，蘇賓不曾離開過自己底小房。已經很暗了；月亮還不曾圓，高高地懸在天空，銀河燦然耀閃，繁星在天間密佈着；伯爾森湼夫，在告辭了安娜·華西列夫娜，愛倫娜，和素雅之後，就來到他底友人底門前。他發現門已上了鎖，於是，在門上敲了兩敲。

「誰？」蘇賓底聲音響了。

「我，」伯爾森湼夫回答。

「你要什麼？」

「讓我進來罷，巴弗爾；別古怪了罷；你難道不害羞？」

「我一點兒也不古怪；我睡覺啦，我夢着素雅呢。」

「別那麼樣，我求你。你又不是個小孩子。讓我進來罷，我要跟你談談話。」

「你難道還沒有跟愛倫娜談夠?」

「好啦,好啦;讓我進來!」

蘇賓祇回報了他一陣假裝的鼾聲;伯爾森涅夫聳聳肩膀,於是轉向了回家的路上。

夜是溫暖的,似乎是異樣地靜,好像所有萬彙都在諦聽着,期待着;而伯爾森涅夫,被包圍在這無邊的靜夜裏,就不自主地停立了;他也開始來諦聽,期待。從近處的樹梢,不時有輕微的颯颯聲響傳來,如同女人裙裾底悉索,在伯爾森涅夫底心裏喚起一種似甜而又似苦的感覺,幾乎有如恐怖。他底面頰感覺着微微的痙攣,不自主的眼淚湧了出來,使他底眼睛覺着寒冷;他寧願完全無聲地走過,他想要隱藏自己,躡足而摸索。一陣橫風忽然從斜刺裏向他襲了過來;他微微地抖了一抖,於是,悚然駐立;一隻沈睡的甲蟲從枝間跌下來了,鏗然落在徑路上面;伯爾森涅夫不禁低低地「哦」了一聲,於是,再一次地停止了。可是,他開始想起了愛倫娜,而所有這些瞬息之感,就立刻全都消滅,所留下的祇是由這暗夜底清冷和夜行底寂寞所產生的活生生的印象;而一個少女底面影,就浮現在他底整個靈魂裏來了。伯爾森涅夫低頭前行,回憶着她底言語,她底問詢。忽地,他覺得有急促的足音在他底身後追趕。他諦聽着:有人在他底身後奔跑,追逐着他;他聽見了喘息的聲音,而猛然間,從一株大

樹底黑影中間，蘇賓就出現在他底面前來了，蓬亂的髮上不會戴上帽子，在月光下面，他底面色有如幽靈般地蒼白。

『我眞高興你也走了這條路，』他喘息地說道。『如果我追不上你，今晚我會整晚都睡不着的。把你底手給我罷。你可是囘家去？』

『是。』

『那麽，我陪你。』

『你沒有戴帽子，怎麽行呢？』

『沒有關係。我連領帶也取掉了呢。今晚很暖和。』

兩位朋友默默地向前走了幾步。

『我今兒眞有點兒傻，是不是？』突然，蘇賓問了。

『坦白地說，確實是的。我眞不了解你。我從沒有見過你像那樣的。你惱些什麽呢，呢？不過是些小事！』

『哼，』蘇賓喃喃道。『你以爲是小事吧；可是在我，總不是小事呢。你瞧，』他加說着，『我不能不告訴你，我……任你把我想作個什麽罷……我……啊，我愛着愛倫娜！』

『你愛着愛倫娜！』伯爾森涅夫重複着，突然停止下來。

『是的，』蘇賓裝出不在意的樣子，繼續着說。『那敎你奇怪嗎？我還得告訴你：直到今晚，我還希望着，也許，有一天她會愛我。可是，現在我看清了：我沒有一點希望——她已經愛了別人。』

『別人？別人哪一個？』

『哪一個？就是你呀！』蘇賓叫着，拍着伯爾森涅夫底肩膀。

『我？』

『你呀，』蘇賓再說了一次。

伯爾森涅夫倒退一步，呆然駐立了。蘇賓目光炯炯地注視着他。

『那也敎你奇怪麼？你是一個老成的青年。可是，她就愛你。……請你寬心好啦！』

『是怎樣無稽的話呀！』終於，以一種困惱的神情，伯爾森涅夫抗議了。

『不，一點兒也不無稽。可是，我們這麼呆站着幹什麼呢？我們往前走罷。一邊走着一邊說話，那輕鬆得多。我知道她，不算不久，我難道還不清楚她？我不會錯的。你這種人就正合上了她底心眼兒。有一個時候，她也喜歡過我來的；可是，第一，在她看來，像我這種少年到底太

輕浮啦，可是你呢，你却是個正派人，無論在心理上，在生理上，統統規規矩矩，無懈可擊，你——等着，我還沒說完呢——你就是天生的忠厚熱忱典型的科學祭士，那——啊，不是「那，」是「那種人，」——就正是中等階級的俄國貴族引以自傲的呀。再說，第二，有一天，愛倫娜撞見我在吻着素雅底手膀兒！』

『素雅底？』

『可不是？素雅底。你可教我怎麼辦？她那肩膀兒迷人不迷人？』

『肩膀兒？』

『哼，不錯，肩膀兒——手膀兒，不全是一樣？這種風流勾當，在飯後給愛倫娜撞見了，恰好，在飯前我還當着她底面罵過素雅來。眞不幸，愛倫娜竟不懂得，這種矛盾該有多麼自然。過後，你就上場來啦，你有信仰——誰知道你信的是個什麼鬼怪——你會講哲學，你會紅臉，會惶惑，會談席勒，❶會講席林（她就老是搜索着鼎鼎大名的人物的，）這麼一來，你就

❶ *J. C. Frede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德國大戲曲家詩人，劇曲方面的名作有强盜，華倫斯坦三部曲，威廉退爾等。——譯者。

勝利啦，凱旋啦，祗苦了我這可憐的倒楣鬼，儘管在別人面前裝丑角，可是……終歸……』

蘇賓突地迸出了眼淚來，轉身過去，坐在地上抓着自己底頭髮。

伯爾森湼夫走向他底身邊。

『巴弗爾，』他開始道，『這是多麼孩子氣呀！眞的！你今天是怎麼回事？上帝纔知道你那腦袋裏裝進了怎麼樣的胡塗思想。你還哭着呢！老實說，我倒不相信你不是裝假。』

蘇賓抬起頭來。在月光下面，他頰上的淚珠的確閃爍着，可是在他底臉上，却浮着有一抹微笑。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他說道，『任你把我想作個什麼罷。我甚至可以承認我此刻的確有點兒歇斯迭里；可是，上帝見證，我愛着愛倫娜，可是愛倫娜却愛你。可是，我答應過送你回家，現在，我也決不翻悔。』

於是，他站了起來。

『是怎樣的夜呀！銀灰的，暗黑的，青春的夜！對於有了愛情的人，這是多甜的夜呀！對於不想睡覺的人，這是多美的夜呀！你想睡覺嗎，安得萊·彼得羅維奇？』

伯爾森湼夫一言不答，祗把脚步行動得更快。

「這麼急幹嗎?』蘇賓繼續着。「相信我底話罷，這樣的夜，在你底一生，是不會再來的。可是席林在你家裏等你?老實說，他今天可給你幫忙不小，可是，幹嗎這麼急呢?唱歌罷，如果你知道唱，唱得比平日更高罷，不知道唱麼?——那麼，把帽子取下來，把頭仰起，望着星星笑罷。牠們望着你呢——就望着你一個人．星星們就祇會望着有了愛情的人的，所以，牠們就能那麼美麗。你可不是有了愛情嗎，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你不理會我。……幹嗎不理會我呢?』蘇賓又開始了。『哦，如果你覺得自己幸福，那麼，別響罷，別作聲!我其所以這麼亂嚷，不過因為我是個可憐的倒楣鬼罷啦，沒有人愛我，我不過是個要把戲的作藝的丑角兒，可是，要是我知道有人愛了我呀，那麼，在這樣的良夜，在這樣的星光底下，我會暢飲着怎樣不可言說的歡喜啊，……喂，伯爾森湼夫，你可幸福?』

伯爾森湼夫仍然沈默着，正如以前一樣，祇是在平坦的道上一直快步走着。從前方，樹林中間，他所居留的小村裏開始有燈光閃射出來，那村裏有着約莫十來間小小的消夏的別墅。在村頭，道路底右側，兩株密茂的樺樹底下，立着一間小小的店子，店窗已經全都關閉，可是，從那開着的門口，却還有一條寬闊的光帶成扇形地射出，落在被人踏壞的艸上，並且射向樹間，分明地照映着密葉底灰白的底面。有一個少女，顯然可以看出是一個婢女，站在

店內，背向着門柱，正和店主論着價錢從她那纏在頭上用赤裸的皓腕扣在頦下的紅色頭巾裏面隱約地可以看見她底圓圓的面頰和纖細的頸項。兩個靑年走進光帶裏來；蘇賓向着店裏望了一眼，於是突地站住，叫了一聲：『安露西嘉！』少女急忙掉轉身來，一副漂亮的，稍稍寬闊然而十分紅潤的臉兒，配着一對快樂的褐色的眼睛；一道黑色的眉毛，就顯露出來了。『安露西嘉！』蘇賓又叫了一次。那女郎看見了他，不禁露出了驚嚇和害羞的樣子，不等買賣做成，就跑下階沿，從他們面前飛也似地溜了過去，一眼也不回顧，從向左的路上溜走了。店主人是一個有如肥猪的人，正如所有鄉村店主們一樣，對於所有世事全不關心，祇是望着她底背影猪叫了兩聲，打了一個呵欠，可是蘇賓却轉向了伯爾森湼夫，一邊說道：『那個……那個……你瞧……這兒我認識一個家族……就在他們家裏……你可別以爲……』而不等說完，就追逐着那已經逃走的女郎去了。

『至少，把你底眼淚先揩乾了罷，』伯爾森湼夫跟着他叫着，自己也不禁笑了。可是，當他囘到了家裏，他底臉面却並沒有愉快的表情，他一刻也不會相信蘇賓對他所說的話語，可是那些話却深深地沈到了他底靈魂深處。

『巴弗爾是在愚弄着我呢，』他想，『……可是，有一天，她總會愛的……她會愛誰呢？』

在伯爾森涅夫底房間，有着一架鋼琴，這琴不大，也不新，音調雖不十分純粹，然而，却很柔和，動聽。伯爾森涅夫坐在琴邊，試敲了幾個和絃。正如多數的俄國貴族一樣，他從小就學習過音樂，也正如多數的俄國貴族一樣，他也彈得很不高明；可是，他却熱愛着音樂。嚴格地說來，他所愛的並不是音樂所合的藝術，和牠底表現形式（交響樂，奏鳴樂，甚至歌劇，都很使他厭倦，）他所愛的祇是音樂裏面的詩他愛着那些由音響底配合和交流在人類底心靈裏所喚起的甜蜜的和苦惱的，模糊的和無所不蔽的情緒。一點多鐘之久，他不會離開過他底鋼琴；他把同樣的和絃再三再四地重複着，困難地尋覓着新的和絃，於是，停止着，讓那些音響在短調第七音上緩緩地消逝。他底心苦痛着，不祇一次，他底眼裏充滿着眼淚。他並不感覺羞恥他在黑暗裏流着牠們。『巴弗爾是對的：』他想道，『我預感到他是對的了，這樣的夜是不會再來的。』終於，他站立起來，燃起一根蠟燭，穿上他底寢衣，從書架上取下了若墨爾❶底霍亨斯托芬家之歷史底第二卷──嘆息了兩次之後，就開始勤勉地閱讀起來了。

❶ Friedrich L. G. von Raumer(1781—1873) 德國史家。霍亨斯托芬家之歷史爲其名作之一：按霍亨斯托芬爲古日耳曼之著名王室，以十二、十三世紀爲極盛時代。——譯者。

六

同時，愛倫娜則已回到她自己底私室，坐在開着的窗前，把頭依在手上。每晚，在私室裏，憑窗坐上一刻時光，已經成了她底習慣。在這時候，她就自己對自己默省着，將過去的一日，省察一過。祇在不久以前她纔過了她底二十歲。她身材修長，面顏微黑而略現着白，弧形的眉下閃着灰色的大眼睛，眼周有着細小的雀斑，前額和鼻子全都完全端正，嘴唇緊鎖，而下頦則十分尖削。暗栗色的辮髮低垂在她底纖細的頸上。在她底全身，在那懇切而微似驚怯的面部表情裏，那明亮而變幻莫測的目光裏，以至那似乎勉强的微笑和那柔和然而急迫的聲音裏，全可感到一些神經質的，電似的，匆遽的，激烈的什麼——老實說，是不能使得每個人都心愛，甚至還使某些人發生反感的什麼。她底手很纖細，作薔薇色，有着長的手指；她底足也是纖細的；她底步履迅速，幾乎可說是在衝撞，而身體則微微向前斜傾。她是很奇怪

地長大起來的；在最初，她崇拜她底父親，其後，則熱烈地依戀着母親，而最後，則對於父母都變冷淡了，尤其對於父親。近年來她對於母親有如對待一個病弱的祖母，而她底父親在她底幼年，當她被稱讚爲傑出的孩子的時候，他也曾以她爲自己底驕傲，及至她成長起來，他却漸漸地害怕她了，甚至稱她爲一個狂熱的共和黨人——天知道是學的誰底樣！人間的弱點使她發生反感，人間的愚昧令她憤怒，而欺騙，則是「從永遠到永遠」她也不能饒恕的。她底嚴格是超乎一切的，甚至在她底祈禱裏，她也不僅一次地夾雜着斥責。一個人，一旦失却了她底尊重——她底判斷是急促的，往往過於急促——那人在她底心裏就永遠不再存在了。所有的印象全都深深地沈入她底心底；人生對於她，是不同兒戲的。

她底保姆——安娜·華西列夫娜信託着來完成她女兒底教育的（那教育，我們可以在括弧裏面夾敍一句，甚至不會被那百無聊賴的貴婦人開始過）——是一個俄國人，一位破產了的受賄官員底女兒，公立女塾底畢業生，一個多感的，可親的，善於欺騙的女人；她一生都在鬧着戀愛，而結果，是在她底五十歲上（那時愛倫娜已經十七歲了）嫁給了一位什麽軍官，可是，這位軍官却不移時就將她撇棄。這位保姆很愛文學，自己也能寫些詩歌，她培植了愛倫娜對於讀書的興趣，可是，僅僅讀，是不能滿足這位姑娘的；從兒時起，她就

渴慕着活動，善行：貧乏的，飢餓的，病弱的人們，使她思念，使她不安，使她苦惱；她常常夢見他們，也對着她底所有相識的人追詢着關於他們的事；她小心翼翼地施捨着佈施，不自主地顯出莊嚴的，甚至感激的悸動。所有被虐遇的動物，飢餓的狗，受死的貓，從巢裏顛出的鳥，甚至各種昆虫和爬虫，全可從愛倫娜得到防衞和保護；她親手飼養牠們，完全不覺她們底可厭。她底母親從不干預她；可是，父親對於她底那種——用他自己底話說——「下流的婆心」却非常生氣，並且宣稱道，貓貓狗狗的擠滿了一屋子，連人都沒有地方落腳的了。『萊諾其嘉，』[2]他往往對她叫道，『來呀，快來，這兒蜘蛛喫着蒼蠅啦，快來救救這可憐的小命罷！』而萊諾其嘉，就果眞慌慌忙忙地跑過來了、救出了蒼蠅，還把那糾結着的蠅腿也給解開。『哪，現在，讓牠咬咬你罷，你既然那麼慈悲，』父親就這麼諷刺地說着；可是，她却全不在意。在十歲的時候，愛倫娜結識了一個小乞女，嘉卡，並且常常偷偷地跑到花園裏去會她，帶糖菓給她喫，送給她許多的頭巾和當十戈比的銀幣——至於玩具，嘉卡是不要的。她常常和她並坐在密茂的蕁麻背後，灌木叢中的乾土上，以一種喜悅的，謙虛的感動，嚙着她底黑麵

[2] 萊諾其嘉，愛倫娜之暱稱。——譯者。

包，聽着她底故事。嘉卡有一個嬸母，是一個性情凶狠的婦人，常常責打着她；嘉卡恨她，往往說着有一天她會怎樣從她底嬸母那裏逃走、怎樣去到無拘無束的「上帝底自由國。」以隱秘的崇敬和驚愕，愛倫娜諦聽着那些新奇的，不曾熟識的語言，同時，也審視着她底同伴；而在那種時候，嘉卡身上所有的一切——她那靈敏的，烏黑的近似野獸底的眼珠，她那黝黑的手，她那粗啞的聲音，甚至她那破爛的衣裳——對於愛倫娜也全都變爲神奇的，甚至聖潔的了。愛倫娜回到家來，許久許久地夢想着乞人底生活，和上帝底自由國；她夢想着她將如何給自己砍來一根榛木的枴杖，背上一個行乞者底口囊，和嘉卡一同逃跑；她將怎樣戴上野菊的花冠，流浪於村野的路上：她曾經看見嘉卡戴過那種花冠的。如果，在那時候，她家裏的什麽人忽然擅進了她底房間，她就會立刻張皇起來，並且現得羞怯。一天，她冒雨去會嘉卡，將自己底衣服濺得滿是污泥；父親瞧見了她，就把她叫作爛泥小孩，小農女。她滿臉都漲紅了，在她底心下生出了奇異而恐怖的感覺。嘉卡時常哼着一曲野蠻的，兵士們所唱的小曲；愛倫娜也從她那裏把牠學會了。……安娜·華西列夫娜有一天偶然聽見了她正在唱着那個歌曲，登時就變得十分生氣。

「你從那兒拾來那種下流東西的呀？」她問她底女兒。

愛倫娜祗是瞪視着她底母親，一言不發。她覺得甯可讓自己裂成碎片，也不能把那祕密宣洩出來，而同時，在她底心裏，她又感着恐怖和甜蜜了。然而，她和嘉卡的友誼却不曾長久：那可憐的小女孩患了惡性的熱病，幾日之間，就死去了。

聽到了嘉卡底死信，愛倫娜底悲傷是無際的，有許多夜晚，她都不能入睡。那幼小的乞女底最後的語音在她底耳邊不斷地響着，她感覺得那聲音是在對她作着招呼。……

年歲過去着，一年又一年；迅速地，無聲地，有如雪下的水，愛倫娜底青春流過着，從外表看來，是那麼平靜，但在內心裏，却經歷着不安和苦鬥。她沒有朋友；所有到斯塔霍夫家來的姑娘們，她一個也合不上來。父母底尊嚴是從不重壓着愛倫娜的，而到得一十六歲的時候，她就已經完全獨立了；她過着她自己底生活，然而，是多麼寂寞的生活啊！她底靈魂在寂寞裏燃燒，而火焰又在寂寞裏熄滅；她有如籠中的鳥苦鬥着，然而籠，其實是沒有的：沒有人壓迫她，也沒有人限制她，可是，在內心裏，她却祗是煩悶而且苦惱。有時，她連對自己也不能了解，甚至對自己發生着恐怖。在她週圍的一切，她覺得全是無意識的，不可理解的。「一個人沒有愛，怎麼能活呢？可是，就沒有一個人能愛！」她思想着；而一想到這，感到這，她又不自主地感到恐怖了。十八歲的時候，她染上了惡性熱病，幾乎死去；她底整個的身體組織——本

來是强健的，——受到了根本的摧殘許久許久還不能完全恢復終於最後的病象也消滅了；可是，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底父親卻還是不倦地多少帶着惡意地說着她底「神經質」。有時，她幻想着，她所要求的，也許是在整個俄國不會有一人要求有一人夢想到的一些什麼。於是，她就平靜下來了，甚至自己笑着自己，於是，一日一日地過去着，她對於一切全都漠然，不聞不問；可是突然間，一種强烈的，無名的，不可控制的力卻不知怎樣地又在她底心底沸湧起來了，幾乎要從她底心腔裏迸發爆炸。風暴過去了，疲乏的翅翼在未曾飛昇之前，又低垂了，可是，這些情感底突發卻在她底心靈留下了烙印。雖然她多方隱瞞着她底心境，可是，那苦惱的靈魂底憂鬱，就是在她那外表的平靜裏，也不自主地顯露着的；因此，她底兩親對她會不時聳起肩膀，感覺驚訝，而終於還是莫明她底「奧妙」——那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在我們底故事開始的那一天，愛倫娜，直到比往日更晚的時間，還不會離開窗前。她底思想縈繞着伯爾森涅夫，她回憶着他和她所談的話。她喜歡他；她相信他底溫暖的感情和純潔的志向。在這以前，他從來不會像在那天傍晚的時候那樣對她說過話。她回憶着他那胆怯的眼睛底表情，和他底微笑——而她自己也就微笑了，於是，沈入了深思，可是，這深思

却不再是關於他的了。她憑着開着的窗門，注視着窗外的黑夜。許久許久，她凝視着那暗黑的，低沈的天空；於是，她站立起來，搖搖頭，把頭髮從臉旁甩到腦後，而同時，自己也不知道爲着什麽地，把她底裸露的，寒冷的手臂，向着天空伸出了；於是，她把手臂落了下來，跪在牀邊，把臉面偎在枕上；雖然在急襲着的情感之前她極力抑制着自己，但是，她到底迸出了奇異的，不可思議的，燃燒似的熱淚。

七

次日，十二點鐘的時候，伯爾森湼夫坐着囘城去的馬車到莫斯科去。他要到郵局去取點錢，買點書，並且，還想找個機會和英沙羅夫見見面，談一談。在前次和蘇賓談話的時候，伯爾森湼夫就想把英沙羅夫接到自己底別墅來，一同居住。可是，費了許多週折，他這纔找到了他；英沙羅夫已經從舊寓遷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而這地方却很難找到，這新的寓所原來是在阿巴蒂路和波瓦爾斯加雅街之間的一所彼得堡式的頗難看的石屋底後院裏。伯爾森湼夫從這個齷齪的門前跑到那個骯髒的過道，問訊了司閽人，又來請教於過路者，可是完全不得要領。就是在彼得堡，司閽人對於來客底問訊，也照例是要理不理，而在莫斯科，情形則尤甚，誰也不來囘答伯爾森湼夫底呼喚，祗有一個好事的裁縫，穿着坎肩，肩上搭着一縷灰線，從那高懸的窗口上默默地探出了一副骯髒的，呆板的，毛髮蓬鬆的臉面和一對烏

黑的，青腫的眼睛來，以外，還有一隻無角的黑山羊，正在攀着糞堆，這時也回轉了頭，悲哀地咩了兩聲之後，就更起勁地依舊反芻去了。一個穿着舊外衣和破皮鞋的女人，終於對伯爾森湼夫發了慈悲，給他指示了英沙羅夫底寓所。伯爾森湼夫發現他正在家裏，而分租這間寓所的，恰好就是適纔從窗口裏那麼漠不關心地俯視過一個迷路人底窘態的那位裁縫。房間倒很寬大，幾乎完全空無所有，四壁暗綠，有方窗三扇，在房間底一隅放着一架小牀，另一隅，則有一座小小的皮套沙發，天花板上懸着一隻鳥籠，在這籠裏曾經住過一隻夜鶯。英沙羅夫，當伯爾森湼夫一跨過門檻，他就迎上前來了，但是他並不叫道：「啊，是您呀！」或者，「啊，我底上帝，是什麼風把您吹來的呀！」他甚至也不說「您好！」祇是緊緊地握住朋友底手，把他引進到那房間裏的惟一的一張椅子上去。

「請坐，」他說着，而自己，則坐在檯子底邊上。

「你瞧，這兒還是亂七八糟呢，」英沙羅夫加說着，指點着地板上堆積的紙和書；「我還沒有整理好。目前，我沒有時間。」

英沙羅夫底俄語說得完全正確，每一個字都唸得充分而且明白，可是那略帶喉音的，然而也十分悅耳的聲音，卻始終有着不是純然俄國風的音響。英沙羅夫底異國特徵（他

原是保加利亞產）從他底容貌上，倒可以更明顯地看出他是一個約莫二十五歲，身體瘦長而強韌的青年，有着陷落的胸和多節的手；面部尖削，鼻樑微凸，頭髮挺直，作淺黑色，前額低促，眼睛深而小，目光銳利，眉毛粗濃；當他微笑的時候，一列燦然的白齒就從那薄而堅決的嘴唇下面，倏然閃現了。他穿着陳舊然而整潔的上衣，鈕扣一直扣到頸邊。

「您怎麼從那老地方搬出來了呢？」伯爾森湟夫問他。

「這兒房租賤，離大學也近些。」

「可是，這是暑假期間啊……您怎麼想的，在暑天還住在城裏，卽令要搬，您也該搬到鄉間去纔是。」

英沙羅夫對這批評不曾作答，祇是把烟斗牽給了伯爾森湟夫，一邊說道，「原諒我，我沒有煙捲，也沒有雪茄。」

伯爾森湟夫點燃了烟斗。

「可是我，」伯爾森湟夫繼續說道，「我在孔特索伏附近租了一間小屋子，很賤，也很方便。在樓上還多餘一間房呢。」

英沙羅夫依然不曾回答。

伯爾森湼夫把烟斗抽了一口。『我就想着，』他又開始了，一面吐出一縷輕煙來『如果，如果有個什麼人——比方說，就是您……我就是這麼想着的……肯答應……高興住到我那樓上去，那該多好！您覺得怎樣，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

英沙羅夫把他底小眼轉向了伯爾森湼夫。『您是提議要我住到您底別墅裏去麽？』

『是的，我那兒樓上還多餘一個房間。』

『我十分感謝您，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可是，我怕我底經濟情形不會容許我。』

『您是什麼意思？』

『我底經濟情形不會容許我住到別墅去。同時維持兩處房租，對我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當然……』伯爾森湼夫已然開始了，却又中途停下。『您也不會有多餘的花費，』他繼續說。『您現時的寓所，我看一樣可以留下的；再說，那邊什麼東西都很賤；我們甚至還可以籌劃一下，比方說，一道兒來喫伙食。』

英沙羅夫仍然沈默着；伯爾森湼夫可感到有點兒難辦起來了。

『至少，您什麼時候到我那兒去走走罷，』停頓一會兒以後他又開始了。『我那近邊，相隔不兩步遠，住着一個家族，我很想把他們介紹給您。眞的，英沙羅夫，您眞不知道那家裏

有一位怎樣特出的姑娘！那兒也住着我底一個很好的朋友，一個很有天才的青年，我相信您也會和他十分相投的。（俄國人就愛做東道主，如果沒有什麼可以享客的，他就把自己底朋友也拿了出來）眞的，一定來罷。可是，最好還是，您能搬到我那兒去住，當眞的啊，我們可以一道兒工作，唸書……您知道，我近來在讀着歷史和哲學。那些，您也一樣感到興味的那兒，我也有很多的書。」

英沙羅夫站立起來，在房間裏踱着步。「請讓我知道，」他終於說了，「您那別墅租成多少錢？」

「一百盧布。」

「有多少房間？」

「五間。」

「那麽分派下來，每間應該是二十個盧布？」

「是的，分派下來固然是……可是，我眞的用牠不到呀。橫豎也是空着，不是？」

「也許——可是，聽我說，」英沙羅夫加說着，斷然地，同時也是率直地搖了搖頭：「如果您答應我照樣攤派房錢，那麽，我纔能夠接受您底提議。二十盧布我還可以對付，况且，照

您底說話，在那邊，在別的事上我還可以節省。」

「是的，可是那眞敎我慚愧……」

「不然，就不成，安得萊・彼得羅維奇。」

「好，隨您底意思罷；可是，您眞是個多麼固執的人啊！」

英沙羅夫再一次地沈默了。

兩個青年人於是議定了英沙羅夫搬家的日子。他們召呼着房東，可是，最初他却派了他底女兒來，那是一個年約七歲的小女孩，頭上戴着過大的花布的頭巾；她謹愼地，幾乎驚駭地聽着英沙羅夫給她所說的一切，於是，默默地走掉；其後，是她底母親，一個將近臨盆的婦人，跑來了，頭上也戴着頭巾，不過，這一條却未免太小。英沙羅夫給她解釋着他要住到孔特索伏附近的別墅裏去，可是，這兒底房間却還是保留，並且，把他底什物拜託了她；可是，這位裁縫女人却也像受了驚駭，同樣默默地退出了。最後，是男人親自過來了：他似乎從起始就明白了一切原委，不過陰沈沈地問道：「孔特索伏附近嗎？」可是，忽然之間，却掀開了房門，大叫起來：「那麼，房子還是要呢是不要呢，請敎？」英沙羅夫安定了他。「啦啦，我們總不能不知道呀，」裁縫不高興地喃喃着，就走掉了。

伯爾森湼夫轉回家來，對於自己底提議得到了成功，感覺十分滿意。英沙羅夫把他送到門口，那種親切的禮貌，在俄國人中間確是不大常見的；而當來客已經遠去之後，他就謹愼地脫下他底上衣，着手整理起自己底文件來了。

八

當天傍晚，安娜・華西列夫娜坐着在自己底客廳裏差不多要哭出來了。在客廳裏，也有着她底丈夫和一個叫作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斯塔霍夫的人：這人是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遠房叔爺，一位退役的騎兵少尉，年約六十，肥大得幾乎不能行動，腫脹的黃臉上面，長着一對昏睡的黃濁的小眼，和兩片肥厚的，失色的嘴唇。自從退役以來，他就一直住在莫斯科，靠着商人階級出身的妻子所遺留下來的一筆小小款子，生利過活。他什麼也不作，大概什麼也不會想，就是想吧，想些什麼也祗有他自己知道。在他一生，他祗有一次變得奮與起來，表現了未曾有的活氣：那就是當他從新聞紙上看見在倫敦國際博覽會上陳列了一種新發明的樂器，叫作什麼「供多樂幫叭筒」㊀，他就非常熱烈地想去定購一具，並且還探問過是何家經理，貨價該當寄到哪兒去。烏發爾・伊凡諾維奇穿着寬大的鼻煙色上

衣，緊着白色領帶，常常愛喫，並且喫得很多，而每當困窘的時際——那就是說，當他義不容辭要來發表一點意見之際——他底右手底手指就不自主地，痙攣地扭動起來了，先從拇指扭到小指來，然後又從小指扭回拇指去，而同時就艱難困苦地發言道：『唔唔……照講呢……該當這麼的……這麼的……』

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坐在憑窗的安樂椅上，沈重地喘着氣；而尼古拉·阿朵米維奇則兩手插在口袋，在房間裏大步地上下踱着，他底臉色表示着不快。

終於，他站住了，搖了搖頭。『是的，』他開始道，『在我們那時候，年青人底敎養可大不相同啦。年青人就不許對他們底長輩那麼放肆。』（他從鼻孔裏把那「放」字哼了出來，頗有法國人底風味。）『可是，這如今呢？變啦；我們祇能楞着眼瞧着這種大變！也許，我全錯啦，他們全對；也許吧。可是，我總有我自己底看法呀，我又不是天生的糊塗虫。您覺得怎麼樣，烏發爾·伊凡諾維奇？』

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可是祇能瞪眼望着他，大扭其手指。

● "Contro—bombardon"：樂器之一種，意譯當爲中音部喇叭。——譯者。

『比方說罷，就說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㊀』尼古拉・阿朵米維奇繼續着，『我就不了解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眞的，我不敢說我了解。當然囉，她是多麽崇高，我哪兒夠得上？她底心眼兒多麽博大，所有萬象萬彙，無不包容，以至最小的蜘蛛和田蛙——總之，一切一切，可是就沒有她自己底父親。自然囉，那全都好極啦，我知道，我也不用多嘴。別人有的是神經呀，學問呀，海闊天空的大志向呀，我們哪一樣說得上？可是，蘇賓先生呢……就算他是藝術家吧，天才的非凡的藝術家，——那，我不敢說一個「不」字；可是，對於長輩，對於一個總算對他多少有點恩典的人，卻竟然那麽放肆——這，這，我老老實實地說，*dons mon gros bon sens*（以我底良知來說）可不能輕易放過。我這人一句話，生性並不挑剔，可是，凡事都得有個限度呀。』

安娜・華西列夫娜奮興地按了按鈴。一個小廝走了進來。

『巴弗爾・雅可夫里奇怎麽不來呀？』她說道，『怎麽着，我請他都請不動啦？』

㊀ 在俄國，父親對於女兒，習慣上祇稱暱稱並不連稱本名和父稱，因爲本名連父稱多半用於尊敬的場合。這裏，父親稱自己底女兒爲「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有一種諷刺的意思。——譯者。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聳了聳肩膀。

「請問，您找他來作什麼？我簡直沒有要求過，連想也不曾想過要他來的。」

「您還問爲什麼嗎，尼古拉・阿采米維奇？他打攪了您；您多一年，他妨害您治病啦。我得找他來說個明白。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樣惱了您！」

「我再告訴您，我簡直沒有要求過再說，您是怎麼回事呀……*devant les domestiques*（當着下人們面前）……」

安娜・華西列夫娜微微地漲紅了臉面。「您可用不着說那些話，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我可從來沒有……*devant*……*les domestique*……去罷，費丟西嘉，給我把巴弗爾・雅可夫里奇馬上找來。

僕人就出去了。

「那簡直是多餘的，」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從齒縫兒裏喃喃着，又開始上下踱起步來了。「我說那種話，難道是想找他來把他怎樣？」

「我底天！巴爾本該給您道歉呀！」

「我底天，我要他道歉作什麼？道歉又怎樣？廢話能咧！」

『怎麼不要他道歉呢？您得教訓教訓他呀。』

『要教訓，您自己教訓能。他倒是會聽您底教訓的。可是，說到我，我對他並沒有什麼抱怨。』

『不，尼古拉・阿采米維奇，自從您今兒回來，您底氣色就有點兒不對。我看您比以前更瘦下去了。我怕您那治療對您全沒用處吧。』

『我底治療一刻也不能少，』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回答着，『我底肝又壞啦。』

正在這時，蘇賓走了進來。他似乎已經疲倦。在他底唇上浮着一抹近似譏嘲的冷笑。

『是您找我來，安娜・華西列夫娜？』他說。

『是呀，可不是我找你來。巴爾，真的，這真可怕，我很不高興你。你怎麼敢對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放肆來的？』

『是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抱怨我來麼？』蘇賓問着，瞟了斯塔霍夫一眼，唇間仍然留着那一抹譏嘲的微笑。斯塔霍夫卻轉過頭去，把眼睛低下去了。

『是的，可不是他報怨你。我不知道你怎樣得罪了他，可是你得馬上給他道歉，因為他底健康又受了大損害啦。再說，在我們青年的時候，無論怎樣，我們總得敬重我們底恩人

的。」

『嗯哼，什麼邏輯呀，』蘇賓想着，於是，轉向了斯塔霍夫。『我馬上就給您道歉，尼古拉·阿采米維奇，』他說着，恭恭敬敬地躬了躬腰，『如果我眞是怎樣冒犯了您。』

『我一點兒也不……全沒有那種意思，』尼古拉·阿采米維奇說着，仍然和起先一樣，閃避着蘇賓底眼光。『可是，我很願意饒恕你，因爲，你知道，我可不是個挑剔的人。』

『啊，那是決無疑義的！』蘇賓說。『可是，請讓我問問，安娜·華西列夫娜果眞知道我是怎樣冒犯了您老人家的嗎。』

『我什麼都不知道，』安娜·華西列夫娜說着，把脖子伸長了來。

『啊，我底天哪，』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急忙叫了，『我該請求過，哀告過多少次，我該說過多少回，我多麼討厭這種種場合和解釋！一個人出外一輩子，這纔跑回家來，無非是想安息安息，團聚團聚，談談家常，*intérieur*，像個有家室的人底樣子——可是偏偏總要跟你來這麼一套不如意的把戲。不讓你安靜一分鐘。簡直是把人往俱樂部裏……或……或別的地方趕不是？人是活的呀，他有他底生理，有生理就有生理的要求，可是這兒……』

不等說完，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就衝出去了，砰然一聲把門帶上。安娜·華西列夫娜

目送着他。『俱樂部呢！』她酸心地咕嚕着，『你眞是上俱樂部？浪子！俱樂部裏纔沒有你那好人兒呢！把我底馬，我自己牧場裏的馬偷出去送給她——還是灰色馬呢！我多麼心疼的毛色。是的，是的，是的，負心漢，』她加說着提高着嗓音；『你不是往俱樂部去的。你呀，巴爾，』她繼續說着，站了起來，『你難道自己不害臊？你不是小孩子啦。哪哪，我底頭又痛起來了。素雅在哪兒呀，你可知道？』

『在樓上吧，在她自己底房裏。在風暴將臨的時候，怪狡猾的小狐狸難道還不曉得躲到自己底洞裏去？』

『好啦，得啦，得啦罷，我求你！』安娜・華西列夫娜開始四處搜尋起來了。『我那盛着芥末粉的小酒杯呢？巴爾，作作好事，往後別讓我生氣，好不好？』

『我哪兒讓您生氣呢，姑姑？讓我吻吻您底小手罷。您底芥末我瞧見是在您自己房裏小櫈子上的。』

『達爾雅老是把牠隨手亂扔，』安娜・華西列夫娜說着，就走了出去，絲質的衣裳發出一陣陣綷縩的響聲。

蘇賓正要跟着她出去，可是，忽然聽見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底慢吞吞的聲音，就登時

站住了。

『便宜了你……你活該……小狗崽子，』退役的騎兵少尉斷斷續續地嘟囔着。

蘇賓走上前去。『那麼請問，我爲什麼活該呢，最可敬的烏發爾・伊凡諾維奇。』

『爲什麼？年紀靑靑，應該恭敬。是的，眞的。』

『恭敬誰呀？』

『誰？你自然知道誰。嘔哼，扮鬼臉幹嗎？』

蘇賓把兩手交在胸前。

『啊，您原始的共同精神底代表者，』他叫着，『您黑土底勢力，您社會底棟樑，中流底砥柱！』

烏發爾・伊凡諾維奇開始扭動起他底手指來了。『喏，喏，夠啦，小崽子；别撩我發火。』

『哈哈，』蘇賓仍然繼續着，『這位看來已經不甚年靑的貴族，心裏倒藏着多麼幸福，多麼孩子氣的信心呢！恭敬！您可知道，您這原始的動物，您可知道尼古拉・阿朵米維奇幹嗎跟我生氣來的？哪，今兒整個早晨，我跟他都在他那德國婆娘家裏哪；我們三個還一道兒唱歌呢：「請莫離開我；」您沒聽見嗎，眞動人啊，我們唱着唱着，我親愛的老爺——我可討

厭起來啦；我看事情有點兒不大對勁；太肉麻呢。對不起，我就開始揶揄他們兩位啦。弄得居然很妙。起先，是她惱了我；我往後，又惱了他；他再往後，是他惱了她啦，還告訴她說，除了在家裏他在哪兒都沒有幸福，他說，他底家就是一座樂園；她就駡他沒有道德，我可用德國話給她哼了一聲「啊哈，」結果，他跑掉，我可依然留下來；他跑到這兒來啦，那就是，跑到他底樂園裏來啦，可是，樂園却又敎他反了胃，所以，就埋怨起來啦。哪，現在，您看看，老爺，是錯在哪一個呀？』

『當然，在你，』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回答。

蘇賓把眼睛直着，瞪着他。『我可不可以斗胆地問問您，最可敬的騎士大爺，』他用一種故示逢迎的腔調說着，『您這麼抬舉小的，給小的說出這樣奧妙的話來，到底是爲了顯示您那奇特的思想才能呢，或者祗是因爲一時靈感上衝，硬要讓空氣振動振動，發出一點兒別人所謂的聲音什麼的來呢？』

『你別撩我發火！』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呻吟着。

而蘇賓，却大笑一聲，跑出去了。『咳，』一刻鐘之後，烏發爾・伊凡諾維奇這纔大叫起來：『來人哪……給我來一杯燒酒。』

一個小廝用托盤端了一杯燒酒和一些糟魚來。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慢吞吞地把酒杯從盤裏拿起，出神地把那杯子瞪了很久，好像不大明白手裏拿的是什麽東西似的。於是，他望望小廝，問起他底名字是不是瓦斯嘉；於是，這纔做出了一種苦痛的表情，灌下了燒酒，啃了一塊糟魚，又慢吞吞地掏着口袋，搜索手巾。直到小廝已經把酒杯連着托盤搬走，把殘餘的糟魚吃掉，甚至已經蜷在老爺底大衣裏酣然入睡了，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可還是用他那分開的手指拈着手巾，舉在面前，還是以他那同樣出神的目光，一時瞪着窗外，一時又凝覷着地板和牆壁。

九

蘇賓回到自己底房間來，剛剛翻開一本書，尼古拉・阿朵米維奇底僕人就鬼鬼祟祟地溜進房來了，遞給了他一通摺成三角形的短簡，短簡上面還蓋着一個頗厚的家族圖記。『我希望您，』短簡上面說道，『作為一個有身分的人，對於今早所談起的那張期票，連一個字也不要提起。足下深知道我底外境和我素日的信條，且款數甚微，殊不足道，其他還有種種緣因——總之有些個家庭祕密是必須尊重的，而家庭之間的和平尤為神聖不可侵犯，祇有那種 *êtres sans coeurs* （沒有心腸的人）纔能安心將此種不可侵犯的和平加以排斥，但我實無理由把足下也算在此類無心人之列。閱後原簡擲還。——N. S. ㊀』

㊀ N・S・ 尼古拉・斯塔霍夫之簡寫。——譯者。

蘇賓拿起鉛筆來在信後畫了幾個字『您別急慌啦，我還不會偷偷摸摸，一至如此！』如是把短簡給回了僕人，再把書本拿起。可是，不久之後，書本却從他底手裏溜了下來。他凝望着赤紅的晚空，和兩株離羣聳立的松樹，於是悠然想道：『在白天，松樹是靑蒼的，可是，在晚間，牠們却是何等巍然翠綠！』想着，就來到了花園，私心希冀着也許可以在這裏碰見愛倫娜。他果然沒有失望。在他前面，在灌木叢中的徑路上面，她底衣衫正在飄動着。他尾追着她，而當和她已經並齊的時候，他就說道：

『別朝我這邊望，我可夠不上您底靑睞。』

她瞟了他一眼，倏然一笑，就一直走向了花園深處。蘇賓跟隨着她。

『我請您別望我，』他開始道，『可是我又跟您講話：天大的矛盾！可是，有什麼關係？我自己打自己底嘴巴，這不是第一回。我剛剛記起來，我還沒好好兒地跟您請罪呢，為了昨兒我底愚蠢的行為。您惱我嗎，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

她突然立定，可並沒有馬上回答他——不是因為她真的惱了，祗是因為她底思想是在遙遠的地方。

『不，』她終於說道，『我一點兒也不惱您。』

蘇賓咬了咬自己底嘴唇。

『多麽懸念……又是多麽冷淡的臉兒呀！』他喃喃着。『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他繼續着，提高了聲音『讓我告訴您一段小小的故事罷。我有個朋友；我那朋友自己也有個朋友。我那朋友底朋友本來倒是個正經人，可是，後來不知怎樣鬧起酒來啦。那麽，有一天大清早，我那朋友在街上恰好碰到他那朋友（請注意：他們倆早就絕交啦）——碰頭啦，却發現他那朋友喝醉啦。我那朋友呢，於是乎，轉身就走。可是那位不識趣的朋友呢，他却偏偏趕上去，說道：「如果您乾脆不理我，我反而不惱；可是，您幹嗎反身就跑呢？也許，我是太不識趣吧？願我底白骨安甯！」』

蘇賓忽然住了口。

『就是這嗎？』愛倫娜問。

『就是這。』

『我可不了解您。您暗示着什麽呢？您可不是剛剛還叫我別望您？』

『是，可是現在，我是說反身就跑該多教人難堪呢。』

『可是，我是？……』愛倫娜開始着。

『可是，您可不是？』

愛倫娜微微地羞紅了面頰，於是，把手伸給了蘇賓。他把牠緊緊地握着。

『您好像以爲我有什麽惡意似的，』愛倫娜說着，『其實您那猜疑是不公平的。我甚至想也沒有想到要迴避您。』

『就算是那樣罷，就算是那樣罷。又是，您總得承認，在這一瞬間，您實在有千種思想藏在心裏，可是一種也不願對我公開。呃？我可是說得個正對？』

『也許對吧。』

『可是，爲什麽呢？爲什麽不能對我公開呢？』

『我想的什麽，我自己都不淸楚的。』

『那麽，就更該對別人公開公開，』蘇賓插入着。『可是，還是讓我告訴您眞的爲了什麽罷。您就瞧我不起。』

『我？』

『是的，您。您想像着，我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帶半分兒戲，因爲我是個藝術家；您想像着，我是個百無一用的脚色——這一點，也許您想像得正對吧——甚至連一點兒眞的，深

的感情都不會有；您甚至想像着連我底眼淚也不會是眞心的；我不過是個話匣子，罵人專家，如是而已——所有這些，都不過因爲我是個藝術家。啊，那麽說來，我們藝術家們，該是多麽不幸的，天殺的人們啊！譬如說，您，我簡直可以說是崇拜着您的，可是，您就不相信我底悔改。」

「不，巴弗爾・雅可夫里奇，我相信您底悔改，我也相信您底眼淚。可是，我好像覺得就是您底悔改，也祇是爲着自己好玩兒——是的，還有您底眼淚也是。」

蘇賓戰慄了。

「唔，是的，我看這就是像醫生們所說的，不治之症，*Casus incurabilis*。我祇能低頭，屈服。可是同時，啊，上帝呀，難道說有着這麽一個崇高的靈魂住在我底身邊，我當眞還能什麽也看不見，永遠祇是自己跟自己搗鬼麽？我深知道，誰也不會看得透那崇高的靈魂，誰也不能知道牠爲什麽憂，爲什麽喜，牠是怎樣在騷動，牠有什麽想望，牠是往哪兒去。……告訴我，」暫時沈默之後他忽然問道，「您是無論怎樣，無論在什麽情形下面都不會愛一個藝術家的麽？」

愛倫娜直直地望着他底眼睛。

『我想我不會的，』巴弗爾・雅可夫里奇；『不會。』

『這還有待證明，』蘇賓說着，帶着一種滑稽的沮喪。『那麼我看我還是不要妨害了您底孤寂的漫步罷。如果我是一位大學教授，我就會問您：「根據什麼論點，您說不會？」可是，我不是教授，依您底意見，我不過是個小孩，可是，記着罷，對於小孩，可別反身就跑哪。再見！願我底白骨安甯！』

愛倫娜本要留住他，可是想了一想，也說道：『再見。』

蘇賓從院子裏走了出來。在離開斯塔霍夫家別墅不遠的地方，他恰好碰到了伯爾森涅夫。他正在急忙走着，低着頭，帽子推在腦後。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蘇賓叫了。

他突地停止下來。

『走罷，走罷，』蘇賓繼續叫着，『我不過是叫叫，並不想留難你，——一直往花園裏跑罷——愛倫娜正在那兒，我看，她在等着你……總之，是在等着個人罷……你可知道這句話底力量嗎？她在——等着——你！你可知道，兄弟，這驚人的奇事！想想罷，喏，我跟她同屋子住過兩年，還愛着她，可是，祇在剛纔，一分鐘以前，我這纔——可不是眞的了解了她——可

是，倒真的看見她啦。我看見她啦，那麽，我就祇有茫然地撒手。別那麽望我，我求你，別跟我裝那瞧不起人的，冷笑的的怪相，那種臉子和你那穩重的丰姿不大合式。啊，我明白啦，我也許，你是想給我提醒提醒我和安露西嘉的嗎？沒有關係。那，我不否認。像我們這種脚色，當然祇好去配安露西嘉們呀。好哇！安露西嘉們萬歲！素雅們萬歲！甚至於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們，也萬歲！你上愛倫娜那兒去罷，可是我可要上——你以爲是上安露西嘉那兒去？不呢，我底老兄，不呢，還更糟；上契庫拉索夫公爵那兒去。他是喀山韃靼人裏的米塞那斯，㊀是波爾金一流的人物。你可看見這請帖，這些字母：R. S. V. P. ㊁就是在鄉下，我也沒有安靜。再見！』

伯爾森涅夫靜聽着蘇賓底長篇大論，一言不發，好像有點兒替他害羞的樣子，於是，進丁斯塔霍夫家別墅底庭院。而蘇賓，則果真到契庫拉索夫公爵那兒去了，而且對着公爵，以

㊀ *Maecenas*(74?—4B.C.)，著名的學藝保護者，拉丁名詩人如維吉耳(*Virgil*)，霍拉修(*Horatius*)等，均曾受其提攜。——譯者。

㊁ *R.S.V.P.* 法語 *Répondes s'il vous plaît* 之簡寫，意云「盼覆」。——譯者。

最親熱的態度，說了極無禮貌的言辭。那位喀山韃靼人裏的米塞那斯哈哈大笑了，米塞那斯底客人們也都笑了，然而却沒有一個人感覺愉快而當散場之後，各人就去大發各人底脾氣去了。同樣，我們可以看見，在涅夫斯基大街，如果有兩位似曾相識的紳士碰了面，陡然之間，兩人都露露牙齒，擠擠眼睛，皺皺鼻頭，鼓鼓腮巴，馬上做出要笑的樣子，可是一經互相走了過去之後，各人就馬上又恢復原先的冷漠的，或者惱怒的，多半則是像要中風似的表情了。

十

愛倫娜親切地接待了伯爾森遑夫，可是不在花園裏却在客廳裏，而立刻，幾乎不及待地，就再一次地展開了前晚底談話。客廳裏祇有她一人：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早已偷偷地溜掉了；安娜・華西列夫娜則正躺在樓上，頭上纏着一塊濕的頭巾，素雅坐在她底身旁，裙裾疊得非常齊整，小手按在膝上；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也安息在頂樓上面的一張寬大而舒適的，綽號叫作「催眠椅」的躺椅上。伯爾森遑夫又談起了他底父親那記憶，在他，是視爲十分神聖的。那麼，對於這位父親，我們也無妨來述說一兩句罷。

作爲八十二個靈魂㊀底所有者（這些靈魂，他在死前已經解放，）「啓蒙運動者，」

㊀ 靈魂：男性的農奴。——譯者。

戈丁根㉑留學生，遺稿「精神在世界之顯現或預現」底著作者（說起這部著作，可以說牠是出人意料之外地綜合着席林主義，瑞典博格㉒主義，和共和主義的）——這位父親，在妻子剛剛死去，伯爾森涅夫還祗是小孩的時候，就把他底兒子帶到莫斯科來了，立即親自從事於他底教育。對於兒子，他是熱愛着的；他親自準備着每一功課，雖然苦心孤詣，然而，却全無成功：他是一位夢想家，學究，神祕主義者；聲音鈍滯而且訥於言辭，所用的多是一派模糊的，不着邊際的術語，且而愛用隱喩，對於自己鍾愛的兒子，甚至也會羞怯起來。因此兒子之不僅被他弄得昏頭昏腦，甚至毫無進步，那也並非奇怪的事了。終於，老人（那時他已經五十歲，他結婚本來很遲）發覺了事情有些不妙，於是就把他底安得留霞㉓送進了一間寄宿學校。安得留霞開始學習着，可是，並不曾脫離父親底監督：他底父親不斷地來看他，

㉑ *Gottingen*：德國著名學府，十八世紀末爲德國文學上之「狂颷運動」的中心——譯者。

㉒ *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學家，哲學家，神祕主義者，其科學研究的結論，多與近世科學相吻合；中年以後，變爲神祕主義者，其教義包含於聖愛與聖智等書中——譯者。

㉓ 安得留霞：安得來之暱稱。——譯者。

那老頭子，以他底許多訓誨和談話，把校長麻煩得要死，連教師們也被這位不速之客麻煩不堪；他不斷地給他們帶來許多他們所謂的驚人的教育名著。甚至學生們，一見到這位老年人底黴黑的麻臉和他那從不改變地裹在灰色燕尾服裏的瘦削身材，也全都感覺狼狽。孩子們眞想不到，在這貌似嚴厲，從無笑顏，鶴步，長鼻的長者心裏，其實對於他們每一個，幾乎正如對於自己底兒子一樣，也是懷着滿心關切和無限祝望的呢。有一次，他曾想對他們演說一回關於華盛頓的事情：「年青的小人們，」他開始着，可是，一聽見他那古怪的聲音底第一響，年青的小人們就馬上都跑掉了。這位忠厚的戈丁根留學生，可並不是躺在薔薇叢上，過着薔薇色的生活的。歷史底行程，各種的問題和思想，不斷地將他壓倒。當年青的伯爾森湼夫入了大學以後，他也時常同着兒子前來聽講，可是他底健康已經開始崩潰了。四八年代底事件㈠使他根本動搖（他不能不把他底著作全部從新寫過）而一八五三年

㈠ 四八年代：一八四八年，在歐洲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年代，各地革命風起雲湧，但在俄國，因於法國革命之刺激，却是一個更黑暗的年代，尤其對於智識者。小說家杜思托也夫斯基，諷刺家沙爾替科夫，批評家柏林斯基，瑪伊可夫等之被捕，即在這一時期。——譯者。

多，他就死去了，雖然不曾親眼看見他底兒子在大學卒業，但是，却能夠預先祝賀他底學位，並且勗勉他致力於科學。『我將火炬傳交給你，』在臨死之前兩小時他對他這麼說道，『我已經儘力把牠握持過了，而你，在你未到目的地之前，願你也不要讓牠熄滅。』

伯爾森湼夫對愛倫娜談了許久，關於他底父親。他在她面前所感到的不安完全消滅了，並且，他也不再那麼厲害地口吃。談話又轉到了大學生活上面。

『請告訴我，』愛倫娜問他，『在您底同學裏面，可有什麼特出的人麼？』

伯爾森湼夫又記起蘇賓底話來了。

『不，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老實給您說，我們裏面，簡直沒有一個特出的人。眞的，怎麼會有呢？據說，莫斯科大學，也曾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可是，現在却沒有啦。現在，這已經不像個大學，倒像個小學呢。跟我底同學們在一起，我其實是很苦惱的，』他加說着，聲音低了下來。

『苦惱？……』愛倫娜低聲說。

『可是，』伯爾森湼夫又說道，『我得除開一個例外。我知道一個同學——是的，他並不和我同科——他倒的確是個非凡的人。』

「他叫什麽名字?」愛倫娜問着，感興趣地。

「英沙羅夫，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一個保加利亞人。」

「不是俄國人?」

「不是。他不是俄國人。」

「那麽，他爲什麽住在莫斯科呢?」

「他到這兒來唸書的。您可知道，他唸書底目的是什麽?他祇有一個意念：解放自己底祖國。他底身世也是奇特非凡的。他父親是一個相當富裕的商人，原籍是提爾諾伏。提爾諾伏現時不過是一個小城，可是，在往日，當保加利亞還是一個獨立國的時候，牠可曾作過保加利亞底京城。㊀他在索菲亞經商，和俄國也有親戚關係；他底妹妹，就是英沙羅夫底姑母，就嫁給基也夫中學校裏的一位高級歷史教員，現在還住在那邊的。在一八三五年，那就是

㊀此指伊凡•阿桑大帝定都於提爾諾伏（一一八五）至伊凡•阿桑二世（一二一八至四一），保加利亞國勢大盛，據說當時提爾諾伏的文明可以媲美君士坦丁堡。提爾諾伏於一三九三年爲土耳其人所陷，其城被毀，保加利亞亦亡。——譯者。

說，十八年前，一件可怕的犯罪發生了：英沙羅夫底母親突然失了踪，沒留半點兒痕迹，一星期以後，發現她被人殺掉了。』

愛倫娜抖了一抖。伯爾森涅夫停止了。

『說下去罷，請往下說罷，』她說。

『據謠傳說，她是給一個土耳其的亞甲㊀擄了去，給殺掉的，她底丈夫，就是英沙羅夫底父親，查出了實情，要替她報仇，可是結果祇能用匕首殺傷了那個亞甲。……他給鎗斃了。』

『鎗斃？沒有審判過？』

『是的。那時候，英沙羅夫剛剛八歲。他被收留在隣人家裏。那位妹妹聽到了哥哥家裏底不幸，就要把侄兒接到自己家裏來。他被人送到奥德薩，從那裏，再到基也夫。他在基也夫住了十二整年。所以，他底俄國話說得那麼好。』

『他說俄國話麼？』

㊀ *Aga*：土耳其語，意云「將軍。」——譯者。

「說得和您我一樣好。當他二十歲的時候，那是一八四八年㊀初頭，他起始想要回到他底祖國。他住過索菲亞和提爾諾伏，走遍了整個保加利亞，從東到西，從南到北；他在保加利亞住了兩年，從新學習他底國語。土耳其政府迫害他，當然，在那兩年期間，他受的危險總夠大的了；有一次，我瞧見他頸上有一條很寬的疤痕，無疑地，那是傷痕；可是他總不高興談到這些。他也是很沉默的。我設法問過他許多回，可是他什麼也沒有說。要說，也祇是說着一般的事情。他是驚人地固執的。一八五〇年他又回到俄國，來到莫斯科，爲了完成他底教育，並且和俄國人多有接近，那麼，等他在大學卒業以後……」

「以後就怎樣呢？」愛倫娜截斷着。

「那就祇看上帝底意思罷。對於未來，是不容易預言的。」

許久許久，愛倫娜不會把眼睛離開伯爾森涅夫底身上。

「您底故事敎我感到大大的興趣，」她說着。「他底相貌怎樣呢，您這朋友——他叫什麼？……英沙羅夫？」

㊀這一年，正和在歐洲別的國家一樣，在保加利亞也有反土耳其的民族運動。——譯者。

「我怎麼能告訴您呢？依我看，他長得並不難看。可是，不久以後，您自己會看見他的。」

「那是怎麼的呢？」

「我會把他帶到這兒來見您的。後天他會到我們底小村裏來，還和我同住在一處。」

「眞的嗎？可是他肯來看我們嗎？」

「我想他肯的。他會高興來的。」

「那麼，他也不驕傲？」

「他，──他？他一點兒也不。那就是說，說到驕傲，他也驕傲的，可是不是您所說的那種驕傲。比方說他就從不高興跟任何人借錢！」

「他窮嗎？」

「是的，他也不富，當他回保加利亞的時候，他收拾了他父親餘下的些許遺產，同時，他姑母也幫助他一些；可是，總共起來也還是很少。」

「他一定是個有着堅强性格的人，」愛倫娜說着。

「是的。他是一個鋼鐵似的人。可是同時，雖然他是那麼專心他底事業，甚至十分地隱祕，可是他也非常天眞而且坦白的，您將來自然知道。當然，他那坦白，可不比我們底這種不

價値的坦白，根本沒有什麼可以隱藏的人底坦白。……總之，我不久就會把他帶到您這兒來的——您等着罷。』

『他對人也不羞怯麼？』

『不，他對人一點兒也不羞怯。惟有自負其實又是空虛的人這纔會對人羞怯的。』

『那麼，您也是這種人麼？』

伯爾森涅夫變得迷亂了，祇是不知所措地擺了擺手。

『您眞引起我底好奇心來啦，』愛倫娜繼續着。『可是，告訴我，他到底對那土耳其底亞甲復仇了沒有呢？』

伯爾森涅夫微笑了。

『復仇是祇有在小說裏纔可以發現的呢，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況且，十二年已經過了，那亞甲許早死了也說不定。』

『可是，英沙羅夫先生就什麼也沒對您說起過麼？』

『沒有，什麼也沒有。』

『那麼他爲什麼到索菲亞去？』

『他父親在那兒住過的呀。』

愛倫娜變得沉思起來了。

『解放自己的祖國！』她說道。『啊多麼偉大說起來就多麼教人戰慄的話啊……』

正在這時，安娜·華西列夫娜來到了客廳，而談話也就結束了。

當晚，在回家的路上，奇異的情感騷動着在伯爾森涅夫底心裏。他並不曾後悔他底想使愛倫娜認識英沙羅夫的意念，他感覺得他對於那年青的保加利亞人的敍述在她的心裏產生出深刻的印象來，其實是十分自然的；祇是，如果他自己不曾更去增强那種印象呢！……一種隱祕的，陰鬱的情感，偷偷地襲進他底心底了；他憂愁着，而這種憂愁，實在是並不高尚的。然而，這憂愁却也不曾妨害他底拿起霍亨斯托芬家底歷史來，就從前晚中斷的那一頁起，繼續讀了下去。

十一

兩天以後，英沙羅夫果然依着約言，携着行李，來到了伯爾森涅夫所住的地方。他沒有僕人；可是，他却無須助手地把他底房間整理好了，安置了傢具，拂了灰塵，並且掃了地板。祇有寫字檯可特別麻煩，許久許久，牠硬不肯歸就那指定給牠的牆角；可是英沙羅夫，以他特有底沉默的堅毅，到底使牠完全就了範。一切安置停當之後，他請伯爾森涅夫預先收他十個盧布，於是擎起一根粗棍，就出去視察新居的環境去了。三小時後，他回家來；在回答伯爾森涅夫請他和他同餐的邀請之際，他說道，他今天並不推辭朋友底好意，可是，他已經和房東太太說妥，從明天起，他會在她那兒搭喫伙食了。

「啊呀，」伯爾森涅夫回答着，「您會喫得很糟的；那老女人就簡直不會料理飲食。您爲什麼不跟我一道兒喫呢？用費我們可以分攤的。」

『我底經濟情形怕不容許我像您一樣喫法，』英沙羅夫回答着，平靜地一笑。

在那平靜的微笑裏，就可以看出有着令人不能往下爭持的什麼；伯爾森涅夫也就不再往下說了。飯後，他建議給英沙羅夫，說是想要領他到斯塔霍夫家裏去；可是他却回答，他想以整個晚間專和他底保加利亞朋友們寫信，所以請求他把對於斯塔霍夫家的訪問移到明天。英沙羅夫底不屈的意志，伯爾森涅夫是早已知道的，可是，祗當他和他住在同一屋頂下面以後，他這纔充分了解，英沙羅夫決不會變更他底決心，正和他也決不會延遲履行他底諾言一樣；在伯爾森涅夫——一位澈頭澈尾的俄國人——這種比德國人更甚的嚴格，在起初看來似乎是很野蠻的，甚至有些滑稽，可是不久以後，他也就習慣了，而終於覺得，這種嚴格，如果說不上値得尊敬，至少在兩方都很方便。

移居之後的次日，英沙羅夫在晨間四時就起了牀，幾乎把孔德索伏全部走遍，在河裏洗過浴，喝過一杯冷牛乳之後，就開始工作了；他手頭的工作很不少；他研究着俄國歷史，法律，和政治經濟，譯着保加利亞底謠曲和編年史，收集着關於東歐問題的材料，並且編纂着一部保加利亞人用的俄國文法，和一部俄國人用的保加利亞文法。伯爾森涅夫來到他底房裏，開始和他談起費爾巴哈。英沙羅夫留神地傾聽着，間或也發表一點意見，意見雖然

不多，但是非常精當，從他底談話裏，顯然可以看出，他是正在尋找一個結論，他到底是該當研究費爾巴哈呢，或者，不研究也行？伯爾森湼夫於是把談話轉到英沙羅夫底工作上去，並且問他可不可以把他底工作給他一點看看。英沙羅夫就把他所譯的保加利亞謠曲拿了出來，給他唸了兩三首，並且極其誠懇地希望聽到他底意見。伯爾森湼夫認爲繙譯是十分忠實的，可是還不十分生動。英沙羅夫十分注意地傾聽着他底批評。從謠曲，伯爾森湼夫又談到保加利亞現時底地位，而登時，第一遭地，他注意到，祗一提到祖國，英沙羅夫底全身就起了如何的變化：並不是他底臉面馬上赤紅了，也不是他底聲音馬上提高了——啊，全不是！祗是他底全身似乎立刻就表現了無限的力量和迫切的勇敢，他底嘴唇底線條也變得更堅決，更剛强，而在他底眼睛深處，則燃燒了起來一種沈鬱的不可熄滅的火焰。英沙羅夫並不高興絮述他自己在祖國裏的旅行，可是關於保加利亞一般的事情，他却願意和每個

[*] *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德國哲學家，爲黑格耳之生徒；其哲學對於近世反宗敎運動及馬克斯與恩格爾斯所建立之哲學體系均有獻助。費爾巴哈底學說，在當時的俄國已開始流行。——譯者。

人宣說；他們不厭求詳地說着土耳其人，說着他們底壓迫，說着他自己底同胞底悲哀和苦痛，和他們所懷的熱望；在他所說的每個字裏都可以聽出一種惟一的，永遠燃燒着的熱情，和爲這熱情而發出的專注的思考。

「啊，是的，不會錯的，」同時，伯爾森涅夫思忖着，「我敢說，那殺死了他底母親和父親的土耳其底亞甲，已經得到他應得的報應了。」

英沙羅夫還不及把要說的話說完，門就開了，蘇賓出現了來。

他以一種不免有點誇張的大方而和悅的神氣，走進房來；伯爾森涅夫可是心裏明白，他一眼就看出蘇賓底心裏其實是頗不自在的。

「我不客氣地介紹我自己罷，」他面上裝出一種光明而爽朗的表情來，這樣開始着；「我叫作蘇賓；我就是這兒的這位青年人「他指指伯爾森涅夫」底朋友。我想，您就是英沙羅夫先生吧，是不是？」

「我是英沙羅夫。」

「那麼，讓我握握您底手，我們作個朋友罷。我不知道伯爾森涅夫跟您談起過我沒有可是，他跟我是時常談起您的。您也住到這兒來了嗎？好極啦！我這麼瞅着您，請您別惱。我是

個以雕刻爲業的人，也許不多久以後我就會請求您底允許，來塑造您底頭像啦。』

『我底頭隨時可以供您使用，』英沙羅夫說。

『我們今兒作點兒什麽呢，呢?』蘇賓又說着，突地坐到一隻矮椅子上，兩腿張開着，手肘撐在膝上。『安得萊・彼得羅維奇老兄，您對於今兒可有什麽大計劃?天氣好極啦；發出着陣陣乾草和莓子底香味，……敎人好像喝着香草茶似的。我們總得狂歡一下吧?對於我們底孔特索伏底新客，我們總得把這兒的無數美景給他介紹介紹吧?』（『他簡直是慌張起來了呢，』伯爾森涅夫不斷地自忖着。）『怎麽啦，您怎麽不響呢，朋友霍拉修?❶請開您那智慧的尊口罷。我們是狂歡一下呢，是不呢?』

『我不知道英沙羅夫覺得怎樣，』伯爾森涅夫說道；『我看他像要工作了。』

蘇賓在他底椅上旋轉過來。

『您要工作嗎?』他問着，聲音好像是從鼻孔裏發出來的。

---

❶ *Flaccus Quintus Horatius* (65—8, B. C.)：著名的拉丁詩人，所作諷刺詩，頌歌，警句詩等均有名。——譯者。

『不，』英沙羅夫回答，『這一天，我是可以用來散步的。』

『啊，』蘇賓感嘆地說了，『那好極啦！來罷，吾友安得萊・彼得羅維奇，請在您博學的頭上戴上帽子，我們信目所之向前進罷。我們底目光是年青的——牠們所見的，是前途無量。我知道一間極糟糕的小喫店在那兒，我們可以得到一頓不成話說的小喫；可是，我担保我們能夠盡情快樂。來罷。』

半點之後，三人就沿着莫斯科河畔漫步着了。英沙羅夫戴着一頂非常奇怪的，長耳朵的帽子，看着這奇怪的帽子，蘇賓落入並不十分自發的歡喜之中了。英沙羅夫不慌不忙地漫步着；四週迴視着，並且同樣靜穆地呼吸着，談着，笑着；他已經把這一天犧牲了來享樂，所以，也就盡情享受。『規矩小孩子們，在星期日就是像這麼樣散步的，』蘇賓對着伯爾森湼夫這麼附耳私語着。至於蘇賓自己，他却在一路之上作出各種丑角樣子，一時跑在前面，一時學着各種著名雕刻底姿態，一時又在草上翻着筋斗；英沙羅夫底泰然自若的神情不一定是激惱了他，可是却使他忍不住地要裝作滑稽。『多麼淘氣呀，法國佬！』伯爾森湼夫這樣對他叫了兩次。『是的，我正是個法國佬，半法國佬，』蘇賓回答，『可是你呢，正像一個侍役對我說起的，既不淘氣，也不莊嚴，執其兩端，中庸之道！』青年人們折過河畔，來到了一段

深而狹的窪地兩邊豎立着豐茂的金黃色的裸麥；從一邊的麥地，藍色的陰影投到他們身上；燦爛的陽光似乎是在麥穗上面浮漾；雲雀歌唱着，鶴鶉也在鳴叫；草上，一望無際，盡皆翠綠；溫暖的微風飄蕩着，吹拂着草葉，顫動着花朵。經過了長久的漫遊，其間也有休息和閒談（蘇賓甚至還拉住一個過路的沒齒的老農民來跳蛤蟆，那農民祇是嬉嬉地笑着，任憑老爺們把他怎麼擺佈），終於青年人們來到那「極糟糕的」小喫店了，侍役幾乎把他們每一個都弄得顛顛倒倒，眞的給了他們一頓不成話說的小酌，酒，也是所謂保加利亞式的葡萄酒，然而，所有這些，並不會妨害他們盡情地快樂，正如蘇賓所預料的他自己，就是就是鬧得最凶，然而，也是最不快樂的一人。他爲那不知所云的，然而偉大的維涅林底健康，乾了一杯，同時，也爲那生於混沌初開之時的保加利亞之王克魯木，㊀克羅木，也許是克落木吧，高呼萬歲。

『是第九世紀，』英沙羅夫改正他。

㊀ *Krum*保加利亞開國雄主之一，於八一一年大敗東羅馬帝國之侵土軍，戮也卜弗魯所（*Nicephorus*）大帝，次年且進軍君士坦丁堡，死於軍中。——譯者。

『九世紀嗎？』蘇賓叫着。『啊，多麼幸福呵！』

伯爾森湼夫留意到，蘇賓，雖在他所有的調笑，玩皮，和裝傻裏面，也在不住地試探着英沙羅夫；他好像是在不斷地探測着對方底深淺，同時自己底私心却又十分忙亂。可是，英沙羅夫却一直是平靜的，泰然的，一如平日。

終於，他們回到家裏，更換衣服，爲了履行在早間所擬定的節目，就決定當晚去拜訪斯塔霍夫家去。蘇賓趕先跑來，宣告着客人們底來到。

一二

『英雄英沙羅夫馬上就光臨啦！』他凱旋似地高聲叫着，跑進了斯塔霍夫家底客廳；恰好，在那時候，客廳裏祗有愛倫娜和素雅。

"*Wer?*"（誰？）素雅用德語問着。在猝不及防的時際，她底本國方言往往就脫口而出。愛倫娜端坐起來。蘇賓臉間浮着嬉戲的微笑，注視着她。她感覺有些慍惱，可是，却沒有作聲。

『您可聽見，』他重複道，『英沙羅夫先生就要到啦。』

『我聽見啦，』她回答說；『我也聽見您在怎樣稱呼他。我眞奇怪你，眞奇怪。英沙羅夫先生底脚步還沒有踏進屋子來，您就已經想把他扮成丑脚啦。』

蘇賓立刻變得沮喪了。

『您是對的，您沒有不對的，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他囁嚅着；『可是，我可並沒有惡意，天知道我什麼惡意也沒有，我們今兒陪他遊了一整天，我敢給您担保，他眞是特出非凡的人物。』

『我可沒有問你那些，』愛倫娜說着，就從椅上站了起來。

『英沙羅夫先生可年青麼？』素雅問。

『他呀，今年個一百四十四歲！』蘇賓回答着，裝出一股頗不耐煩的神氣。

僕人通報着兩位友人底來臨。他們走了進來。伯爾森湼夫介紹了英沙羅夫。愛倫娜請他們坐下，自己也坐下來，而素雅則上樓去了；她得把客人們底來臨報告給安娜·華西列夫娜去。一場泛泛的談話開始了，正如所有初次的晤談一樣。蘇賓坐在一個角隅裏，默默地觀察着；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可以觀察的。他觀察到的，祇是在愛倫娜臉上，有着對他自己的某種抑制的忿恚，如是而已。他也望望伯爾森湼夫和英沙羅夫，並且以一位雕刻家底眼光來比較他們底面顏。『兩位全不算漂亮，』他想着；『保加利亞人有一副富有特性的臉子，頗適宜於雕刻——並且，現在恰好是滿被着光華；可是，那大俄羅斯人却更適宜於繪畫：沒有線條，却自有風度。如果說到戀愛呢，兩個人都有可愛的地方。他可還沒有戀愛，可是，如果

愛，就定會愛上伯爾森湼夫了，』他自己對自己決定着。安娜・華西列夫娜來到了客廳，而談話，於是就完全轉爲別墅式的了——純粹消夏別墅式的而不是農村式的。從話題底豐富上看來，那談話確是極其多趣的，可是每隔三分鐘，總會突來一次暫短的，無趣的間歇。在某一次這種間歇中間，安娜・華西列夫娜轉向了素雅。蘇賓可了解這種無言的暗示，馬上做出了一副鬼臉，可是素雅却已經坐到鋼琴邊來，將她所有的歌曲，全都彈唱了一過。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也會在門邊幌過一幌，可是，痙攣地扭扭手指之後，又退出了。於是，茶端來了；接着，全體都來到花園裏面……外面，天已暗黑，於是，客人們就告辭歸去。

老實說，英沙羅夫在愛倫娜心裏所生的印象，確不甚深；或者，更嚴格地說，他不會發生她所期待的那種印象。他底落落大方和全無矜持的態度，使她高興——他底臉面也使她喜歡。祇是，英沙羅夫底整個性格，那平靜的鎮定和平凡的單純，却和她從伯爾森湼夫底敍述裏所構成的影像多少不大調和。愛倫娜所預期着的（雖然她自己也從不會意識到）實在是比這更爲「運命的」的。『可是，』她想道，『今兒他沒有說什麼話，那祇怪我自己；我沒有問他。下一次，我眞得忍耐點兒罷。……可是，他底眼睛，却是那麼誠實，富於表情的。』她感覺得，在當時，她並不會想要在他底面前屈膝，却祇像平等的朋友般地，對他伸出手去；

這使她覺得迷惑。對「英雄們」對於像英沙羅夫這樣的人們，她所理想的，完全不是這樣。想到「英雄」又使她記起了蘇賓底言語，而當她躺到牀上的時候，她底臉也紅了，甚至憤怒起來了。

『對於您底新識，您覺得怎樣呢？』在歸道上，伯爾森湼夫這樣問着英沙羅夫。

『我很喜歡她們，』英沙羅夫回答，『尤其那女兒。她一定是個極好的姑娘。她好像容易激動，可是在她，那是很好的激動。』

『您該常去看看她們，』伯爾森湼夫說。

『是的，一定的，』英沙羅夫回答着——於是，在整個的歸道上，一直不曾再說什麼。回家之後，他立刻把自己關在自己底房裏，可是他底蠟燭却燃燒着，直到午夜過去許久以後。

伯爾森湼夫剛剛讀了一頁若墨爾，忽地在他底窗片上面有誰投了一撮細砂，發出沙沙的聲響。他不自主地怔了一怔，推開窗戶，却瞥見了蘇賓，面色蒼白，有如一片白紙。

『眞是多麼搗亂的小鬼呀，你這夜蛾子，……』伯爾森湼夫開始說着。

『噓——』蘇賓截斷了他；『我是偷偷地到你這兒來的，好像馬克斯來會亞格大。我非跟你偷偷地說兩句話兒不可。』

『那麼，進裏邊來罷。』

『啊，那倒不必，』蘇賓回答着，就將手肘支在窗台上面。『像這樣是更有趣的。更多一點兒西班牙底情調。第一，我恭賀你，你現在是身價百倍了。至於你那吹到天上去的了不得的人物，對不起，可是一落千丈。這，我可以担保。並且，為了給你證明我底公平無私，那麼，請你聽着：你那英沙羅夫先生底底底細細，全在這裏啦——天才，沒有，詩情，無；無工作力不算少；記憶力，無限量；智力，不複雜也不深刻，可是健全而且敏捷；像灰塵般枯燥，剛強，如果談到他那——對不起——令人索然之極的保加利亞問題，他甚至還有一分辯論的口才如何？你以為我不公平麼？還有一點，請注意你一世也辦不到和他「你・我」(一)相稱的交情，誰也不會和他有過這種交情。我，作為一個藝術家，當然是教他討厭的，可是，這一點，我倒以為榮耀。枯燥，枯燥，第三個枯燥，可是，他眞能把你我全都輾成屑末。他獻身給他底祖國——不像我們底這些個空口愛國者，祇會拍拍人民底馬屁，祇會空口吹牛：「啊，向我們傾流罷，你生命

(一) 俄人習慣，雖在平輩間，除有極親密友誼者以外，互相都以尊稱的複數「您」相稱，而不稱普通的單數「你」。如伯爾森涅夫和英沙羅夫，雖然是很好的朋友，但還不能不互相稱「您」。——譯者。

底聖水！」可是，當然，他底問題是明白得多，簡單得多的，祇要把土耳其人趕跑，那就是驚天動地的事業，可是所有這些氣質，謝謝上帝，却不能討得女人底歡喜。沒有魅力，沒有 *Charme*，在這方面，你我都比他強多啦」

「你就，你幹嗎把我也扯到裏面？」伯爾森涅夫喃喃着；「況且，所有其餘的話，你也說得完全不對；他一點兒也不討厭你，並且，對於他底同國人他一向就有着「你・我」相稱的交情的……那，我完全知道。」

「那可是另一回事！對於他們，他是個英雄；可是，我得直說，我對於英雄的觀念，就完全不同：英雄，就不該知道說話；英雄該像公牛般的狂吼，當他把角觸了出去，登時就會地動山搖；他自己就不該知道他幹嗎要牴要觸，祇是要牴要觸罷啦。可是，也許，在我們底時代，是需要着另一種英雄的吧。」

「可是，為什麼英沙羅夫教你那麼不自在呢？」伯爾森涅夫說道。「你跑到這兒，難道就是單單給我描寫他底底細來的麼？」

「我跑到這兒，」蘇賓說道，「因為我在家裏苦死了。」

「哦，真的嗎？可是又想哭嗎？」

『你祇管笑罷！我到這兒來，因爲我幾乎要咬我自己一口，因爲絕望齧着我，因爲我懊惱，嫉妬……』

『嫉妬？嫉妬誰？』

『嫉妬你，嫉妬他，嫉妬每一個人。我想到如果我早一點兒了解了她，如果我早一點兒聰明地進攻了她……我想到這我就苦惱。……可是，有什麼可說的！結果，我祇有笑，祇有玩皮，祇有像她所說的裝丑角，以後，就把自己勸死，完事。』

『啊，勸死自己？不會吧？』伯爾森涅夫說。

『在這樣的良夜，當然不會；可是，祇讓我們活到秋天罷。在這樣的夜晚，人們當然也可以死的，不過，是幸福得要死罷啦。啊哈，幸福！每一根樹枝投到路上的每一片陰影，好像都在私語着：「我知道幸福在那兒啦……你可要我告訴你？」我倒想約你去散散步，可是現在，你可沒有詩，你是落在散文底勢力底下了，睡覺罷，願你有無數的數字來到你底夢裏！可是，我底心靈却要爆裂了。你們，可敬的先生們，瞧着一個人笑了，那麼，依你們看來，他一定非常自在；你們可以給他證明他不過是在騙人，換言之，就是他全沒有苦惱……哼哼，得了罷，上帝祝福你——』

蘇賓倏忽地離開了窗前。伯爾森涅夫禁不住想喊一聲『安露西嘉！』可是，他卻抑制了自己；老實說，蘇賓實在是太激動了，不像平日的他。兩分鐘之後，伯爾森涅夫甚至覺得他聽到了啜泣的聲音；他站立起來，打開窗戶；一切都是靜寂的，祇在遠遠的地方，有誰——也許是一個過路的農民——在低吟着「摩茲多克之原野。」

一三

英沙羅夫移到孔特索伏附近之後的最初兩星期間，他拜訪斯塔霍夫家不過四五次；伯爾森涅夫，却是隔日一去的。愛倫娜總是歡欣地接待他，他和她之間總有着生動而有趣的談話，然而當他囘家去的時候，他也總有着憂愁的面顏。蘇賓不大露面他正以熱狂的活動埋頭於他底藝術：或是整日關在自己底房裏，祇間或披着塗滿黏土的外套從裏面衝將出來，或者，就是一連多日皆在莫斯科，在那裏，他有一間工作室，模特兒們，意大利雕刻家們，他底朋友和教師們，往往是到那裏去見他的。愛倫娜不曾一次和英沙羅夫談得痛快，當他不在眼前的時候，她準備着來問他許多事情；可是，當他來到以後，她又感覺得羞愧於自己底準備了。正是英沙羅夫底鎮靜，使她十分狠狽：好像是，她感覺得她沒有權利來强迫他披瀝他自己的胸襟，那麽，她就祇有等待機會；可是，不管這一切，她仍然感覺到，在每一次拜訪

裏，無論他們中間所交換的談話是怎樣無關重要，他可是一次比一次地對她發生重大的吸力了。然而她沒有機會和他單獨晤談——但是要和一個人建立親密的友誼至少一次單獨的晤談却是必要的。她和伯爾森涅夫談着不少的關於他的話。伯爾森涅夫領悟到，愛倫娜底心靈是被英沙羅夫觸動了；他底朋友並不會如蘇賓所斷言的「一落千丈」使他感覺欣喜。他熱心地給她絮述着他所知道於他的一切事情，以至於最細微的瑣屑（當我們想要取悅於某個人，我們往往在和他談話的時候讚揚着自己底朋友，因此，無意之間也擡高了我們自己底身價）祇當愛倫娜底蒼白的面頰忽而浮起了紅暈，她底眼睛也開始放光而且張大的時候，他這纔感覺了一陣心靈底苦痛，正如他在不久以前所經驗到的那陰鬱的苦惱一樣。

一天，伯爾森涅夫到斯塔霍夫家去，並不是在那慣常拜訪的時間，却在晨間十一時。愛倫娜到客廳裏來接待他。

「想想罷，」他勉强浮出一個微笑來，開始道，「我們底英沙羅夫失踪了。」

「失踪了？」愛倫娜問。

「是的，失踪了。前天，他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去，一直就不見回來。」

「他沒有告訴過您他上那兒去?」

「沒有。」

愛倫娜沈到一把椅子裏。

「也許是到莫斯科去了吧?」她說着,極力想裝作冷淡,同時,對於自己爲什麼竟想裝作冷淡,自己也不禁驚訝。

「我看不是,」伯爾森湼夫回答說,「他不是一個人去的。」

「那麼,同誰?」

「同兩個什麼人——大槪是他底本國人——他們是前天午飯以前到他這兒來的。」

「保加利亞人嗎?怎麼知道?」

「因爲,我恍惚聽見他們底談話,那語言是我不了解的,可是,顯然屬於斯拉夫語系。……啊,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您往往說英沙羅夫是沒有什麼神祕的;那麼,還有什麼比這種訪問更神祕的呢?想想能,他們一到他底房裏——就大聲叫着,鬧着,那麼粗野,那麼暴亂地爭吵。……他自己也大叫。」

「他也叫?」

「是的。他對他們叫着。他們好像是在互相控告。您眞想不到那些客人是怎樣的人!黑黑的，呆板的臉子，闊大的顴骨，鷹嘴鼻子，兩人都是四十上下，衣服破舊，全身汚穢，油膩，好像工人——嚴格地說，不像工人，也不像紳士——天知道他們是些什麽人。」

「他就跟他們一道兒走了?」

「是的。他給東西他們喫了之後，就跟他們一道兒走了。我們女房東說，他們兩個喫了一大缸蕎麥粥。她說，他們兩個，簡直是狼吞虎嚥，好像比賽似的。」

愛倫娜微微地笑了。

「您看，」她說道，「這些事，一說明白之後，就很平凡了，可不是?」

「也許吧!可是，您說平凡，那就錯了。在英沙羅夫身上，是決沒有平凡的，雖然蘇賓可當眞說過……」

「蘇賓!」愛倫娜截斷着，聳聳肩膀。「可是，您不是說那兩位狼吞虎嚥着蕎麥粥?……」

「提米斯托克利斯。在薩拉米斯大戰底前夜，不是也進食的麽?」伯爾森涅夫說着，微笑了。

『是的，可是，第二天，海戰就發生了。——可是，如果他囘來了，一定請告訴我罷，』愛倫娜添說着，想把話題轉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但是，談話却終於不見進展。素雅出現了，在房間裏顛着脚尖兒走着路，這動作，就可以給他們暗示，安娜・華西列夫娜還不會醒來。

伯爾森涅夫告辭了。

在當天晚間，他給了愛倫娜一個短簡。『他囘來了，』他告訴她，『面色焦黑，滿面風塵，但是他到過什麼地方，去做了什麼事，我一樣無從知道；您可以打聽一下麼？』

『您可以打聽一下麼！』愛倫娜自語着，『好像他會跟我談起似的！』

⊙ *Themistocles* (505—449, B.C.)：雅典執政官，為雅典最有才能的執政之一，手創雅典艦隊，波希戰爭之時，率其艦隊大敗波斯皇帝塞克西斯 (Xerxes) 於薩拉米斯島。——譯者。

一四

翌日二時許，愛倫娜正站在花園裏小狗舍前面，餵飼着兩條小狗。（一個園丁發現牠們被遺棄在籬下，聽見洗衣婦人說年青的女主人對於所有的禽獸全有慈悲：就把牠們帶到她這兒來了。他底計算果然不錯。愛倫娜給了她二十五個戈比的酒錢。）她望着狗舍，給自己證實了小狗們是活着，活得很好，並且，已經換過清潔的乾草，於是，就轉過身來，幾乎發出了一聲驚叫；英沙羅夫，一個兒地，在那林蔭道上正朝着她走來。

『您好，』他說着，走到她底面前，並且脫了帽子。她留意到，近三日間，他確實給太陽曬得黑多了。『我本想和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一道兒來的，可是，他不知為什麼那麼遲慢，所以，我一個人先來了。您屋子裏沒有人——全睡覺了，或者出外散步去了——所以我到這兒來。』

『您似乎是在道歉呢，』愛倫娜回答『那是完全不必的。我們隨時都高興見到您。……我們到那邊樹蔭底下的椅子上坐坐罷。』

她坐了下來。英沙羅夫坐在她底身邊。

『近幾天您沒有在家，是麼？』她開始道。

『是的，』他回答；『我出去了。……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告訴過您？』

英沙羅夫看着她，微笑着，開始轉弄着他底帽子。當他微笑的時候，他底眼睛就閃動着，嘴唇也突了出來，這給了他底顏面一種非常溫和的表情。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也許還告訴過您，說我跟兩個什麼的……兩個不討人喜歡的人，一道兒出去了，』他說着，仍然浮着微笑。

愛倫娜有點兒迷亂，可是，她馬上感覺到，對於英沙羅夫，是祇有說出眞話來的。

『是的，』她回答着，決然地。

『您覺得我是怎樣的人呢？』他突然問她。

愛倫娜擡起頭來，望着他底。

『我覺得，』她說着：……『我覺得您總是知道您自己作的是怎樣的事，並且，您是決

不會作出不對的事來的。」

『唔，謝謝您底好意。您瞧，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他開始說着，信託地把自己移近她底身旁，『在這兒，我們底人團結成一個小的家族，在我們中間，有些人是沒有什麼教養的；可是大家都熱烈地獻身給一個共同的目的。不幸，爭端是不能免的；他們大家全知道我，相信我，所以，他們來找我去，去調解一個爭端。我就走了。』

『離這兒不遠麼？』

『大約六十維爾斯特，在特羅伊茨基村。在那邊，修道院附近，有些我們底人。我總算沒有空忙；我把那事情安排妥了。』

『您可覺得麻煩麼？』

『麻煩是有的。有一個，非常固執。他不肯把錢退回來。』

『錢，爲錢爭吵？』

『是的；還是數目不大的錢。可是，您以爲原來爲什麼呢？』

『您跑了六十維爾斯特，就是爲了這麼一點兒小事麼？還躭誤了三天的時間？』

『那不是小事，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如果那是關於我底同胞的事。推辭那樣的事，

就是罪惡。瞧罷，我看見您，就是對於小狗也不辭援助，爲這，我是對您非常欽敬的。至於躭誤我底時間，那也沒有大的關係；以後反正可以彌補的。我們底時間原來就不屬於我們。」

「屬誰呢，那麼？」

就屬於每個需要我們的人。我完全坦白地把這些告訴您，因爲我尊重您底好意。我可以想像得到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一定教您多麼地奇怪了！」

「您尊重我底好意，」愛倫娜低聲說着；「爲什麼？」

英沙羅夫再一次地微笑了。

「因爲您是個好姑娘，沒有貴族氣……就是這樣的。」

短時間的沉默繼續着。

「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愛倫娜說道，「您可知道，您對我這樣坦白，這是第一次。」

「怎樣見得呢？我可覺得，我每一次都是對您說出我心裏所想的話來的。」

「不，這是第一次，我很高興。——我自己，也想對您坦白起來。可以麼？」

英沙羅夫笑了。

『可以的，』他回答說。

『可是我得警告您，我是很好奇的。』

『不要緊。請說罷。』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常常跟我說起您底身世，您底幼年。我總說過一件事，一件可怕的事。……我知道，往後，您又回過你底祖國。……如果您覺得我底問題不妥當，就請爲了上帝的緣故，不用回答我罷，可是，我總是被這問題苦惱着。……請告訴我，您可遇見過那個人？……』

愛倫娜沈住她底呼吸。她底大膽，使她感覺着恐怖，也感覺着慚愧。英沙羅夫注視着她，微微蹙起眉毛，以他底手指摸撫着他底下頦。

『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他終於開始了，聲音較之平日更低，這幾乎使得愛倫娜驚訝；『我明白您指的是什麼人。不，我不曾碰見他，謝謝上帝，我不曾碰見！我也不曾想去找他。我不找他，並不是因爲我不以爲我有權利殺掉他──我可以問心無愧把他殺掉的──祇是因爲現在不是報私讎的時候了。現在的問題，是整個民族底公讎……啊，也不是，話不該這麼說……現在的問題是整個民族底解放。民族底解放和個人底私讎是互相妨害

的。可是如果前一樣成功了，後一樣自然也不能逃。……是的，不能逃的，」他複說着，搖着他底腦袋。

愛倫娜側着臉注視着他。

『您是熱烈地愛着您底祖國麼？』她胆怯地問。

『那也難說，』他回答。『當我們中間誰人爲了祖國而死，那纔可以說他是愛着牠的。』

『那麼，如果您完全被剝奪了回到保加利亞的可能，』愛倫娜繼續說道，『您在俄國會感覺非常苦惱麼？』

英沙羅夫垂下了他底眼瞼。

『我想，如果那樣，我會不能生活下去，』他說。

『請告訴我，』愛倫娜又開始道，『保加利亞語難學麼？』

『絕對不難。一個俄國人不懂保加利亞語，該是一種羞恥。俄國人，應當懂得所有的斯拉夫系的語言。您高興我給您帶幾本保加利亞語的書籍來麼？您會知道牠是多麼容易。我們有着怎樣的民謠呀！跟塞爾維亞底一樣美麗。等等，我立刻給您譯一首。那是關於……可

是，對於我們底歷史您至少總該知道大概吧？』

『不，我完全不知道，』愛倫娜回答。

『等等，我會給您帶本書來。您至少可以從那裏知道一些重要的史實。現在，請聽這首民謠。……可是，我不如給您作一回書面的繙譯。我相信您會喜歡我們，因爲您愛着所有受壓迫的。如果您知道我們底祖國該是多麼幸福的土地！可是，他們却蹂躪了牠，踐踏了牠，』他繼續說着不自主地作出了手勢，同時，他底臉面也陰暗了；『他們剝奪了我們底一切；一切！我們底宗教，我們底權利，我們底土地，污穢的土耳其人驅逐着我們，如同牛馬，他們屠殺我們。……』

『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愛倫娜叫了。

『請原諒我。說着這樣的事，我就沒法冷靜。您剛纔問我，我可愛我底祖國？在世界上，一個人，還能愛什麼別的呢除神以外，還有什麼別的能像祖國這樣永遠不變，不容疑惑，値得我們信仰？何況，正當祖國需要着你的時候……想想罷，在保加利亞，連最困苦的農民，最卑賤的乞丐，也都和我一樣——我們全有着同一的祝望。所有我們，祗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您當然可以理解到，牠給我們的，是怎樣的力量，怎樣的信心！』

英沙羅夫沈默了一刻；於是，又開始談起保加利亞來了。愛倫娜以專注的，深沉的，悲哀的注意，聆聽着他。當他說完以後，她再一次地問他道：

「那麼，無論怎樣，您是不會留在俄國的麼？」

當他去後，她許久許久地凝視着他底背影。在那一天，他在她底心裏完全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當她送着他走出花園的時候，她所辭別的人，已經不是在兩小時以前她所迎接的人了。

從那一天起，他開始過來得更密，而伯爾森涅夫則一天比一天拜訪得更疎了。在兩個朋友之間，一種奇妙的感情開始生長出來。對於這種感情，他們自己都能苦惱地意識到，但是，却都無以名之，並且，彼此也不敢有所解釋。像這樣，一月底時光就過去了。

一五

安娜・華西列夫娜，如讀者們所既知是喜歡呆在家裏的；可是，有時候，却完全意想不到地，忽而生出一種不可克制的慾望，來想出點兒非常的花樣來一次非常的 *partie du plaisir*（行樂）；這種 *partie du plaisir* 愈麻煩，所需的安排和準備愈繁重，那麽，安娜・華西列夫娜底激動就愈大，而她所得到的快樂也就愈多。如果這種非常的心情是在冬日光臨，她就預定兩三間並排的包箱，遍邀親友到戲院甚或假面跳舞會去；如果是在夏天呢，她就到野外郊遊一囘，遊得愈遠愈好，待到翌日，她就抱怨頭痛，呻吟着，甚至不能起牀；可是，不到兩月之後，那同樣的對於「非常」的渴望，却又在她底心裏燃燒起來了。現在，就恰好碰到了這樣的時候。不知道是誰，偶爾給安娜・華西列夫娜提起了莎里特森諾・底絕妙風景，於是她就忽然宣佈了她要到莎里特森諾去郊遊的計劃，而且，行期就在後天。整個邸宅

頓時翻滾了；一個專使疾疾馳赴莫斯科，迎接尼古拉・阿釆米維奇回來；同時，另一僕人也忽忽趕去採購酒餅，和種種食物；蘇賓底差事是去僱一乘敞馬車（自家底箱馬車還不夠用）和備辦駿馬，小廝跑到伯爾森涅夫和英沙羅夫那裏去了兩回，分散兩種不同的請帖，一種俄文的，另一種法文的，均皆出自素雅底手筆；至於安娜・華西列夫娜自己，則忙於姑娘們底遠征的打扮。可是，同時，苦心籌備的 *partie du plaisir* 却幾乎弄成個不歡而散：尼古拉・阿釆米維奇從莫斯科跑回，心情十分惡劣，神氣酸澀，滿臉不高興，（他還在和他底情婦鬧着別扭；）及至知道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情以後，就毅然決然地宣稱了恕不奉陪；並且說道，從孔特索伏趕到莫斯科，再從莫斯科衝到莎里特森諾，又從莎里特森諾跑回莫斯科，再從莫斯科拖回孔特索伏，跑來跑去，眞是怎樣的笑話；『老實說能，』他添說道，『誰能好好地給我證明在這地面上，有什麼一塊地方比另外的一塊更快樂，那麼，我就去。』當然，這是誰也證明不了的，而安娜・華西列夫娜，見着既然沒有可靠的護衛，幾乎就把這次的 *partie du plaisir* 放棄了，可是，忽然之間，她却記起了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來，而在危困之

㊀ 離莫斯科約十二哩，有凱薩琳二世底未完成的宮殿和花園。——譯者。

中，就不得不打發人去找他了，並且說道：『快淹死的人，連一根草梗也抓呢。』他們把他叫醒來；他下樓來了，一言不發地聽着安娜・華西列夫娜底提議，而出乎大家底意料之外，他扭扭手指之後，竟然答應了。安娜・華西列夫娜禁不住吻了他底面頰，並且稱他爲乖乖；可是，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却輕蔑地笑了，並且說道："*Quelle boudre!*"（『多麽無意思！』）〔間或他也喜歡用用「俏皮」的法國字眼的；〕於是，次日清晨在七點鐘的時候，滿裝滿儎的箱馬車和敞馬車，就滾出了斯塔霍夫別墅底前庭。箱馬車裏面，坐着太太，小姐們，女婢，和伯爾森湼夫，英沙羅夫坐在御者座上；而敞馬車裏，則坐着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和蘇賓。這原是烏發爾・伊凡諾維奇自己扭動着手指，把蘇賓招到自己身邊來的；他明知蘇賓一路之上不會饒他，可是在這位「黑土底勢力」和青年藝術家之間，却不知怎樣地發生了一種奇妙的契合，一種不打不成相識的好感。可是，在這一次，蘇賓却饒了他底肥胖的友人，一路安靜。一路之上他祇是緘默着，好像心不在焉，而且十分溫厚。

當馬車馳抵莎里特森諾古堡的時候，太陽已經高升於無雲的晴空。城堡已經荒蕪，雖在日午，景象也十分慘淡而且陰鬱。全體下了車，來到草上，立刻就向着公園走去。在前面走着的，是愛倫娜，索雅，和英沙羅夫；稍後，是安娜・華西列夫娜，手臂上挽着烏發爾・伊凡諾

維奇，臉上浮着完全幸福的微笑；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搖擺着，喘息着，新草帽鋼鋸似地鋸着他底前額，兩脚在那長統靴裏好像是在燒燃，可是，他却仍然感覺十分快樂。蘇賓和伯爾森涅夫殿在行列底最後。『我們成了預備隊呢，老兄，成了落伍的老兵啦，』蘇賓給伯爾森涅夫私語着；『這是保加利亞熱底時代啦，』他添說着，朝着愛倫娜所在的方向，揚揚眉毛。

天氣是燦爛的。所有一切，全都發出芳香，嗡鳴着，歌唱着，在遠處，閃爍着湖光和水色；輕快的，節日似的情懷充滿了每個人底心胸。『啊，多美呀；啊，多美呀！』安娜・華西列夫娜不住地發出讚嘆；對於她底熱情的讚嘆，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也不住地首肯，有一次，他甚至哼了出來：『眞的，眞的！說不出！』愛倫娜和英沙羅夫不時交換一半句語言；素雅用兩個指尖擎着她底寬邊帽子，她那穿着淡灰色圓頭皮鞋的小脚，從她底粉紅色輕紗的衣裾下面賣俏似地伸了出來，眼睛一時望望身旁，一時又瞟瞟身後。『啊哈，』蘇賓突地低聲叫了，『素雅・尼基琪西娜好像是在望我呢。我得陪陪她去。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現在是瞧不起我的，可是，她可不是一向就瞧得起你，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可是，又有什麼兩樣？我得走了；我悶得夠啦。我看你，老兄，你頂好是採點植物標本罷：在你底地位，祇有這麼作纔挺相宜，從學術的眼光看來，這也很有用的。回頭見！』說着，蘇賓就跑到了素雅跟前，把手臂伸了

給她，並且說道："*Two Hand, Madame,*"（您底手，小姐，）於是，就把她底手挽了起來，同她一道兒走上前去。愛倫娜停止下來招呼了伯爾森涅夫，也挽了他底手臂，可是，卻仍是和英沙羅夫談着。她問他用他本國底語言，鈴蘭，楓樹，槲樹，菩提樹……該叫作什麼。（「保加利亞執哩！」可憐的安得萊・彼得羅維奇這般想了。）

忽然間，一聲銳叫從前方傳來了；大家全都擡起頭來。原來是蘇賓底煙匣子飛入了一處灌木叢裏，是素雅給扔出去的。「等等罷，我會跟你算賬的！」他叫着，突向了叢林裏面，找到了煙匣；他正待回到素雅跟前，可是，還不會挨近她底身邊，他底煙匣却又飛向路上去了。這種把戲重複了五次之多；他高聲笑着，對她威嚇着，可是素雅卻祇是忍住笑，把身體縮了起來，有如一頭狸貓。終於，他抓住了她底手指，緊緊地給牠們一揑，使她尖聲大叫起來，後來還好一會兒裝作嗔怒，吹着她底手指，而蘇賓却咬着她底耳朵給她低低地噥咕了一些什麼。

「青年人真淘氣呢！」安娜・華西列夫娜給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快樂地評說着。

可是老人則僅僅扭了扭他底手指，作為回答。

「素雅・尼基琪西娜真是怎樣的姑娘呀！」伯爾森涅夫對愛倫娜說着。

「蘇賓呢，他又算什麼？」她回答說。

同時，全體已經來到了所謂「觀景亭」的亭上，於是就停止下來，觀賞着莎里特森諾諾湖底美景。大小諸湖連綿着亘數維爾斯特之遙；蒼鬱的林木，籠罩着在湖之彼岸。在諸湖中最大一湖底邊岸，山麓上鋪展着如茵的綠草，使得湖水映出鮮麗無比的翠玉般的顏色。甚至在湖水邊岸，鏡明的水上也全無漣漪波動；湖水有如亘塊寒冷的玻璃，燦爛而沈重地安息於廣大的盆中；天幕似乎沈入了湖底，而繁密的樹木則正靜靜地趨視着透明的湖心。全體都沈醉在美麗的風景裏了，作着無言的，長久的讚嘆；甚至蘇賓也安靜了；甚至素雅也變得沈思起來。終於，全體不約而同地生出了遊湖的慾望。蘇賓，英沙羅夫，和伯爾森涅夫在草上互相賽跑着。他們找到了一隻大的，塗了燦爛油彩的遊艇，上面正有兩個船夫，於是，就把太太小姐們招呼過來。太太小姐們下了河岸，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也跟着謹愼地走了下來。當他下着船落下坐來的時候，全體都發出了盛大的歡笑。「留神呀，老爺！別把我們淹死啦！」一個獅子鼻的，穿着印花布小衫的青年船夫，這樣說了。「哼，小子，哼！」烏發爾・伊凡諾維奇這樣回答。船開了。青年人們拿起槳來，但是，他們裏面祇有英沙羅夫一人知道盪槳。蘇賓提議大家合唱一曲俄國底民謠，自己首先就唱了起來：『在母親伏耳加河下……』

伯爾森涅夫，素雅，甚至安娜・華西列夫娜，全都合唱了起來、（英沙羅夫是不知道唱的；）可是，他們都唱得非常參差；而唱到第三節的時候，大家就全都混亂起來了。祇有伯爾森涅夫還用低音接唱着：『波中無所見，』可是，不久之後，連他也難乎爲繼。兩個舟子相對貶眼，作着默默的狡笑。『怎麼着，』蘇賓轉過身來，對他們說道，『你們以爲老爺們唱不來麼』穿着印花小衫的青年船夫祇是搖搖腦袋。『等着瞧罷，塌鼻子小子，』蘇賓又叫着，『我們唱給你聽聽。素雅・尼基琪西娜，給我們唱個奈德邁耶爾底湖水罷。別划啦，小子們！』濕淋淋的槳葉平在船邊，如同鳥翼，靜止着，祇有水珠零落地滴下，發出滴答的響聲；遊艇稍稍向前浮進，於是，天鵝般地在水上略略迴旋之後，也靜止了。素雅起初還裝裝腔。可是，安娜・華西列夫娜却溫和地催了一聲：“Allons!”（『來罷！』）於是，素雅就把帽子取下來，開始唱了：“O lac, l'année à peine a fini sa carrière……”（『啊，湖水，年歲忽已暮……』）

她底細小的，然而清脆的歌聲，似乎是在鏡明的湖上跳躍；在遙遠的彼岸的森林裏，每一個字全都得到迴響，好像是，在那邊，也有誰在歌唱，聲音是那麼清脆，神祕，非人間，且不屬於斯世的。當素雅唱完以後，一陣雷鳴般的喝彩聲從岸邊的一個亭子裏震響出來了，接着，

從裏面就衝出了一羣赤面的德國人，他們也是到莎里特森諾來野宴的。其中有幾個不曾穿着上衣，也不會結上領帶，甚至沒有穿上背心；他們那麼强暴地喊叫着："Bis!"（『再來一個!』）使得安娜·華西列夫娜驚呆了，立刻就命令舟子們趕緊划到湖底彼岸去。可是，在小舟還不會到達彼岸之前，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却再一次地使得他底朋友們喫了一驚：發覺在森林底某一處回聲來得特別清晰，他就出人不意地做起鵪鶉叫來了。在最初，每個人都怔了一怔，可是，立刻大家可當眞樂起來了，尤其因爲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是叫得那麼忠實且神似。這可使他非常得意，於是他又學起貓叫來，可是，他底貓叫却並不怎樣成功；於是，再做過一次鵪鶉叫以後，他就把大家瞟了一眼，沈默了。蘇賓撲了過去，想去吻他；他却把他推開。正在這時，小舟抵了岸，而全體也就捨舟登陸了。

同時，車夫，同着男僕和婢女，已經把筐籃從車上搬了下來，就在老菩提樹下的草上，備好了午餐。大家繞着鋪好的檯布坐了下來，一齊享用着麵餅和別的食物。每個人全有極佳的食量，而安娜·華西列夫娜則更是頻頻地給她底客人們敬着食物，請他們不用客氣，並且給他們保證道，再也沒有什麼會比這種露天野宴更衞生的；她甚至像這樣奉勸了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不用客氣，』他哼哼着，口裏已經塞得滿滿的了。『這樣可愛的天氣，眞

是天賜的呀，』她不斷地這樣反覆嚷着。她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足足年輕了二十歲。當伯爾森涅夫把這樣的話對她說着的時候，她就說道：『是呀，是呀，在我年青的時候我也出過鋒頭來的呢；說到漂亮上，我總不出前十名。』蘇賓坐在索雅底身旁，不斷地給她勸酒；她不肯喝，他可一定要勉强，而結果，總是自己把酒喝了下去，立刻又來要她再乾一杯；他甚至要求她把腿給他枕枕，可是，她卻無論如何也不肯讓他「這麼放肆。」祇有愛倫娜一個人保持着她底莊嚴，可是，在她底心裏，她卻有着一種奇妙的平靜感，這是她許久不會經驗到的。她感覺得她心裏充滿着無限的和愛和善良，並且，不祇希望把英沙羅夫，也希望着把伯爾森涅夫，留在自己底身邊。……安得萊·彼得羅維奇隱隱地悟到了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情，於是祕密地嘆息了。

時間飛過着；夕暮漸漸地來到。安娜·華西列夫娜突地驚訝了起來：『啊，怎麼着，已經多晚了呀！』她叫着。『我們總算享受了一天的美景，可是，美景總是不常；這是應該回家的時候啦。』她開始忙亂起來，而大家，也就隨着騷然起立，向着古堡走去，因爲馬車正是待在那裏的。當他們走過湖濱，他們全都停止下來，最後一次地讚美了莎里特森諾底風景。明麗的晚霞燃燒着晚天赤紅，初起的和風吹着，搖動的樹葉一時幻出萬變的色彩；遙遠的湖水

發着金光，點綴在公園裏的紅亭和赤塔，和蒼翠的樹林分明地對照。『再見罷，莎里特森諾，我們不會忘記今兒的郊遊的！』安娜・華西列夫娜感激地說着。……而正在這時候，好像爲了要證實她底惜別之辭似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這事情，可眞是不大容易忘記的。

事情原來是這樣：安娜・華西列夫娜對於莎里特森諾的惜別致辭還不曾致完，突然，在離她數步遠近的地方，一叢高的丁香樹後，就迸出一串嘈雜的叫聲，笑聲，和鬧聲來了；而同時，一大羣亂七八糟的漢子，就是那般音樂讚美者曾經熱烈地喝采過素雅底歌聲的人，也忽地擁到了路上。這般音樂愛好者好像十分沈醉。他們一見到太太小姐們，就立刻停止了前進；可是，其中之一──一個具有牡牛般的頸子和牡牛般的血紅眼睛的高大個兒，却超出了他底同伴們，蹣跚着來到已經驚呆的安娜・華西列夫娜底前面，蠢笨地鞠了一躬。

"*Bonshur, madame,*"（『日安太太』）他粗聲叫着，『您好？』

安娜・華西列夫娜向後倒退了。

『是幹嗎的，』高大個兒用着劣拙的俄語繼續說着，『我們給你們喊 *Bis*,（再來一個，）叫好，你們是幹嗎的不 *Bis*？』

『着啊，對啊，是幹嗎的？』他底同伴們也齊聲叫了起來。

英沙羅夫正待走上前去，可是蘇賓却攔阻了他自己來把安娜・華西列夫娜掩護起來。

『請讓我，』他開始道，『可尊敬的不相識者，請讓我給您表示，您底行爲使我們大家起了怎樣的驚訝。據我判斷起來，您該屬於高加索人種底薩克遜支；因此我們不得不設想您也該知道一點社交上的禮節，可是，您竟不客氣地對着一位未經介紹的太太說起話來啦。相信我，在另外的時候，我個人當以結識您爲莫大的光榮；因爲，我在您身上發見了如此可驚的筋肉發達——二頭筋，三頭筋，三角筋——如果您惠然肯作我底模特兒，那麼，我作爲一個雕刻家，將以那爲無上的幸福；可是，在這一回，請別打攪我們罷。』

可是『可尊敬的不相識者』聽着蘇賓底演說，却祇是輕蔑地扭扭腦袋，兩手插腰。

『你說些什麼呀？』他終於說了。『你以爲俺是個皮鞋匠或者鐘錶匠？！咳是軍官呀，官吏呀，咳！』

『那是決無疑義的，』蘇賓又開始着……

『俺說，』不相識的朋友繼續說着，有力的手把蘇賓一把推到了道旁，好像扔掉一根

樹枝似的，『俺說：俺們喊了 *Bis* 你們幹嗎不再來一個？我們馬上就走，馬上，立刻，可是，祗要，祗要這位 *fräulein*（小姐，）不是那位太太，不是不是她，是這位，或者那位，』（他指了愛倫娜和素雅，）『給俺親個嘴，用俺們德國話說就是 *einen Kuss*；老實的，親一個，怎麼樣？這不要緊的。』

『對呀，*einen Kuss*，不算什麼，不過分，』同伴們又喊了；其中有一個德國人，顯然已經泥醉了，笑得吐不過氣來，也大聲叫着："*Thl der Stakramenter!*"；（『哈哈畜生！』）

素雅抓住英沙羅夫底手臂，可是他却掙開了來，一直站到那無禮的高大個兒前面。

『請你滾開，』他用一種低沈的，然而嚴厲的聲音說了。

德國人却哈哈大笑起來。『滾開？哈哈，有您的呢！俺難道不能走道兒？嗎事兒叫作「滾開？」俺幹嗎要滾開？』

『因爲你竟敢侮辱別人家底小姐，』英沙羅夫說着，臉色突地蒼白了，『因爲你灌醉了。』

『什麼？俺灌醉啦？可聽見麼？*Hören Sie das, Herr Provisor?* 俺是個軍官呢，他竟敢。……現在，俺可得要求滿足啦！*Einen Kuss will ich!*（非親一個不可！）』

『你再上前一步……』英沙羅夫開始着。

『唔？你敢怎樣？』

『我就把你扔到水裏！』

『水裏，*Eorr Jo!*（咳咳！）就是這樣嗎？來罷，咱們瞧瞧，那倒很古怪呢，你把俺扔到水裏！』

軍官先生於是揚起他底手臂，上前了，可是，忽地一樁奇事就發生了：他叫了一聲，整個龐大的身體幌了幾幌，就飛離了地面，雙足騰空，而不等太太們發出銳叫，誰也不曾看清是怎麼弄的，軍官先生底整個笨重的身體，就撲通一聲栽倒在水裏了，隨即消滅了在那漩渦裏面。

『啊！』太太小姐們異口同聲地叫了。

"*Mein Gott!*"（『哎呀！』）也從另一方面發了出來。

一瞬間時光過去了……於是一個披滿了濡濕的頭髮的圓腦袋，浮到了水面來；牠還吐着泡沫呢，那腦袋兩隻手臂就在那嘴唇旁邊，痙攣地亂幌……

『他會湮死啦，救救他罷，救救他罷，』安娜·華西列夫娜向着英沙羅夫叫着；英沙羅

夫正張開兩腿立在岸上，沈重地呼吸。

『他自己會泅出來的，』他以輕蔑而全無同情的冷淡的調子，回答了。『我們走罷，』他加說着，於是挽了安娜・華西列夫娜底手臂。『走罷，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

『啊……啊……噢……噢……』祗聽見那倒楣的德國人正在悲鳴着，極力想抓住岸邊的蘆葦。

大家隨着英沙羅夫走動起來，並且須從德國人底集團近邊經過。可是，首領一經打倒之後，摟儸們也就服貼了，全都不響；祗有其中最勇敢的一位，威嚇地搖着頭，一邊囁嚅道：『唔，好罷……上帝知道……咱們瞧罷；』可是其中的另一位則甚至脫下了帽子。在他們眼裏，英沙羅夫是可怖的。那也並不是沒有理由在他底臉上，確乎可以看出兇惡的，危險的什麼。德國人們急忙擁去打撈他們底同伴去了；而那位高大的同伴，當他底兩脚一着陸地的時候，就哭哭啼啼地兇罵起那般「俄國强盜們」來了，並在他們背後高聲叫着說他要去告狀去，說他要去告訴馮・基茲里慈伯爵自己去……

可是，「俄國强盜們」對於他底叫罵却全不理會，祗是趕緊來到了古堡。在公園裏走着

的時候，大家全都保持着沈默，祇有安娜・華西列夫娜微微地嘆着氣。可是，當他們到達馬車旁邊，全都站定以後，一陣不可抑止的，荷馬底天人似的哄笑就不自主地迸裂出來了。最初發動的是蘇賓瘋人似地大笑起來，接着伯爾森涅夫也豆落皮鼓似地哄哄笑了；於是素雅也珠落玉盤地格格笑了；安娜・華西列夫娜撲赤一聲也哈哈笑了；愛倫娜也不禁露出了笑容；最後連英沙羅夫自己也無法抑制。可是，笑得最高最久最熱烈的却是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他一直笑得肚皮發痛呼吸窒塞，甚至打出噴嚏來了。他有時稍停一停眨着笑出了眼淚的眼睛，喘息地說道：『我——我……剛想着……怎麼囘事……撲通……他就……通下去啦！』——可是，就隨着那痙攣地逼出的最後的一個字，一陣新的哄笑又發作了，使得他底整個身體再一次地震動起來。素雅可把他弄得更其無法伸腰：『我瞧見他底腿子，』她說道，『騰空起來……』『是的，是的，』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又喘息着『他底腿……腿……一下子……撲通……可就通下去啦！』

『英沙羅夫先生是怎麼弄的呢？那德國佬可不是可以當他三個？』素雅又說。

『我，我告訴你，』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指着眼睛囘答說，『我瞧見的他一隻手抓住他底腰圍這麼一扳，他就……撲通下去啦！我聽見一聲撲通……怎麼囘事……他可就通

下去啦！」

馬車啟行了許久，莎里特森諾也早經望不見，可是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仍然不能平靜下來。蘇賓又是和他同坐在敞馬車上的，終於對他喊起『不害羞』來了。

而英沙羅夫也感覺羞愧了。他坐在箱馬車裏，正和愛倫娜對着面（這一回，伯爾森涅夫却坐到馬夫座上去了，）不會說話，她也沈默着。他想着她在對他不滿；可是，愛倫娜却不會對他不滿。在最初的瞬間，她的確很覺驚異，隨後，他臉上的表情却使她感動，而終於她變得沈思起來了。她沈思的什麼，她自已也不十分清楚。在白天裏她所經驗的感情已經消滅了，這一點，她是明白的；可是代替了那感情的是什麼，她却還不充分了解。*Partie de plaisir* 延長得很久；黃昏已經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暗夜。馬車疾速地向前滾動，一時經過已熟的田野，在那裏空氣之中充滿着濃重的小麥底芳香；一時又經過廣大的草原，而在這裏，忽地又有冷潔的夜氣輕拂着人底臉面。天低沈着，地平線上似乎籠罩着煙霧；終於，月亮升起了，是那麼昏暗而且赤紅。安娜・華西列夫娜在打着盹；素雅把頭部伸出了窗外，凝視着道旁。愛倫娜忽然發覺她有一點多鐘不曾和英沙羅夫談話，於是就轉向他來，對他發出一二項屑的問題；他立刻回答了她，心裏感覺着十分寬慰。朦朧的聲響開始在空中傳來，好像有千萬

的聲音在遠處談着話莫斯科在歡迎着他們了。遠處，有燈光閃爍，而漸漸地，燈光益見頻仍；終於，石砌的街路在車輛下面轔轔地震響起來了。安娜·華西列夫娜醒了，車中每個人也開始了談話，雖則誰也不能聽清誰底話來：所有的話聲全被兩乘馬車和三十二隻馬蹄在街石上面的震響淹沒了下去。從莫斯科到孔特索伏的旅程似乎是悠長而且令人厭倦的；全體的人有的入睡了，有的沈默着，所有的腦袋全都依向了各自底角落；愛倫娜不會合眼，她底眼睛一直不會離開過英沙羅夫底黑暗的身形。一種憂鬱的心情臨到了蘇賓底心裏：和風拂着他底眼睛，使他困惱；他縮在他底外衣領子裏，幾乎要流下淚來。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幸福地打着鼾，左右搖擺。馬車到底停止了。兩個男僕把安娜·華西列夫娜抬下了馬車，她簡直疲倦得快死了；當她和她底同遊者告別的時候，她宣稱道，她已經「半命」了；他們謝着她，可是她却祗是重複道「半命啦！」在分別的時候，愛倫娜第一次地握了英沙羅夫底手，那一晚，在解衣就寢以前，她在她底窗前默坐了許久。而蘇賓，當伯爾森涅夫臨去的時候，却找到了機會和他低低地私語了這樣的話：

「哪，他不是英雄是什麼？——他能把一個喝醉了的德國人扔到水裏！」

「可是，你就連這也不能，」伯爾森涅夫回答着，就和英沙羅夫就了歸道。

當兩位朋友到達寓所的時候，天色已經微明。太陽還沒有昇起，可是，空氣裏却已瀰漫着朝晨底寒氣，草上也掩蓋了灰色的露水；早起的雲雀在那無際的半明半闇的雲空高囀着歌喉，而在迢遙的天際，則有着一顆巨大的最後的晨星正在凝視着，有如一隻孤寂的眼睛。

一六

認識英沙羅夫不久之後，愛倫娜就（第五次，也許第六次地）開始記日記了。這裏，是日記裏的片段

「六月……安得萊・彼得羅維奇給我帶些書來，可是我總沒有心情唸。我羞於把這對他明說；可是，我也不願把書還給他，對他撒謊，說我唸過。我感覺到，那會敎他十分難受的。他常常注意着我。看起來，他對我似乎有些兒戀着。眞是一個好人呢，安得萊・彼得羅維奇。

「……我需要着什麼呢？我底心爲什麼是這麼沈重，這麼倦嬾？爲什麼我看着鳥兒們飛過，心裏也存着羨慕？我眞想跟她們一道兒飛呢，飛——飛到那兒去，自己也不知道，祇是遠遠地離開這兒罷。這種願望不是作孽的麼？這兒，我有媽媽，爸爸和家。難道我不愛他們？啊，

不，我並不愛他們，不像我應當愛的那樣愛着他們。把這樣的話寫了下來，是可怕的，可是，這卻是眞話。也許我是個大罪人吧，也許，也許就爲這我纔這麼憂愁，這麼沒有寧靜吧。好像是，有什麼手擱在了我底頭上，重壓着我，摧毀着我。我好像是給囚在獄裏了，獄牆像是馬上要朝我倒塌下來。爲什麼別人並不感覺這呢？如果我對我自己底家人也是這麼冷酷，我還能愛誰呀？看來，爸爸是對的了，也就老是怨我除了貓狗以外什麼也不愛。我得把這細想一想。我很少祈禱；我得祈禱。……啊，我想我是應當能夠愛的啊！

「……對於英沙羅夫先生，我還是羞怯。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相信我，一般地，是並不女孩兒氣的，而他也是那麼樸實，而且和善。有時，他底臉面果然十分嚴肅。他一定是無暇顧及我們。我覺着這個，所以，也就不好意思來——來剝奪他底時間。對於安得萊·彼得羅維奇，——那可是完全另外的一回事了。我可以跟他閒談鎮日。可是，他卻老是跟我談到英沙羅夫。並且是談着怎樣可怕的事啊！在昨晚的夢裏，我瞧見他手裏握着匕首。他好像對我說道：「我要殺死你，也把我自己殺死！」多麼癡傻啊！

「……啊，如果會有人對我說「這，這就是你該做的！」……善心——這還不算什麼，善行……是的，那纔是人生裏的大事。可是，一個人要怎樣行善呢？啊，如果我能知道怎樣控

制我自己啊！我不明白我爲什麼這麼地常常想到英沙羅夫先生。當他來了，在這兒坐着，靜靜地聽着他自己一點兒也不勉強也不慌張，我瞧着他，我就感覺愉快——不過是那樣罷了，可是，當他走後，我却不斷地囘味着他底言語，對自己感覺着煩惱，甚至迷惑……我說不出這是爲了什麼。（他底法語說得很壞，可是他却並不以這爲羞恥——這令我喜悅。）可是，我也時時想着許許多多新的人。在跟他談着話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了我們底僕人華西里，他曾經從一間失愼的茅屋裏救出一個跛足的老人來，自己也幾乎給燒死了。爸爸誇他是個勇敢的漢子，媽媽賞了他五個盧布，可是我却眞想跪在他底脚前。他底臉面也是樸實的，甚至有些傻氣，後來他却變成一個酒徒了。

『……今天，我給了兩個戈貝克給一個乞婦，她對我說道，「您怎麼那麼憂愁呀？」我是從來不會想到過我會有着憂愁的樣兒的。我看，這定是由於孤獨，永遠的孤獨，無論好，壞，總是孤單單地一個人。沒有人向我伸出手來。到我這兒來的，不是我所需要的；而我所要求的……却從我底身邊走過了。

『……我不知道我今兒是怎麼的了，我底頭亂極了，我眞想跪下來，祈禱，乞求憐憫。我不知道這是爲了誰，爲了什麼，可是，我感覺着苦痛，心裏祇想痛快地號叫：我流着淚，我不能

安靜。……啊，我底上帝，我底上帝！請抑制我心裏的這些瘋狂的迸發罷！祇有您能幫助我，所有別的，全是無力的；我底可憐的佈施；我底勤勞，所有一切，一切全不能給我救助。我眞想跑到什麼地方去做個女傭，眞的；這會敎我安心得多的。

「青春是爲了什麼？活着是爲了什麼？我爲什麼有一個靈魂？這一切都爲了什麼？

「……英沙羅夫，英沙羅夫先生——眞的，我不知道怎麼寫纔好——仍然致我感覺興趣。我眞想知道在他底心眼兒裏，在他底靈魂裏，他有着一些什麼。他好像是那麼坦白，那麼容易接近，可是，對於他，我却仍然什麼也看不見。有時，他以那麼偵查似的眼光望着我——也許，這祇是我底幻想？巴爾不斷地撩逗着我——我是很惱巴爾的。他要什麼呢？他愛着我……可是，我要他底愛作什麼？他也愛着素雅呢。我對他是不公平的；昨兒他告訴我，說我不知道怎樣折半地不公平……這是實在的。這是多麼可怕啊！

「啊，我感覺得一個人必須有些不幸，或者貧乏，或者疾病，不然；他就會馬上自滿起來了。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今兒爲什麼要來跟我說起那兩個保加利亞人呢？他來告訴我，好像是有着什麼存心似的呢。我跟英沙羅夫先生有什麼關係？安得萊・彼得羅維

—奇這麼作，眞教我惱。

「……提起筆來，不曉得怎樣開始。今兒，在花園裏，他是多麼突兀地和我談起話來了啊！態度是多麼親切並且信託事情來得是多麼快！好像我們本是很老很老的朋友，不過剛剛纔互相認出來似的。在這以前，我怎麼竟不會了解他！現在，他和我，却是多麼接近並且——多麼不可思議啊——我現在竟感覺得平靜多了。這眞可笑：昨兒我還惱着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也惱着他，甚至稱他「英沙羅夫先生」，可是，今天……這兒，終於，是有着一個眞正的人，一個可以信賴的人了。他不撒謊；他是我所遇見的從不撒謊的第一人：所有別的人，全都撒謊的，他們底一切，全是個謊。安得萊·彼得羅維奇，親愛的，善良的友人，我爲什麼要委屈你呢?!不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比他是更博學的，也許甚至更多智慧……可是，不知道爲什麼，一和他比較起來，却好像是現得那麼渺小了。當他一說到他底祖國，他好像就長大了，他好像就在生長着，他底英姿立刻變得煥發了，他底聲音立刻變得如同純鋼，並且……啊，不……好像是在這世界，就沒有一個人能夠使他低下頭去。他也不祇是空言——他行動，還會永遠行動下去。我要問他的。……他是怎樣突然就轉向了我來，對我微笑了啊！……祇有親兄弟纔能像那樣微笑的。啊，我是多麼快樂！當他初來我們這兒的時候，我作夢也不

會想到我們竟能這麼快就互相了解。現在，就是想到我當初對他的冷淡，我也是歡喜的。冷淡？難道我現在就不是冷淡麼？

『……是許久沒有感覺過這種內心的寧靜了。我底心是這麼靜，這麼靜。沒有什麼可記。我時常看見他，如是而已。還有什麼可記的呢？

『……巴爾把自己關了起來，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也漸漸地不常來了。……可憐的人！我想像他是……可是，那是決不會的。我高興和安得萊・彼得羅維奇談話：他從不自誇，談的往往是實際的有用的事。和蘇賓是截然不同的。蘇賓漂亮得像一隻蝴蝶並且自詡着自己底漂亮——這是連蝴蝶們也不屑做的。可是，無論是蘇賓或者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他很高興到我們這兒來，我看得出。可是，為什麼呢？他在我身上發現了什麼呢？確實，我們底趣味是相同的：我們倆都不大愛好詩歌；我們對於藝術也都沒有什麼理解。可是，他比我強多少啊！他是平靜的，可是我却永遠彷徨；他已經擇定了他底道路，他底目的——可是我呢？我是在向着．哪兒去？哪兒是我底家？他是平靜的，可是所有他底思想却是遙遠的。時候到來，他會永遠離開我們，回到他自己底祖國去的，到那邊，那遙遠的海底那邊去。

怎麼辦呢？啊，但願上帝祝福，使他能夠這樣能！無論如何，當他在這兒的時候我認識了他，那總是令我快慰的。

「他爲什麼不是一個俄國人呢？不，他不能是一個俄國人。

「媽媽也喜歡他呢。她說，『他是個不倨傲的青年人。』親愛的媽媽！她並不了解他。巴爾什麼也沒有說；他看出來我不高興他底暗示，可是他是在嫉妒着他。壞孩子！你可有什麼權利？難道我曾經……

「這全是無聊透啦！我怎麼會想到這些個事上來的？

「……可不是夠奇怪的事！——直到現在，已經二十歲了，我還從來不曾愛過誰。我相信，D㊀（我要叫他D——我喜歡那名字：狄米特里）其所以有着那麼純潔的靈魂，就是由於他是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獻奉了給自己底工作自己底理想。他還有什麼可煩惱的呢？當一個人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獻身之後，他就沒有憂愁也沒有重負了。並不是「他」要這樣是「牠」自自然然地會得這樣的。啊，我記起來，他和我都愛着同樣的花

㊀狄米特里之簡寫。——譯者。

兒。今早我摘了一朵薔薇，一瓣落了下來，他就把牠拾起。……我把整朵的薔薇全給了他。

「……D常到我們這兒來。昨兒晚間他在這兒坐了很久。他要教我保加利亞語。跟他一道兒，我感覺幸福，完全像在自己家裏——比在自己家裏還好。

「……日子飛一般地過去着。……我幸福，同時，不知爲什麼，也有些疑懼。我想感謝上帝：眼淚好像已經不遠了。啊，這些溫暖的，光明的時日！

「……我還是和以前一樣愉快，祇是有時候有一點點……兒憂鬱。我是幸福的。我眞是幸福的麽？

「……昨兒的郊遊，我將永遠也不能忘記。多麽不可思議，新奇可怕的印象啊！當他突地抓住那高個兒，扔球一般地把他扔到水裏去的時候，我並不會驚嚇……可是，他自己却使我驚嚇了。而後來——又是多麽凄厲，甚至殘酷的臉啊！他是怎樣地說着「他會泅出來的！」那教我簡直迷惑了。我就不能理解他。而過後：當他們全都笑着，我自己也笑着的時候，我是怎樣地爲他感受着啊！他有些羞愧了，我覺得的；他是在我底面前感覺了羞愧。（後來，在馬車裏，在黑暗中，當我想認眞看他一看而又怕看他的時候，他是像這樣告訴了我的。）是的，他是一個不容戲耍的人，他是一個勇敢的戰士。可是，爲什麼要那麽兇暴，嘴唇也那麽

顫慄，眼睛也發着怒火呢？也許，那是不可避免的麽？難道做一個人，做一個英雄，就不能照舊溫存，照舊和善麽？「人生是件粗糙的事兒，」他前不久對我說過這樣話。我把這話告訴了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他却並不同意D底說法。他們兩個，到底誰對呢？可是那一天是怎樣開始的啊！我是多麽幸福啊，在他底身旁走着，甚至在沈默着的時候，也是快樂的。……可是，雖然發生了那樣的事情，我也高興。我覺得那是十分當然的。

『……又是不安啦。……我感覺不大舒適。

『……這麽許多日子在這簿子上我什麽也不會寫，因爲我什麽也沒有心思寫。我感覺得，無論我寫下什麽來，那都不是我心裏的話。……那麽，我心裏的是什麽呢？我跟他作過一次長談，這從談話裏我發現了許多事情。他把他底計劃告訴了我。（順便，我也知道了他那頸上的傷疤底由來。……上帝呀，當我一想到他已經事實上被判過死刑，九死一生地逃脫，並且受了傷……）他預測着戰爭會要爆發，自己還爲這高興着。可是，我却從來不會看見D也有過那樣的抑鬱。……他……他有什麽可以抑鬱的呢？爸爸從城裏回來，正碰着我們兩人在一塊兒，很奇怪地望了我們一眼。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也來過：我注意到他已經變得很瘦，很蒼白。他責備我，說對於蘇賓是太冷酷，太過分了。眞的，我已經完完全全地忘

記了巴爾底存在呢當我見到他的時候，我應當彌補我底過失。可是，現在，他對於我已經算不了什麼了……！世界上任何人對我也全不算什麼。安得萊·彼得羅維奇以一種憐憫的神氣和我談着話。這全是幹什麼的呀？爲什麼在我底週圍，在我底內心，一切都是這樣黑暗？我感覺得，在我底週圍和內心，正在進行着一種謎似的什麼，對於這謎，我得找出一個確實的解答。

『……整晚不會入睡；頭痛。我爲什麼要寫呢？今兒他去得那麼快，可是我正想跟他談話呢。……他簡直好像在躲避我。是的，他是在躲避着我。

『……解答找到了，光已經照耀了我！啊，我底上帝！憐憫我罷。……我愛他！』

十七

愛倫娜在她底日記上寫下了那最後的，命定的語句的那一天，英沙羅夫正坐在伯爾森湼夫底房裏，伯爾森湼夫則站在英沙羅夫底面前，臉上浮着困惑的表情。英沙羅夫剛宣佈了在翌日就要囘莫斯科去的決定。

「怎麽！」伯爾森湼夫叫着，「夏天最美麗的時候剛剛開頭呢！您囘莫斯科去幹什麽呢？多麽突然的決定呀！也許，您得到什麽消息了麽？」

「我沒有得到什麽消息，」英沙羅夫囘答；「可是，據我看，我是不能留在這裏了。」

「那怎麽成呢？……」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英沙羅夫說道，「恕我，別追問我，我求您。離開您，我自己覺得難過，可是，我沒有辦法。」

伯爾森涅夫定睛地注視着他。

『我知道，』他終於說了，『那是沒法勉强您的。那麽，事情就算決定了，可不是？』

『絕對決定了，』英沙羅夫回答着，站起來走了出去。

伯爾森涅夫在房間踱了幾步，於是拿起帽子，就向着斯搭霍夫家走去了。

『您要告訴我什麽事情？』當屋子裏祇剩他們兩人的時候，愛倫娜首先對他說。

『是的；您猜着是怎樣的事情？』

『沒有關係。請說罷，是什麽事？』

伯爾森涅夫將英沙羅夫底決定告訴了她。

愛倫娜變得蒼白了。

『那是爲什麽？』她困難地說道。

『您知道，』伯爾森涅夫說，『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對於自己底行動是向來不喜歡解釋的。可是，據我想……我們坐下罷，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您好像不大舒適……我想，我也許可以猜到這種突然的離別果眞是爲了什麽。』

『什麽——爲了什麽？』愛倫娜照樣說着，不自覺地把伯爾森涅夫底手緊緊地握在

自己底已經冰冷的手裏了。

『唔，您瞧，』伯爾森涅夫開始說着，憂鬱地一笑，『教我怎樣對您解釋呢？我得回憶到去年春天，當我跟英沙羅夫剛剛親密起來的時候。那時，我時常在一個親戚家裏碰到他，那家裏有一個女兒，一個很美的少女。據我看，英沙羅夫對她是很繫念着的，我並且把這感覺對他說過。可是，他却笑了；他告訴我說，我錯了，他說，他底心總是整個的，可是如果有那麼一類的事情發生，他就會立刻走掉，因爲用他自己底話說，他不願意爲了個人情感底滿足就忘懷了自己底事業和義務。「我是一個保加利亞人，」他說道，「我不需要一個俄國女人底愛。」……』

『唔……那麼……您以爲……』愛倫娜低語着，不自主地轉過頭去，好像在準備着接受一個襲擊，可是，仍然不放鬆那已經牢牢地握住的手。

『我以爲，』他說着，聲音低沉了，『我以爲我那時所猜想着的，現在是果眞發生了。』

『那就是說——您以爲……啊，別折磨我！』突地，愛倫娜不自主地叫了。

『我以爲，』伯爾森涅夫急忙繼續道，『英沙羅夫現在是愛着了一個俄國少女了，爲了忠實他自己底誓言，他就決心走開去。』

愛倫娜把他底手握得更緊，她底頭也垂得更低，好像是她想要對一個外人隱蔽那突然湧到了她底整個臉面和頸項上來的羞媿的紅顏。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您眞像天使般地善良啊，」她說着，「可是，您看他會要跟我們告別的麼？」

「據我看，他會來的；他一定要來的，因爲他並不心願離開。……」

「告訴他，請告訴他。……」

可是，在這裏，那可憐的少女卻中斷了：眼淚如川水般地湧出了她底眼瞼，她跑回她自己底房間去了。

「那麼，她就是這樣愛着他的呀，」在緩緩地走回家去的路上，伯爾森涅夫想了。「這是我意想不到的；我沒有料到她底愛情已經這樣强烈。我是善良的，她說，」他繼續着他底瞑想：……「可是，誰知道是怎樣的情感，怎樣的動機驅使了我來把這些告訴了愛倫娜的啊！不是良善，不是良善！不過是那可咒詛的欲望，想來給自己確定匕首是不是還刺在傷處罷了。我也該滿足啦——他們互相戀愛，我給他們幫了大忙。……科學和俄國民衆間的未來中介人，蘇賓這麼稱呼過我；好像是，我生來就命定地要做個中介人了。可是，也許是我

弄錯了吧？不，我不會錯的。……」

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底心是酸苦的，若墨爾底書再也不能鑽進他底腦裏去。

翌日二時，英沙羅夫到了斯塔霍夫家。像是有誰故意安排着似的恰好那時在安娜・華西列夫娜底客廳裏坐着一位客人，一位近鄰的牧師太太，這是一位極好的，極可尊敬的婦人，祇是，曾和警察方面發生過一點點小麻煩，因爲這位太太不知怎樣想着要在赤日當頭的正午跳到一個路邊的小湖裏去洗澡去，而這條路，則正是一位頗顯赫的將軍底家族常要經過的。有個局外人在場，在最初，對於愛倫娜甚至是一種救助——一聽到英沙羅夫底脚步聲她底臉面立刻就失去所有的血色了——可是，一想到他也許不及和她單獨談一句話就會走掉，她底心又沉落了下去。他，好像也是迷亂的，並且閃避着她底目光。「他眞會馬上就去麼？」愛倫娜想着。確實地，英沙羅夫正要和安娜・華西列夫娜告辭，可是愛倫娜却急忙站了起來，把他喚到了窗邊去。牧師太太喫了一驚，也想轉過身來；可是她底腰却束得那麼緊，使她每動一下她底胸衣就不住大叫起來，於是就祇好不動了。

「聽我說，」愛倫娜急促地說着，「我知道您爲什麼來的；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已經把您底決定告訴了我；可是，我請您，求您，今兒別跟我們告辭罷，明兒早點兒來——十一點

鐘左右。我得跟您說一兩句話。」

英沙羅夫默默地低了頭。

「我不會留下您的……您應許我麼?」

英沙羅夫又低了頭，可是，什麼也不會說。

「萊諾其嘉，這兒來，」安娜・華西列夫娜說着，「瞧瑪杜西嘉㊀有個多麼漂亮的手提袋喲!」

「我自家兒繡的呢，」牧師太太應着。

愛倫娜從窗前走了過來。

英沙羅夫在斯塔霍夫家停留了不過一刻時光。愛倫娜偷偷地注意着他。他在他底坐位上不安地移動着；和以前一樣，他還是不知道把眼睛朝哪兒望去的好；他奇特地，忽遽地走掉了，好像是茫茫地消逝了在什麼地方。

㊀ *Matushka*：意云「小母親，」對於一般的婦人均可應用，尤其應用於牧師太太，正如 *Batiushka*（小父親）雖然可應用於所有的男人，但指用於牧師一樣。——譯者。

那一天，在愛倫娜看來，過得很慢；那悠長的，悠長的夜，尤其是拉得迂緩。愛倫娜有時坐在牀上，手腕抱膝頭也支在膝上；有時，她又走向窗前，把燃燒的前額貼緊着寒冷的玻片，將那同一的思想反復思想着，思想着，直到自己完全疲倦。她底心並不會確然變作了化石，也不會從她底心腔消逝，可是，她却已經不能感覺牠底躍動了；祇有熱血在她底腦裏苦痛地洶湧着，她底頭髮令她感覺着火熱，她底嘴唇已經燒得枯焦。「他會來的呢……他還沒有跟媽媽辭行……他不會欺騙……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底話未必眞吧？那是不會的……他不會用言語答應我來……難道我就會和他永別了麼？」——這種種的思想從來不曾離開過她，眞眞實實地不會離開過她，牠們並不是去了又來，來了又去——牠們祇是在她底腦裏無間歇地騷擾如同一團迷霧。「他愛我！」這思念閃光似地掠過了她底全身，於是，她直直地凝注着黑暗；一抹神祕的，誰也看不見的微笑，使得她底眉兒開展了……可是，立時，她又搖搖頭，把手反扣在她底頸後，而那些舊的思想，就再一次地，迷霧似地在她底週圍籠罩着了。祇在晨前她纔解衣就寢，可是，她不能入睡。第一線的陽光射入了她底房間……「啊，如果他眞愛我啊！」她突然叫了，張開手臂來作着擁抱，雖然有那照耀着她底全身的陽光，她也不覺羞赧。……

她起來，穿上衣服，往樓下去。屋子裏還沒有一個人醒來。她走到花園去；但在花園裏，一切却是那樣平寂，青翠，而且冷清，鳥兒們是那麽自得地囀着歌喉，花兒們也那麽喜悅地作着凝視，這使得她底心兒煩亂。『啊！』她想着，『如果是眞，那就沒有一草一葉會像我這樣幸福啦——可是是眞的麽？』她回到她底房裏，爲了消磨時間，就開始更換着她底衣裳。可是，所有的衣服都從她底手邊溜過，當她被喚去喝茶的時候，她還是衣衫半整地立在她底粧台前面的。她下得樓來，母親覺出了她底面色底蒼白，可是却僅僅說道：『你今兒多有趣兒呀！』而在給了她一瞥之後，又繼續說道：『那衣服，你穿着眞合式，想要別人歡喜，就該老是穿上這種衣服。』愛倫娜沒有回答，落坐在一個角落裏。同時，鐘已敲過九下了；離開十一點還有兩小時呢。愛倫娜一會兒拿起一本書來，一會兒又刺刺繡，一會兒又把書拿起；於是，她給自己約誓着，要在那同一林蔭道上來回一百次，她果眞這麼做了；於是許久許久，她觀看着安娜·華西列夫娜在那裏無聊地弄着骨牌……再望一望鐘，還不到十點呢。蘇賓來到了客廳。她想要跟他談談話，求他原諒，原諒什麽，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所說出的每一個字並不一定使她感覺艱難，但是，那些字却在她底心裏捲起了一陣驚訝。蘇賓俯身向她。她想着他定會對她做出鬼臉來的，於是抬起眼來，可是，在她底眼前出現的却是一副悲哀

而同情的臉貌。……她向那臉面微笑了。蘇賓也對她默默地笑，於是，悄悄地走開了去。她想要留下他，可是，一時却記不起他底名字。終於，十一點敲了。她開始等待着，期待，而且諦聽。她再也不能作什麽，她甚至停止了思念。她底心再一次地活躍了，牠急劇地，強烈地跳動着，而說來奇怪，時間却忽然好像飛着一般地飛了過去。一刻鐘飛過了，半點鐘飛過了，想來，也許又過去幾分鐘了吧？可是，她忽然一怔時鐘並不是敲着十二點，却是敲着一點了啊！『他不會來了，他不辭而別了。……』這思想，隨着血液，衝上了她底腦裏來。她感覺得她底呼吸將要窒塞，她幾乎就要抽咽起來。……她跑回她自己底房間，臉兒藏在握緊着的手裏，俯伏在自己底牀上了。

半小時之間，她一動不動地俯伏着；眼淚從她底指縫兒裏淌到了她底枕上。突然，她跳了起來，坐着，一種奇異的思想浮現了在她底心裏；她底面容改變了，她底潤濕的眼睛乾了，而且發着光采，她底眉毛蹙了，嘴唇也咬得更緊。又是半個小時過去了。愛倫娜，最後一次地，豎起了她底耳朵，諦聽着那熟識的聲音是否在向她飄來。她站了起來，戴上帽子，套上手套，肩頭披上一件披肩，於是，在人們不備的時際溜出了屋子，沿着那通向伯爾森湼夫底寓所的路上，迅速地走去了。

十八

愛倫娜以低垂的頭，毅然直視的眼睛，向前走着。她什麼也不害怕，什麼也不顧忌；她祇要再見一次英沙羅夫。她向前走着，不會注意到太陽早已隱入了濃而黑的雲端，風也在樹間陣陣怒吼，扯亂了她底衣衫，塵陣也突地飛揚了起來，在路上迴旋滾動。……大滴的雨點落着了，她也不會注意到；可是，雨來得更驟，更猛，天空扯着閃，轟着雷。愛倫娜停止下來，環顧了她底四週。……幸而在離那暴風雨襲擊了她的地方不遠，一口荒廢的井旁，有着一座年久傾頹的小教堂。愛倫娜向着教堂奔去，避在那低矮的檐下。大雨洪流般地傾瀉着；整個天宇完全暗澹。以沈默的絕望之感，愛倫娜凝睇着那急雨的密網。見一見英沙羅夫的這最後的希望，在她底心頭消逝了。一個貧苦的老乞婦也進到了小教堂裏來，將自己抖了一抖，鞠了一躬，說道：「這麼大的雨，跑到外面來啦，好姑娘，」於是，嘆息着，呻吟着，在井邊的石堦上

面坐下。愛倫娜探手到她底口袋裏去；老婦人看出了她底動作，於是，她那皺縮而慘黃的，雖然曾經是美麗的臉面就閃出光采來了。「多謝您，善心的小姐，我親愛的，」她開始說着。恰好，在愛倫娜底口袋裏並不會帶着錢袋，可是，老婦人底手却仍是伸出着的。……

「我沒有帶錢，婆婆，」愛倫娜說着，「可是，把這個拿去罷，這也有點兒用的呢。」

她將她底手絹給了她。

「啊——啊，我美麗的姑娘，你把你這小手絹兒給我作什麼呢？給我孫女兒出嫁用的麼？上帝報答您底好心！」

一陣暴雷響過了。

「啊，救主耶穌・基督，」乞婦喃喃着，給自己畫了三次十字。「可是，我可不是曾經見過您的？」略略停頓之後，她又加說。「您可不是曾經以基督底名給過我佈施？」

愛倫娜注視了老婦人一眼，認出她來了。

「是的，婆婆，」她回答說，「您可不是問過我為什麼那麼憂愁？」

「是的，親愛的，正是。我就是這樣認識了您的呢。此刻，您好像也有點兒傷心，也有點兒憂愁吧？哪，您底小手絹兒還是濕的呢——可不是淚花兒浸濕了的？啊，你們年青姑娘們呀，

全有這種憂愁，這種可怕的苦難的！』

『什麼憂愁呢，婆婆？』

『什麼憂愁？啊，我底好姑娘，您瞞不了像我這樣的老婆子哪！我知道您心裏難受極啦；您底憂愁可不同尋常。哪哪，我親愛的，我自家兒也年青過來的呢，我自家兒也親嘗過那種苦味。可不是？爲了報答您底好心，我給您說說罷：您得着個好人啦，那不是個輕浮男子；靠定了他罷，——比死還要靠得緊。如果成啦，就成啦；不成那也是上帝底主意。是的。您望着我奇怪嗎？我就是個占命的呢。如果您高興，我就跟您把您底憂愁同着您這手絹兒全給帶走罷。我把牠們帶走，也就完啦。您可瞧見，雨稀了些兒；您再待一會兒罷，我可得走啦。我給淋得浸濕，這也不是第一回。記着罷，我底親愛的：您有一個憂愁，那憂愁可是流走啦，您會再也記牠不起。啊，慈悲的上帝，憐憫我們哪！』

乞婦從井邊站了起來，出了教堂，就走向了她底路上去。愛倫娜迷惘地目送着她。『這是什麼意思呢？』她不自主地喃喃了。

雨漸漸稀了，停了，太陽也一時從雲端顯露出來。愛倫娜正要離開她底避雨處……可是，在離開教堂十來步遠近的地方呀，忽然，她看見了英沙羅夫。裹在一件外衣裏，他正在愛

倫娜所從來的路上疾疾走着；好像是在趕回家去。

她不能支持，手兒抓住了那階台上的腐蝕的欄杆；她要呼喚他，可是，她不能叫出聲來。

……英沙羅夫頭也不抬，已經走過去了。……

『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她終於叫了。

英沙羅夫猝然停止，轉眼四顧。……在第一個刹那，他不曾認出愛倫娜來，可是，立刻，就向着她底身邊走去。『您，您在這兒！』他也叫了。

她後退着，默默地，退入了小教堂裏。英沙羅夫跟隨着她。

『您在這兒！』他重複着。

她仍然沈默着，祗是以一種奇怪，遲鈍，然而柔和的目光，定視着他。他垂下他底眼瞼來了。

『您從我們家來？』她問他。

『不……不是從你們家來。』

『不是，』愛倫娜重說着；她勉强地作出了一個微笑。『您就是像這樣履行您底應許的麼？我從淸早起，就等着您。』

『我昨兒並不會應許您，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如果您還記得。』

愛倫娜再一次勉强地微笑了，於是把手掩住了臉面。她底手和臉都是那麼蒼白。『看起來，您是安心給我們不辭而別？』

『是，』英沙羅夫說着，粗聲地，幾乎是厲聲地。

『什麼？啊，在我們既已要好之後，在我們底那些談話之後，在所有這一切——一切之後……那麼，如果我今兒不會幸好碰着您』（愛倫娜底聲音開始顫慄了，她停止了片刻）……『您就眞會那麼地走了，連跟我最後一次地握握手也不會，並且，您也不會後悔……』

英沙羅夫轉過了頭去。『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請別那麼說，我求您。就是您不那麼說，我底心也夠難受了。相信我罷，我底決定化了我很大的氣力。如果您知道……』

『我不要知道，』愛倫娜突地感到了恐怖，截斷了他，『我不要知道您爲什麼要去……看起來，那是必要的。大約，我們是不能不分離的。您不會無端地教您底朋友難過。可是，既是朋友，難道能夠像這樣分別麼？我跟您，正是朋友，可不是？』

『不，』英沙羅夫說。

『什麼？……』愛倫娜喃喃了。她底雙頰不自主地罩上了紅暈。

『就爲這，我就不能不離開——因爲我們已經不是朋友。請別逼着我說出我不願意說的話罷——那話，我不會說出來的。』

『您可記得往日，您對我可是坦白的，』愛倫娜說着，略帶嗔怒地。

『那時，我可以坦白——我沒有什麼要隱藏的，可是，現在……』

『現在？』愛倫娜問。

『可是，現在……現在我得走了。祝您平安！』

如果，在那一瞬間，英沙羅夫曾經擡起眼來望一望愛倫娜，他就可以看出，當他自己底臉面益顯愁苦，而且益覺沮喪之際，她底面容卻是怎樣一時比一時變得更爲光彩的啊！可是，在那時候他卻祇在固執地注視着地面。

『唔，那麼，再見了罷，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她開始說着。『可是，我們既是相遇了，至少，現在，請把您底手給我罷。』

英沙羅夫正要伸出他底手來，可是，立刻，他卻說道：『啊，不，連這，我也不能，』於是，轉了過去。

『您不能麼？』

『我不能。再見罷。』他於是向着教堂底出口走去。

『再等一會兒，』愛倫娜說道。您好像害怕我。可是，我比您更勇敢，』她加說着，一陣隱隱的顫動突地掃過了她底全身。『我可以告訴您……可以嗎？……您怎麼會在這兒遇見了我？您可要知道我是上哪兒去的？』

英沙羅夫迷惘地注視着愛倫娜。

『我是上您那兒去的呢。』

『上我那兒？』

愛倫娜掩住了自己底臉面。『您是要逼着我說了出來——我愛您，』她低語着。『現在……我是說出來啦。』

『愛倫娜！』英沙羅夫叫了。

她垂下她底手來，注視了他，就投入了他底懷抱。

他緊緊地擁抱着她，沈默着。他用不着告訴她說他是愛着她的。就從他那一聲叫喚，從他底整個的人底立刻的變形，從她那麼信託地偎依着的那胸脯底起伏，從他底指尖在她底髮上所作的摸撫，愛倫娜就會明白她自己也是被愛着的。他保持着沈默，而她也不需要

言語。『這裏是他，他愛我啦……還需要什麼呢？』完全幸福底平靜，在風暴之後獲得了安全港似的平靜，達到了最終目的地似的平靜，就是對於死亡本身也會賦予意義和美麗的那神聖的平靜，以其神聖的血，充溢着她底整個靈魂了。她什麼也不欲求，因爲她已經獲得了一切。『啊，我底兄弟，啊，我底朋友，啊，我底愛人！』她底唇兒輕語着，而她自己也不知道，那顆那麼甜蜜地跳着而溶化了在她自己底胸懷裏的心，到底是他底，抑或是她底。

他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在他底强有力的懷裏他擁抱着這向他委身的年青的生命；在他底心頭他感覺着這新奇的，無限珍貴的負荷：强烈的溫情，不可言說的感激，將他底堅强的靈魂輾成粉碎，而眼淚，他從來還不會流過的眼淚，就在他底眼裏迷漫着了。……

可是，她却不會哭泣；她衹是不斷地反復着『啊，我底兄弟——啊，我底朋友！』

『那麼，你會隨着我，我到任何地方？』一刻鐘以後，他對她說着，仍然把她擁在自己底懷裏，支助着她。

『任何地方，天邊，地極！你到哪兒，我也到哪兒。』

『你不是在欺騙自己？你知道你底父母永遠不會允許我們底婚姻？』

『我不是在欺騙我自己；父母不會允許，我也知道。』

『你知道我是貧窮幾乎是個乞丐？』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不是俄國人，我底命運不容我住在俄國，你將不能不和你底祖國，和你底親人，斷絕一切的關係？』

『我知道，我知道。』

『你也知道我已經獻身給那艱苦的，不望感激的事業，我……我們不僅要經歷危險，並且許要喪失一切，受人凌辱？』

『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愛你！』

『你知道你會不能不拋棄你底一切習慣，在那邊，獨自一人，生活在陌生的異域，也許不能不親手操作……』

她將她底手兒掩住他底嘴唇。『啊，我愛你我底親人！』

他開始吻着她底纖細的，薔薇色的手兒了。愛倫娜並不把手從她底脣邊移開，祇是以孩提似的歡喜，和微笑的好奇心，看着他陣雨般地給她親吻，一時吻在她底掌上，一時吻在她底指尖。……

忽地，她感覺羞媿了，而她底臉面就藏到了他底胸前。

他愛撫地托起她底頭來，直視着她底眼睛：「啊，那麼，歡迎罷，我底妻，在上帝和人們面前！」

十九

一點鐘以後，愛倫娜，一手挽着帽子，一手搭着披肩，緩慢地進到別墅底客廳裏來了。她底頭髮微亂，兩頰各有一朵小的紅暈，微笑老不離開她底唇上，她底眼睛瞇着，半隱在睫毛底下，也在微笑着。為了疲倦，她幾乎難得走動，可是，這疲倦却使她感覺愉快，老實說，所有一切，全都使她感覺愉快。一切對她都好像是那麼溫存，那麼愛撫。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正坐在窗前；她走上前去，把手擱在他底肩頭，微微俯下身去，不自主地笑了。

『什麼事？』他喫了一驚，問道。

她不曉得要說什麼。她感覺得祇想吻一吻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底臉面，

『撲通……可就通下去啦！』她終於說了。

可是，烏發爾・伊凡諾維奇連眼也不曾眨，祇是一直喫驚地盯着愛倫娜。她把她底帽

子和披肩全堆到他底身上。

『親愛的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她說着，『我要睡啦，我倦啦』於是，又笑了起來，沈到了他身邊的一張安樂椅上。

『哼，』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咕噥着，就開始扭動起他底手指來。『那麼，你就該……』

愛倫娜望了望她底週圍，想着：『不久我就得和這些告別啦……眞奇怪，我沒有懼怕，沒有疑惑也沒有惋惜……不我是爲媽媽傷心的』於是那小教堂又在她底心裏浮現了，他底聲音又在她底心裏迴響了，她感覺了那曾經繞過她底身體的手臂。她底心是快樂的可是，却跳得那麼疲弱：幸福底困倦使她感到了重壓。她記起那年老的乞婦來。『她眞把我底憂愁全帶走了呢，』她想着。『啊，我是多麼幸福！多麼過分地幸福！一切，是來得多麼快！』如果她祇是稍稍地放任自己一點兒，她就會灑出甜蜜的，無休止的眼淚來啦！她祇能用笑聲來抑制她們。無論她做出一個怎樣的姿態，她都覺得那是最好的，再安適不過的她好像是躺在一個搖籃裏了。所有她底動作全是緩慢的，溫柔的，以前的那種强硬，那種急躁，去到什麼地方去了？素雅進來了：愛倫娜覺得她確實不曾見過比這更迷人的小臉兒；安娜·華西列夫娜也進來了：愛倫娜感覺了一陣心痛，可是，却用着怎樣的柔情擁抱了她慈愛的母

親並且吻了她那已近斑白的鬢髮旁邊的前額啊！於是她來到她自己底房裏在這裏，一切也是怎樣向她含着微笑啊以怎樣羞赧的勝利感和平寂的心情她落坐在那不過三小時以前她還在那裏經受過那麽苦惱的時刻的那張小牀上了啊！『唔，可不是，就是那時候，我也曉得他是愛着我的呢，』她想着，『是的，就是在那以前……啊，不！不！那是罪過。「我底妻……」』她私語着，把手掩了臉面，就屈膝下去了。

在傍晚的時候，她變得更爲沈思。想到不能馬上再見英沙羅夫，她就立刻感到悲哀了。他如果還留在伯爾森湼夫那裏是不能不引起別人底懷疑的，所以，他和愛倫娜像這樣決定了英沙羅夫先回莫斯科去，在秋前，來看她兩囘；而她呢，在她這一方面，也約定了時常給他寫信，並且，如果必要，就和他約會在孔特索伏附近的地方。在喝茶的時候，她下到客廳裏來，發現所有她底家人和蘇賓，全在那裏；當她一出現的時候，蘇賓就銳利地注視着她：她想和以前一樣，和他朋友似地說說話兒，可是，她却害怕着他底銳利的觀察，同時，也害怕着她自己。她忽然想了起來這兩星期來，他底饒她平安，不是沒有緣由的。伯爾森湼夫不久也來了，轉致着英沙羅夫對於安娜·華西列夫娜的問候，並且，代達着他底不及辭行就囘到了莫斯科去的歉意。在那一天，英沙羅夫底名字，這是第一次地在愛倫娜面前說出。她感覺得

她底臉紅了；同時，她也覺察到，對於那麼好的一位相識底突然離別，她也應當表示一下惋惜；可是，她不能勉强自己裝假，祇是不動也不響地坐着，而安娜・華西列夫娜却不斷地嘆息着而且遺憾着了。愛倫娜祇想挨近伯爾森涅夫：她不怕他，雖則他甚至知道她底一部分祕密；在他底翼護之下，她可以逃避蘇賓底固執的盯視——雖然那盯視並不是嘲笑的，却是關切的。伯爾森涅夫，在那一晚，也迷惘起來了：他本來是料想着愛倫娜會要更憂鬱的。幸而，在他和蘇賓之間發生了一場關於藝術的爭論——她走了開去，聽着他們底聲音，好像是從夢裏透了過來的一樣。慢慢地，不祇他們，連整個的房間，她週圍的一切，也都恍如一夢了——所有一切，桌上的茶炊，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底短坎肩，素雅底光澤的指甲，牆上康斯坦丁・巴弗洛維奇大公底油繪肖像，一切都遙遠了，一切都像迷失了在霧裏，一切都像停止了存在。祇是，她對這一切都感覺了怜憫。『她們活着是爲了什麼呢？』她想着。

『你要睡了吧，萊諾其嘉？』她底母親問她。她却不會聽見母親底言語。

『半公正的暗示麼，你可是說？』……這幾個字，被蘇賓尖銳地叫了出來的，忽地驚醒了愛倫娜底注意。『啊哈，』他繼續說着，『整個的趣味就在這裏呀！完全公正的暗示教人傷心——那是不人道的，不公正的暗示，別人却不理會你——那是傻的；可是半公正的暗

示却又教人不耐煩，教人惱怒呢。比方說罷，如果我說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是愛上我們中間的某一個人了，那算是怎樣的一種暗示呢，呃？』

『啊，麥歇巴爾，』愛倫娜說道，『我倒真想跟您惱怒惱怒，可是我可沒有那分氣力啦。我疲倦得很呢。』

『幹嗎不去睡覺呢？』安娜・華西列夫娜說。她自己老是一到晚間就要打瞌睡的，所以，她也急於想把別人打發去睡覺去。『跟我說晚安罷，上帝祝你安睡；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會原諒你的。』

愛倫娜吻了母親，和大家行過禮後，就退出了。蘇賓陪着她去到她底房門口上。『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在門檻上，他對她私語着，『您踩躪了麥歇巴爾，您無情地把麥歇巴爾踩踐，可是，麥歇巴爾却祝福着您，和您底小脚兒，和您底小脚兒上的小鞋兒，和您底小鞋兒上的小鞋跟兒！』

愛倫娜聳聳肩膀，沒奈何地向他伸了伸手——不是英沙羅夫曾經吻過的那隻手——就走進了房，馬上解了衣服，倒到牀上，睡着了。她底睡眠是深甜的，平安的……就是小孩子也不能像那樣安甜地眠睡；祇有病後復元的孩子，有母親守護在搖籃旁邊，凝視着他

諦聽着他底呼吸，那纔能夠這樣睡眠的。

二〇

『到我房裏去坐一會兒罷，』剛和安娜・華西列夫娜道過晚安之後，蘇賓就對伯爾森渥夫說：『我給點兒東西你瞧。』

伯爾森渥夫隨着他來到蘇賓底房裏。他驚訝地看見了許多的習作，立像，和胸像，被濕布掩蓋着，羅列在房間底每個角落。

『啊，我看你這一向是用功得很哪，』他對蘇賓說着。

『一個人總得幹點兒什麼的，』蘇賓回答說。『一件事不成，就得試試別一件。可是我，倒眞像個道地的科爾西嘉人，把復讎比純藝術看得更重要。*Treme Bisensia!*』

『我不明白你，』伯爾森渥夫說。

『哪，等着罷。請您，我親愛的好友和恩人，朝這邊兒看罷，我底復讎第一號。』

蘇賓把一座雕像揭開了來，伯爾森涅夫就看見了一座絕妙的英沙羅夫胸像，和原人極其神似。那面部底輪廓，蘇賓捉得極其正確，而且十分精細，並且給了牠一種極其優美的表情，尊貴，崇高而且勇敢。

伯爾森涅夫不禁大大地雀躍了。

『那眞妙極啦！』他叫着。『我祝賀你。這簡直可以送去展覽去！為什麽把這輝煌的傑作叫作你底復讎呢？』

『因為，老兄，我是預備把這……您所謂的「輝煌的傑作，」送給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作為她底命名日禮物的，你可明白這諷喻麼？我們不是瞎子，我們看得見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可是，我們是紳士，我親愛的老兄，所以，我們就得像個紳士樣地復讎……可是，這兒，』蘇賓又說着，去揭開着另一雕像，『依照最新的美學法則，藝術家既可以享受那可羨慕的特權，在自己身上體現各種的醜惡，供牠們成為藝術創造底珍品，那麽，不才我在這一藝術底珍品，復讎第二號裏，就完全不是紳士式地復讎，而是乾脆 *en canaille* 了。』

他敏捷地扯開蓋布，於是在伯爾森涅夫底眼前，就出現了一座丹丁式的立像，所塑造的也是那同一的英沙羅夫。再也想像不出比這更聰明，更刻毒的東西了。那年青的保加利

亞人被表現成一隻豎起前腿，張角待觸的牡羊了。可笑的莊嚴，傲慢，頑固，愚蠢，偏狹，在那「細腿牝羊之嘉偶」底面相上，可說是表現得不遺毫髮，而同時，牠和英沙羅夫却是那麽相像，不容疑惑，這使得伯爾森涅夫禁不住哄然大笑了。

『怎麽樣？有趣麽？』蘇賓說道。『你可認識這位英雄？您可主張我把這個也送去展覽展覽？這一個，我親愛的老兄，是留給我自己，作爲我自己底命名日禮物的。……親愛的閣下，請讓我開這麽一次頑笑罷！』

蘇賓跳了三跳，鞋跟給自己底屁部踢了三踢。

伯爾森涅夫把蓋布從地上拾了起來，仍然扔到那塑像上去。

『啊，您，您眞大量，』蘇賓開始說着。『在歷史上，是誰，是哪一個是特別大量的呢？那且別管！可是，這兒，』他繼續說着，莊嚴地而同時又是憂鬱地揭開了第三堆較大的粘土『您可以從這裏看得出，您底朋友不才我，該是多麽謙遜，有着怎樣的自知之明。同時，您也可以看得出，一個眞實的藝術家，也是怎樣深覺着自己跟自己拆台底需要和好處！請看罷！』

蓋布扔開了，伯爾森涅夫看見了兩個頭，緊緊地並立着，好像原來就是並生在一起的。……一時間，伯爾森涅夫完全迷惘了，可是，仔細看過之後，他這纔認出了一個是安露西

嘉，另一個，則正是蘇賓自己。然而，這與其說是肖像，倒不如說是諷畫。安露西嘉被表現成一個漂亮然而肥胖的女郎，前額低而促，眼睛睇在厚重的脂肪層裏，鼻子則無羞恥地翹着。她底肥厚的嘴唇無恥地微笑着；整個的臉面表現着肉感，放蕩和大胆，雖然也不缺乏溫厚。至於蘇賓自己，則被塑成一個消瘦而憔悴的色鬼，兩頰陷落，稀薄的頭髮無力地低垂，眼光暗澹，發出無意義的表情，鼻子尖削，好像個死人底鼻子一般。

伯爾森浧夫惡心地轉過頭去了。

『很妙的一對兒呢，可不是，我底老兄？』蘇賓說着。『您可高興受點兒委屈，給題個合式的題辭呢？那兩個，我已經想好題辭了。胸像可以題作「志在拯救祖國的英雄」——立像可以題作：「當心喫臘腸的法國人！」這一個呢——您覺得這樣題題如何？——「藝術家巴弗爾・雅可夫里奇・蘇賓之將來」……過得去麽』

『得了罷，』伯爾森浧夫回答着，『值得花費時間在這種……』一時間他說不出適當的字來。

『您是說，教人作嘔的東西麽？不呢，好兄弟，原諒我，如果眞有什麽東西值得送到展覽會去，那末就該是這一座羣像。』

『眞是敎人作嘔的，』伯爾森涅夫重複着。『況且，這也全是無的放矢。那種墮落的傾向，雖然，是在我們底藝術家中間，不幸天賦甚厚，可是，在你，却是絕對沒有的。你可眞是自己跟自己拆台啦！』

『你覺得那樣麽？』蘇賓陰鬱地說了。『我沒有墮落的傾向？可是，如果我墮落了……那祗是爲了一個人。你可知道，』他加說着，眉頭悲慘地一皺，『我已經試着喝酒了？』

『撒謊的吧？』

『我試過，眞的，我試過，』蘇賓說着，忽地又微笑了，容光煥發起來了，『可是，那可不是味兒，兄弟，灌到喉裏去，難受極啦，往後，腦袋裏就像擂鼓一樣！偉大的魯西其金——莫斯科最偉大的酒徒，所謂「大俄羅斯酒徒」的哈拉蒙皮•魯西其金——他自己就對我宣稱過，我是怎麽不會有出息的。據他底說法，酒瓶就跟我太沒緣法。』

伯爾森涅夫正要去把那羣像擊倒，可是蘇賓却阻止了他。

『算了罷，老兄，別毀了牠；留着給我作一次敎訓，作個嚇鳥兒的草人也是好的呢。』

伯爾森涅夫笑了。

『既是那樣，好罷，我就饒了你的草人罷，』他說着。『好罷，永久的，純粹的藝術萬歲！』

「純粹的藝術萬歲，」蘇賓也叫着。「因了藝術，好的會更好，不好的，也不全糟！」

兩位朋友熱烈地握了手，就分別了。

二一

醒來之後，愛倫娜底第一感覺就是一種愉快的驚訝。『那是可能的麼？那是可能的麼？』她問着自己，而她底心就因爲幸福而迷醉了。回憶在她底心中洶湧……她感覺自己被牠們淹沒。於是，那幸福的，感激的靜寂又將她籠罩了來。可是，在那一早晨，愛倫娜却漸漸地感到了不安的侵襲，而在那一整天，她一直是感覺着煩悶和疲倦的。的確，她已經知道她是需要什麼了，可是，那也不能令她平安。那終生不能忘記的會晤已經永遠地把她擲出生活底舊道了；她已經不是站在原來的地方，她是已經遠去了，可是，在她底周圍，一切却仍然依着那原來的秩序，一切仍然遵着那舊有軌道，好像什麼也不會改變過；舊的生活照舊行進着，也照舊期待着愛倫娜底同情和合作。她試着給英沙羅夫寫信，可是，連這，也失敗了；言語一經落到紙上，不是失去了生命，就是變成了虛假。她底日記，她早已在那最後的一行下

底畫過一條粗線，作了結束了。那些都已過去，她底一切思想，她底整個靈魂，現在都朝向着未來。她底心是沉重的。跟什麼也不曾猜測到的母親坐在一塊兒，聽着她，回答她，和她談話——在愛倫娜心裏好像總有一種犯罪底感覺；她感覺得自己心裏有些虛僞；她激動着，雖然她沒有作過什麼可以赧顏的事：不祗一次，有種不可控制的欲望在她底心裏湧起，她想把一切的事全無隱瞞地供述出來，不管那種供述會要生出怎樣的結果。『爲什麼呢，』她想着，『爲什麼狄米特里在那時候不把我帶出那小教堂，去到他所要去的無論什麼地方？他又不是告訴了我，我在上帝面前我是他底妻子了麼？我留在這兒幹什麼？』於是，她突地對於任何人也都羞怯起來，甚至對於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也感覺着羞怯，那肥胖的老人，近來是更現迷惑，手指也更多扭動了。在她周圍的一切，在她看來，好像是既不可愛，也不和藹，甚至也不像夢境，却有如一個惡夢，以不動的，死般的沉重，壓在她底心上；一切都好像在斥責着牠，惱怒着她，並且理也不願意理她。『不管怎樣，你究竟是我們底呀，』她好像聽見了這樣的說話。甚至她底可憐的小動物們，那些受苦的鳥獸，也是懷疑地，敵意地——至少，她自己這樣幻覺着——瞪着她的。對於她自己底感情，她感覺着悔恨和羞愧。『可是，這總歸是我底家呀，』她想着，『這總歸是我底家族，我底祖國。』……『不，這再也不是你底

祖國你底家族了，」在她底心裏另一個聲音又在這樣反駁。恐怖底感覺佔領了她，她對於自己底軟弱感覺着懊惱。試驗還衹是剛剛開始呢，怎麼就能失去耐力呢？……而且，這難道是她所應許過的態度麼？

她並不會很快地就能制馭自己。可是，一星期過去了，又一星期過去了。……愛倫娜開始稍稍變得平靜起來，習慣了她底新的地位。她給英沙羅夫寫了兩通短簡，並且親自送到郵局去：無論怎樣——爲了害羞，也爲了驕傲——她不能把這樣的事情信託給她底婢女。她已經開始盼望着他自身底來到。……可是，代替着英沙羅夫，在一個清明的早晨，却是尼古拉・阿采米維奇跑回家來了。

二二

退役近衛中尉斯塔霍夫底家裏，從沒有人見過主人曾經像那天那麼酸澀，而同時又是那麼自負而且儼然。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端端正正地大步兒衝進客廳裏來，脚跟蹬得咚咚響；他走到鏡前，把自己端詳了好半天，搖搖頭，於是以凜然不可犯的嚴肅咬咬嘴唇。安娜·華西列夫娜以顯明的激動和隱祕的歡喜迎接着他（她從來不能以另外的態度迎接他的）；他甚至連帽子也不取，也不祝她早安他一言不發地讓愛倫娜吻了他底羚羊皮手套。安娜·華西列夫娜問起他底治療經過來——他却全不理她；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也出來了——他也祇是瞥了他一眼，說了一聲『呸！』對於烏發爾·伊凡諾維奇，他照例是冷淡而且倨傲的，雖則在他身上他也承認有着「眞純的斯塔霍夫家底血統。」如所周知的，幾乎所有俄國底貴族世家都相信着他們獨有的遺傳特徵之存在，我們不祇一次可

以聽到「在自夥兒們中間」討論着所謂「坡德薩拉斯金斯基式」鼻子呀或者「帕列勃列夫斯基式」脖子呀之類的事。素雅也進來了，正對着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坐着他咕嚕着，沈到一張安樂椅裏要了咖啡，祗在這時纔把帽子脫了下來。咖啡送來了，他喝了一杯，於是，眼睛把在座的人依次掃了一過，這纔從牙縫兒裏透露了一點兒消息出來：“*Sortez, s'il vous plaît,*”（「請你們出去」，）於是又轉他底妻子，加說道：“*Et vous, madame, restez, je vous prie,*”（「您呢，太太我請您留下。」）

大家都離開了客廳，除了安娜•華西列夫娜以外。她底頭已經激動得戰慄起來了。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這種若有所事的嚴肅氣，很使她喫了一驚。她是期待着許有什麼非常的事情。

「是什麼呢？」門一閉上之後，她就叫了。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冷冷地掃了他底妻子一眼。

「沒有什麼特別事；您怎麼就裝出那種受罪的樣子來啦？」他開始說着，在每一個字上，完全不必要地把嘴角拉得很下。「我祗是預先警告您，今兒有個生客要到我們這兒來喫飯。」

『誰呀？』

『庫爾拿托夫斯基，葉戈爾·安得萊維奇。您不認識他的。樞密院秘書長。』

『今兒到我們這兒來喫飯？』

『是。』

『就是爲了跟我說這個，您就把每個人都打發到外邊去嗎？』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又擂了安娜·華西列夫娜一眼——這一回，却是諷刺地。

『那敎您驚奇麽？請稍等一等，再驚奇也不遲。』

他沈默了。安娜·華西列夫娜也暫時沈默了起來。

『我倒很想……』她剛要開始說話……

『我知道您歷來就是把我當作個「不道德」的人的。』尼古拉·阿采米維奇也突然開始了。

『我！』安娜·華西列夫娜囁嚅着，驚訝地。

『也許，您是對的。我並不想否認，事實上，有時候，您確有可以對我發生不滿的正當理由。』（『我底灰馬喲！』忽地閃過了安娜·華西列夫娜底腦裏。）『可是，您您自己也得

承認，您當然也知道，您那體質……』

『可是我也並沒埋怨您呢，尼古拉・阿采米維奇。』

『*C'est possible*（也許吧。）無論如何，我今兒並沒有替我自己辯護的用意。時間，會替我辯護的。可是，我認為我有義務向您保證：我知道我底責任所在，並且，我也知道怎樣來顧慮着……顧慮着家庭底幸福……那委託在我自己身上的家庭……底幸福。』

『這些話全是為了什麼呢？』安娜・華西列夫娜想着。（她當然不知道，前晚，在英吉利俱樂部，吸煙室底一角裏，關於俄國人缺乏演說才能的事，曾經起過一場辯論。『我們中間有誰能講話呢？請舉出一個來罷！』辯論者之一這麼叫了。『哪，比方說，這兒就有斯塔靄夫啦，』另一個就這麼回答，還指向了尼古拉・阿采米維奇。那時，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正站在近邊，高興得幾乎不會高聲叫了起來。）

『比方說罷，』尼古拉・阿采米維奇繼續說着，『就說我底女兒愛倫娜。您不以為她已經到了該在人生的路上踏穩腳步的時候嗎？……我是說，是該當結婚的時候了。所有這些學者氣，慈善行為，好，當然是好的，可是，總該有個限度，祇能到達某種年齡就該打止呀。到丁這麼大年齡，也該擺掉那些烏煙瘴氣，拋開那些個藝術家呀，學者呀，以及黑山㊀人呀等

等底集團來像別人一樣生活纔是。』

『教我怎麼了解您呢？』安娜・華西列夫娜問着。

『唔，那麼，就請您聽着好了，』尼古拉・阿朶米維奇回答着，仍舊把嘴角拉了下來。

『我可以明明白白地，不用繞道兒地告訴您：我認識了——深交了——這位青年人，庫爾拿托夫斯基先生，我是希望着，他可以作我底女壻。我胆敢這樣想，當您看見他以後，您就決不會怨我有所偏愛，或者判斷輕率。』（尼古拉・阿朶米維奇一邊說着，一邊得意着他自己底雄辯。）『受過極優良的教育，法律家，人品極好，三十三歲，祕書長，六品官，頸子上掛的是聖・斯坦尼斯拉斯勳章。您，我希望，總會平心而論地承認，我並不是那種喪心病狂，祇想高攀的 *pères de comédie*（喜劇裏的父親）之類的人；可是，您自己就跟我說過，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是喜歡實際的，有作爲的人的：那麼，葉戈爾・安得萊維奇在他自己底事業上，就正是個頂有作爲的能手；況且，另一方面，我底女兒是醉心豪爽的行動的：那麼，您就得知

● 黑山（*Crna Gora*）現屬巨哥斯拉夫，舊爲獨立王國，與保加利亞，塞爾維亞一樣，與土耳其爲世讎。此處所謂「黑山人」，卽指英沙羅夫。——譯者。

道，葉戈爾·安得萊維奇，當他有了單靠自己底薪金過活的可能性——請您注意，可能性——的時候，他就馬上，為了他底兄弟們底利益着想，把他父親劃給他們的年金辭退了。』

『誰是他父親呀？』安娜·華西列夫娜問。

『他父親？他父親也是個在自己底事業上挺出名的人物，德高望重 *un vrai stoïque*,（一位眞正的斯多噶派，）一位役職的少校，大概還是B伯爵……所有的領地底經管人。……』

『啊！』安娜·華西列夫娜脫口叫了。

『啊！啊什麼？』尼古拉·阿朵米維奇插了進來。『您可是感染了什麼偏見？』

『喏，我什麼也沒有說哪，』安娜·華西列夫娜開始反駁着。

『不，您說過；您說：「啊！」……可是，無論怎樣，我認為我有把我底想法豫先通知您的必要，並且，我敢於以為……我敢於希望，我們該 *à bras ouverts*（展開懷抱）接待庫爾拿托夫斯基先生。他可不是那種沒有來歷的黑山人。』

『當然哪；我把廚子凡嘉叫來，叫他多做兩樣菜就是啦。』

『您知道，我可不是計較那些，』尼古拉·阿朵米維奇說着，站了起來，戴上帽子，一面

吹着口哨（他聽見什麼人說過，祇有在別墅裏或者在馬場裏，吹口哨纔算得體，）走到花園去散步去了。蘇賓從自己房間底小窗裏望見了他就默默地向他伸了伸舌頭。

在四點差十分的時候，一輛驛車來到了斯塔霍夫家別墅底階前，一位紳士，年紀還青，態度溫文，衣著大方而雅緻，落下車來，命令僕人前去通報。這就是葉戈爾·安得萊維奇·庫爾拿托夫斯基。

翌日，在愛倫娜給英沙羅夫的信裏，有着下面的話語：

『慶賀我罷，狄米特里，我有個求婚人啦。他昨兒跟我們喫過飯。我猜想，是爸爸在英吉利俱樂部裏認識了他，把他接了來的。當然，昨兒他並不是以一個求婚者底資格到我們家來。可是，善良的媽媽（爸爸已經把他底心事告訴了她）却在我底耳邊偷偷地告訴了我這位客人是怎麼個來頭。他名叫葉戈爾·安得萊維奇·庫爾拿托夫斯基；是樞密院祕書長。首先，我給你描摹一下他底風采罷：身材不大，比你稍矮，可是却不難看；面顏端正，頭髮短薙；兩頰蓄着濃髯。他底眼睛很小（跟你底一樣），褐色，靈活；口扁闊；在他底眼裏和唇上，常有着照例的微笑，好像在作着例行的公事。他舉止單純，說話也清楚，他身上的一切好像都

是清清楚楚的他行動，笑談，飲食，也全像在作着例行的公事。「她把他研究得多麼清楚啊，」也許，這時候，你在這麼想吧！可不是？不研究清楚怎麼好來給你描述呢？況且，一個女子怎麼好不研究她底求婚人呢？他有着一分鋼鐵般的同時又是遲鈍，空虛的氣質，並且，也很像個正人君子，據說，他的確是個正人君子呢。你也好像也是鋼鐵般的；可是，你卻跟他不同。席間，他坐在我旁邊，蘇賓坐在我們對過。在最初，談話是關於一些實業上的事情；據說，他對於實業是很內行的，曾經為了經營一件大的企業，幾幾乎把他底官職拋棄。可惜，他並沒有當眞棄官。於是，蘇賓開始談到戲劇；庫爾拿托夫斯基先生就宣稱道——我得承認，他這麼宣稱，是全無虛偽的謙抑——他對於藝術之類的事情是全無所知的。那使我想起了你來……可是，我又想道：「不啊，狄米特里和我對於藝術不生興趣，和這位先生可是大不相同的啊。」這位先生好像就是說：「我不了解藝術，也不必去了解什麼藝術；可是，在一個昇平的國家裏，藝術呢，卻也是可以容許的。」然而，對於彼得堡社會和那般 *comme il faut*（上流人）他又好像不大看得上眼。他甚至稱了自己為一個普羅列塔利亞。「『我們不過是勞働者，』」他這樣說。我想道：「如果狄米特里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會不高興的；可是，對這一位呢，我且讓他去說讓他去吹罷。」——他對我好像很慇懃，可是，我總感覺得，這好像是一位很高很高的

長官，在給我一種自卑的提携。當他要稱讚某人的時候，他總説道，某某是一個有法度的人——這是他底口頭禪。他好像很自負，也很能自我犧牲（你瞧，我該是公平無私吧？）那就是説，能夠犧牲自己底利益；可是，他却是個大大的專制君王。落到了他底手裏去，那就夠苦的啦！在席上，他們談到了賄賂的事情……

『「我也知道，」他説道，「在許多場合，受賄的人實在沒有罪；因爲他也是沒有辦法。可是，如果給發覺了出來，」怎樣也得加以無情的懲治。』

『我叫道：「懲治一個無罪的人！」

『「是的；爲了法度底緣故。」

『「什麽法度呀？」蘇賓問了。庫爾拿托夫斯基好像並不是果眞慌張了，也並不眞是惱怒，他祗是説道：「那不用解釋。」

『爸爸是崇拜他的，就插口説道：「當然不用呀；」可遺恨的是，談話到這兒就打止了。晚間，伯爾森湼夫來，和他激起了一場劇烈的辯論。我從來不曾看見我們底善良的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會像那麽興奮過的。其實，庫爾拿托夫斯基一點兒也不會否認科學，大學，等等底功用……可是，我是了解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底憤懣的。那位先生把這一切全看作了

體操之類的玩意兒。飯後，蘇賓到我這兒來，給我說道：「這兒的這位和那另外的一位（他從來不肯直說你底名字）都是講求實際的人，可是，請看罷，多麼不相同呀！那一位有着眞實的，活的，生活所賦予的理想；可是，這一位呢，連義務感也沒有的，祇是官僚氣的誠實，和什麼內容也沒有的活動罷啦。」蘇賓眞是個有眼力的人，我把他底話記了下來，好來告訴你。可是，在我看來，你們中間有什麼相同的呢？你**有信**仰，那一位，可沒有，因爲，一個人是不能僅僅**信仰自己**的。

「他直到夜深纔走；可是媽媽却還來得及告訴我，說那位先生很喜歡我，爸爸因此也喜歡得了不得。……我可不知道他可會說過我是個「有法度」的女子？我差不離要告訴了媽媽，說我眞是抱歉得很，因爲我已經有個丈夫啦。爸爸爲什麼那麼不高興你呢？媽媽那方面，我想我們總有辦法……

「啊，我底親愛的！我這麼不厭求詳地給你描寫着這位先生，祇是爲了抑止我底苦惱。沒有你，我不能生活——我不斷地看見你，聽見你。我期待着會見你——不是在我們家裏，像你所打算的那樣——想想罷，那會教我們多麼不安心，不痛快！——可是，你當然知道。我所寫給你的地方的——就在那個森林裏……啊，我親愛的人！我是多麼愛你啊！」

二三

庫爾拿托夫斯基作過第一次拜訪之後，又過了三個星期。使得愛倫娜極為歡喜的，是安娜•華西列夫娜這時就回到莫斯科勃列契斯奇加附近的她底大木屋裏來了：這屋子，有大的廊柱，每個窗上飾有石膏製的豎琴和花束，有樓，有僕舍，和別的房間，前有花園，也有一塊寬大的，青綠的草坪，坪裏有一口井，井畔有一間狗屋。安娜•華西列夫娜從來不會這麼早就離開她底別墅的，可是這一年，在初秋底第一息涼氣吹來之際，她就染上了感冒；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呢，在他這一面，因為治療已經完畢，也就起始想念起夫人來了；況且，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已到里弗爾去看她底從妹去了；同時，有一批外國人來到了莫斯科，表演什麽「活雕像」*des poses plastiques*（造型的姿勢），莫斯科新聞關於這的記事也大大地引起了安娜•華西列夫娜底好奇心。總之，在別墅裏再住下去是諸般不便

的，而用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話來說，則是和他底「預定計劃」底實行，根本不能兩立。

別墅生活底最後兩星期，在愛倫娜看來，是分外地悠長。庫爾拿托夫斯基來了兩次，都在星期日；在平時，他是忙不過來的。他是特地爲愛倫娜而來，可是，却多半和素雅談着話。素雅是非常歡喜他的。"*Das ist ein Mann!*"（這纔是個男子漢！）當她看着他那淺黑的，丈夫氣的面顏，聽着他那自負的，謙而不卑的談話的時候，她就不斷地這麼尋思着。在她看來，誰也沒有那麼美妙無比的聲音，誰也不能像他那樣漂亮地說出「我真光榮……」或者「我真高——與——極啦。」英沙羅夫不會到斯塔霍夫家來，可是，愛倫娜却在她所指定的莫斯科河畔那小森林裏，祕密地和他會見過一次。他們祇能忽忙地互相交換很少的幾句言語。蘇賓陪着安娜·華西列夫娜回到莫斯科來了，伯爾森涅夫，幾日之後，也回到了城裏來。

英沙羅夫正在他底房裏坐着，第三次地研讀着那些由私人帶來的來自保加利亞的書信：他們害怕着把書信從郵局寄遞。他是大大地奮興而且驚愕。近來事件發展得異常迅速；俄國軍隊底佔領諸王國，①使得所有的人心震動；風暴是在醞釀着了——急切的，不可避免的戰爭底呼吸，已經可以聽到。燎原的大火已在燃燒了，誰也不能預見牠會擴張到什麼程度，止於怎樣的地方。古昔的怨怨，久懷的希望——所有一切全都開始騷動了。英沙羅

夫底心猛烈地跳着：他底希望也快要現實了。『可是，這不是太快了麼?不會落於空虛麼?』

他想着，緊緊地握了拳頭。『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呢。可是，可是由牠去罷，我得出發了。』

門外有了輕微的息索聲。門突地開了，是愛倫娜，跑進了房裏來。

英沙羅夫，全身戰慄着，搶上前去，在她面前跪了下來，抱住了她底腰，把頭緊緊地貼住了她底身體。

『你沒有想到我會來的吧，』她喘息地說（她是急急忙忙地跑上樓來的。）『啊，我親愛的我底親人！你就是住在這兒呀！我一會兒就找到你啦。你底房東底女兒引我上來的。我們前天到。我本想給你寫信來，可是，我又想不如我親自來。我在你這兒祇能留一刻鐘。起來，把門關好。』

他站起來，急急把門關好，又回到她底面前，握住她底手。他不能說話；他是因為歡喜而

● *Principalities* 即所謂「多瑙河諸王國」之莫爾達維亞（*Moldavia*）與瓦拉齊亞（*Walachia*），當時屬土耳其，後日合併為羅馬利亞。俄皇尼古拉一世為伸張勢力於巴爾幹半島，借口種族與宗教關係，要求土耳其屬地中之斯拉夫人種及基督教徒之保護權，但為土耳其所拒絕。於是，一八五三年六月，俄國戈爾卡可夫親王率兵佔領兩王國，造成克里米亞戰爭。——譯者。

窒息了。她微笑地望着他底眼睛。那雙眼睛裏是閃着怎樣幸福的光輝啊！……她感覺羞愧了。

『等一等，』她說着，溫和地把手抽了回來，『讓我把帽子取下來罷。』

她解了她底帽帶，把帽子扔過一邊，從肩頭卸下了她底披肩，理了理頭髮，於是坐到那個舊的小沙發上。英沙羅夫看着她，一動也不動，好像入了迷。

『坐下，』她說着，並不擡起眼睛望他，祇是指向她身旁的坐位。

英沙羅夫坐了下來，可不是坐到沙發上，却坐在她底脚前。

『來，跟我把手套取了罷，』她戰慄地說。她開始感覺着惶惑。

他起始解着鈕釦，於是脫下一隻手套來；可是，當他脫到一半的時候，他就把他底嘴唇狂亂地吻在她那纖細的，溫柔的，潔白的手腕上了。

愛倫娜戰顫了，想用另一隻手把他隔開，他却開始也在那另一隻手上吻了起來。愛倫娜把手縮回，他擡起頭來，她望着他底顏面，彎下身來，而他們底唇兒就互相接觸了。……

一瞬間過去……她掙扎開來，站起，低低地喃喃道，『不，不，』於是，急忙走向了寫字檯去。

『我是這兒，——這屋子裏的主婦啦，那麼，你就不能有什麼秘密瞞我，』她說着，極力

裝作平靜背對着他立着。『多麼多的文件呀！這是些什麼信？』

英沙羅夫皺了皺眉。『這些信麼？』他說着，站了起來。『你可以看的。』

愛倫娜把信件拿在手裏翻動起來。『這麼許多，寫得這麼精緻……我馬上就得回去了……管他們呢！……該不是我底情敵寫來的吧，呃？……啊，不是用俄文寫的呢，』當她把那一頁頁的薄紙翻過來後，她又這樣添說了。

英沙羅夫走到她底身邊來，輕輕地撫了她底身體。她急忙轉過身來，燦爛地對他笑了一笑，偎在他底肩上。

『那些信是從保加利亞來的，愛倫娜；我底朋友們寫來給我，他們招呼我去。』

『現在？到他們那兒去？』

『是的……現在。趁着還來得及，還可能通過的時候。』

突地，她把她底兩手纏住他底頸項了。『你會帶我一道兒去的呀，不是？』

他把她擁到他底胸前。『啊，我親愛的姑娘，啊，我底女英雄，你怎麼說出了這樣的話！可是，在我這方面，我，一個無家的，孤另的男子，把你從這兒帶走，那不是罪孽，不是瘋狂麼……況且，是走到怎樣的地方去啊！』

她掩了他底口。『噓——再也別說罷！……不然，我會惱啦，再也不來看你啦。怎麼啦，在我們中間，不是什麼都說妥啦？什麼全決定啦？我不是你底妻子麼？妻子能跟丈夫分開的麼？』

『妻子們可不上戰場呢，』他半分悲慟地微笑着說了。

『啊，是的，當她們能夠留在後方的時候。可是，我能留在這兒麼？』

『愛倫娜，我底天使！……可是，你想想罷，也許，兩星期內，我就不得不離開莫斯科。我再也顧不了我底大學學程，也說不得完成我底工作了。』

『什麼，』愛倫娜截斷着『你馬上就要走麼？哪，如果你願意，我此刻就留在這兒，此刻，現在，永遠跟你一塊兒，再也不回家去——可以嗎？我們馬上就動身，好嗎？』

英沙羅夫以加倍的熱力，把她擁抱了在他底懷裏。『願上帝懲罰我罷，』他叫着，『如果我作的是有罪的事。從今天起，我們是永遠合而為一了！』

『我就留下麼？』愛倫娜問。

『不，我純潔的女兒；不，我底寶貝。今天，你還該回家去，祇是準備着就是了。這事情不是轉眼就能辦妥的；我們得好好兒籌劃過。我們要錢，要一張護照……』

『我有錢，』愛倫娜截斷着『八十盧布。』

『唔，那不多，』英沙羅夫沈吟着；『可是，不管多少，都是個幫助。』

『我還能籌點兒。我可以借。我可以求媽媽……不，我不高興跟媽媽要。……可是，我可以賣掉我底錶。……我還有耳環，兩隻手鐲……和花邊。』

『錢可不是大的困難，愛倫娜；護照，你底護照怎麽辦呢？』

『是的，怎麽辦呢？可是，護照是絕對必要的麽？』

『絕對。』

愛倫娜大聲笑了。『多麽奇怪的想頭呀！我記得，當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一個婢女跑掉了。她給捉了回來，結果還是饒了她，後來還在我們家住了很久……可是，每個人還是管她叫偷逃的塔琪亞娜。在那時候，我再也沒想到我自己也會像她似地偷逃的呢。』

『愛倫娜，你不羞？』

『爲什麽？當然，有護照，那是更好。可是，如果不能……』

『我們慢慢地，慢慢地設法罷，稍爲等一等，等，』英沙羅夫說着。『祇給我個機會考慮考慮，想一想。我們可以把什麼都通盤籌算過。錢，我也有的。』

愛倫娜用手掠過了那落到她底額前的頭髮。

『啊，狄米特里兩個人一道兒走，該多麼快樂啊！』

『是的，』英沙羅夫說，『可是，那邊，我們要去的地方……』

『怎麼樣？』愛倫娜截斷着，『兩個人一道兒死，不也是快樂的麼？啊，不，我們爲什麼要死呢？我們會活着，我們還年青。你多大？二十六？』

『二十六。』

『我還是二十。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很多的時間。啊！你可不是想逃開我的麼？你可不是不要俄國愛人的麼，你這保加利亞佬？我們瞧瞧你現在還想逃到哪兒去罷！可是，如果我那時候不會找你，我們現在會怎樣了呢？』

『愛倫娜，你知道是什麼驅使着我使我想走開？』

『你當我不知道？你愛着我啦，可是你又怕。可是當眞，你沒有看出我也愛着你的麼？』

『我發誓，愛倫娜，我一點也沒有看出。』

她給了他一個迅速的，猛不提防的親吻。『哪，我就愛你這一點。好啦，再見罷。』

『你不可以再留一會兒麼？』英沙羅夫問。

『不可以，我親愛的。你以爲我一個人跑出來容易麼？一刻鐘老早過啦。』她披上披肩，戴上帽子。『明天晚上到我們家來罷。不，後天。我們會很覺拘束很不痛快，可是那是沒有辦法的；至少，我們可以見見面。再見。讓我走罷。』他最後一次擁抱了她。『瞧，你把我底錶鍊子弄斷了。多笨拙的孩子呀！沒有關係。這樣更好。我可以到鍛冶橋去，把牠丟在那兒修理。他們要是問我，我就說我到鍛冶橋去來啦。』她握住門紐。『啊，我忘了告訴你，庫爾拿托夫斯基先生，多一半，這兩日就會向我求婚的。可是，我會回他一個……這個——』她把左手底姆指擱在鼻尖上，另外的手指就臨空揮了兩揮。『再見罷。回頭見。現在，我不知道道路啦。……可是，別躭擱時間啊……』

愛倫娜把門打開一個隙口，聽了聽，轉向英沙羅夫，點點頭，一閃身溜了出去。

英沙羅夫在那關着的門邊站了一會兒，也聽着。下面，通向庭院的門，砰然響了。他走到沙發前面，坐了下來，用手掩了眼睛。這樣的情形，在他，是從來不會有過的。

『我怎麼值得承受這樣的愛情呢？』他想着。『莫非是一個夢？』

可是，愛倫娜在他底貧乏的，暗黑的小房裏所遺下的木犀底幽香，却明明證實着她確是來過的。而隨着這幽香，那年靑的聲音底銀響，輕盈的，年靑的脚步底足音，和那年靑的，處

女底身體底溫馨和鮮潔，也好像還在空氣裏面蕩漾。

二四

英沙羅夫決定等候更確切的情報，並且開始作着動身的準備。困難是很大的。就他個人來說，本來沒有什麼阻擋他祗須請求一張護照就行——可是，把愛倫娜怎麼辦呢？要以合法的手續爲她請求護照，是不可能的。祕密地跟她結婚，以後就雙雙去到她父母面前怎麼樣呢？……『那麼，他們就會放我們走了，』他想着。『可是，要是他們不放？我們一樣可以走。可是，萬一他們提起訴訟……萬一……不，還是設法去弄一張護照的好。』

他決定去求敎（當然並不說出確切的姓名來）他底一位相識，一位退職的——或者，不如說免職的——檢事官，這人對於所有各種祕密的勾當，是個富有經驗的老手。這位可敬的先生並不住在近邊；英沙羅夫在一乘很糟的馬車裏顚簸了一整個小時，這纔到了他底住處，可是，更糟的是，這位先生恰好不在家裏；在歸途上，他遇着了傾盆般的驟雨，全身

給雨淋濕得透入骨髓。次晨，不顧厲害的頭痛，英沙羅夫第二次地拜訪了那退職的檢事官。退職檢事官注意地聽着，一面從他那飾有乳房極其丰滿的仙女的鼻煙壺裏嗅着鼻煙，又用他那狡猾的也是鼻煙色的小眼睛，偸瞟着他底來客；他一直聽完，於是要求着「更確切的事實陳述，」而當他觀察到英沙羅夫不願說出底細來時（連到這裏來在英沙羅夫也是萬般地不得已），他就僅止於忠告他道，第一，借用那「能通神的物事」把自己武裝起來，他並且請他再來談談，「當您，」他添說着，從那敞開的鼻煙壺裏嗅了一嗅鼻煙，「信賴心增加，疑惑心減少的時候，」（他把他底「候」字說很特別沈重。）「護照嗎，」他又說着，好像是在對自己思忖，「那，那總有辦法；比方說，您旅行去：誰還管您是瑪麗亞．布列晉，或者是卡羅琳娜．弗格瑪耶呀？」一種嫌憎的感情湧上了英沙羅夫底心裏，可是他却謝過了那位檢事先生，並且允許一兩日內再來。

當晚，他去到斯塔霍夫家。安娜．華西列夫娜親愛地接待着他，微微地抱怨了他不該把她們完全忘掉，並且，見着他面色青白，也特別地問到他底康健；尼古拉．阿釆米維奇一句話也不和他說，祇是以一種若有所思而又不介意的好奇心望着他；蘇賓對他很冷淡，可是愛倫娜底態度却使他驚訝了。她本是期待着他的；她爲他穿上了他們在敎堂相會的時

候她所穿過的那件衣裳；可是她却是那麼平靜地歡迎了他，態度是那麼從容，有禮，而又愉快，使得無論誰看見她，都不會相信這少女底命運是早已得到決定的了，也不會知道那給了她底面顏以生動的表情，給了她底每一動作以輕快和魅力的，就正是那幸福的愛情之祕密的自覺。她代替素雅斟着茶，她說笑着，閒談着；她知道蘇賓會注意她，她也知道英沙羅夫是不會戴面具，或者假裝無事的，所以她就預先武裝她自己了。她果然沒有錯；蘇賓底眼睛從來不會離開過她，而英沙羅夫，在那一晚，也特別沈默而且抑鬱。愛倫娜感覺得那麼高興，她禁不住想來撩逗一下英沙羅夫了。

『啊，怎麼樣呢？』她突地對他說道：『您底計畫怎麼樣啦？』

英沙羅夫忙亂起來了。

『什麼計畫？』他說。

『怎麼啦？難道您忘啦？』她說着在他面前笑了起來，祇有他一個人明白那幸福的笑是怎樣的意思：『您跟俄國人選的保加利亞文選呀！』

"*Quelle bourde!*"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從齒縫兒裏喃喃着。

素雅坐到了鋼琴邊去。愛倫娜幾乎看不見地聳聳肩膀，就向着門邊，用眼睛給英沙羅

夫示意，好像是催他回去。於是，她把手指慢慢地撫了桌子兩次，並且注視着他。她了解她是約定他兩天以後相見；當她知道他了解了她以後，她就迅速地給他微笑了。英沙羅夫站起來，開始告辭；他感覺得十分不適。庫爾拿托夫斯基來到了。尼古拉・阿來米維奇跳了起來，把右手舉得比自己的腦袋還高，於是把牠輕輕地落到祕書長底手掌裏，為了見見自己底情敵，英沙羅夫又延挨了一刻時間。愛倫娜偷偷地，狡點地點點頭；主人覺得沒有把兩位客人互相介紹的必要，於是，英沙羅夫，和愛倫娜交換了最後一次的諦視以後，就走掉了。蘇賓沈思着，沈思着，——而忽然之間，就和庫爾拿托夫斯基激烈地爭論起一件法律問題來了，對於這問題，他其實是一無所知的。

英沙羅夫整晚不曾入睡，到早晨就感覺病了；可是，他仍然工作着，整理着他底文件，寫着信，祇是他底頭部卻是異常沈重而且混亂。在午餐的時候，他開始發起熱來：他什麼也不能喫。到得傍晚，熱度急劇地增加了，一種刻骨的酸痛佈滿了他底肢體，他底頭尤其感覺着不堪的劇痛。英沙羅夫把自己躺在愛倫娜不幾時以前曾經坐過的那張沙發上；他想道：『我是合該受罰啦！幹嗎會跑去找那老混蛋呢？』他努力想使自己入睡。……可是，病魔卻已經把他整個地攫到了手裏。他底血管可怕地奔騰着，血液如酷熱般地燃燒，思想好像飛鳥

似地祇是不斷迴旋。他已經沈到昏迷狀態裏了。他好像給人劈面打翻了似地躺着，而突然，又好像有誰在他底耳邊溫柔地發笑，切切地私語：他奮力睜開眼睛，不曾剪心的蠟燭底光焰，尖刀一般地對着他底眼睛刺來。……唔，是什麼呀？老檢事正站在他底榻前，穿着那東方風的絲質繡袍，腰間繫着一條繡花的手絹，正和昨天他看見的他一樣。……『卡羅琳娜・弗格瑪耶，』那脫齒的口似乎是在喃喃着。英沙羅夫瞪着眼，再一凝視，老人却擴大了；膨脹了，伸長了，他已經不是人却是一棵樹了。……英沙羅夫一定得爬上那樹枝上去。他給掛住了，一交跌了下來，胸脯正碰到一塊尖削的石上。卡羅琳娜・弗格瑪耶正蹲在那兒呢，好像一個女販子，正在模糊地叫喊着『餡兒餅餡兒餅喲，買餡兒餅喲！』——而血流和劍影就不斷地閃耀了起來。……愛倫娜！於是，一切消逝了在一團血紅色的霧裏。

二五

『有個傢伙，像個鎖匠什麼的，到我們這兒來啦，』次日傍晚，伯爾森涅夫底僕人對他這麼通報着（這位僕人，對於主人是以嚴厲和多疑出名的，）『他要見您。』

『請他進來，』伯爾森涅夫說。

『鎖匠』什麼的進來了。伯爾森涅夫認出來這原來就是那位裁縫，英沙羅夫底居停主人。

『作什麼？』伯爾森涅夫問他。

『我到您這兒來，』裁縫開始着，兩隻脚左右移動，不時幌動他底右手，把三個手指頭搭在他的袖口上，『因為，我們那位房客哩，嗯嗯，那位……病得很厲害。』

『英沙羅夫？』

『着，我們那位房客哩。我可不知道……昨兒早起，還在地下走動；晚間呢，祇要了點兒水喝，我老婆哩，給他送了點兒水去，可是夜裏呢，就說起胡話來啦，我們在隔壁聽見的；今兒早起，就不會說話啦，木頭似地倒着，熱得凶呢。我底天！我想，哪哪，他就會死啦，我們就得告訴警察去，因爲，您知道，他是個單身人兒。可是我老婆哩，哪，她說，『到那位老爺那兒去罷，』她說，『那位，我們這位在那兒住別墅的那位，說不定那位老爺會有個主意，也許會自家兒來的。』那麼，我就到您這兒來啦，因爲哩，我們不能夠，哪哪，嗯……』

伯爾森涅夫抓起自己底帽子，塞了一個盧布到那裁縫手裏，就和他急急趕到英沙羅夫底寓所裏來。

他發覺他倒在那沙發上，人事不知，衣裳全裹着，不會脫掉。他底臉面可怕地改變了。伯爾森涅夫立刻命令房主夫婦把他底衣服脫掉，把他安置到牀上去，而自己，則急忙跑去找了醫生來。醫生立刻處了方：水蛭，芥子膏，甘汞，同時，命令放血。

『他病得很危險麼？』伯爾森涅夫問。

『是的，非常危險，』醫生回答。『急性肺炎；炎症已經完全發展，腦筋或許受到了影響，可是，病人還年青。他本身底氣力現在已經不爲他用了。你們找我找得太遲；可是，我們總得

依着科學所命令的，一件件做去。』

醫生自己也是個靑年人，所以，仍然信任着科學。

伯爾森湼夫當晚就留在那裏過夜。主人夫婦原來都是很善心的人，並且，一經有了人指揮他們怎麼作之後，他們也忽地變得全不笨拙了。於是，開始了治療上的手術。

到得早晨，英沙羅夫淸醒了幾分鐘，認出了伯爾森湼夫來，問道，『那麼，我是病啦？』於是，以病危者所特有的鈍滯，疲倦，而迷惘的眼睛週圍望望，以後，就又沈入無知覺狀態裏了。伯爾森湼夫回家去，換過衣服，帶了幾本書再到英沙羅夫底寓所來。他決心留在那裏，至少，暫時地。他把英沙羅夫底牀用屛風隔開自己在沙發旁邊理出了一個小小的安身處。那一天，是過得不愉快，也不迅速的。伯爾森湼夫除了進食以外，不會離開房間。夜晚來了。他燃起一根燭，罩了起來，開始讀着一本書。周圍，全是岑寂的。從間壁，居停主人底房裏，可以聽見壓抑的私語，於是，一聲呵欠，於是，又一聲嘆息。其中一個噴嚏了，另一個，則低低地斥責了那一個。屛風後面，可以聽見病人底沈重的，不平勻的呼吸，有時被一聲呻吟所間斷，又有着頭部在枕上不安地轉側着的聲音……奇怪的幻想在伯爾森湼夫心裏湧起着。他想着，在這房裏，有

一個人，生命祇如將斷的一綫，而這人，他知道，正是愛倫娜所愛着的。……他記起那一晚，蘇賓會追到他面前來，給他宣說：她是愛着他——他，伯爾森淖夫的！而現在呢。……「我現在該怎麼辦呢？」他問着他自己。「該讓愛倫娜知道他底病麼？或者等一等呢？這消息會比前次我告訴她的那一個，更會傷她心的；眞是奇怪的事，命運總是怎樣奇怪地安排着我來做他們間的中間人呀！」他決定着等一等是更妥當的。他底眼睛落到了那個堆滿着文件的桌上。……「他能實行出來他底計畫麼？」他想着。「難道這一切竟會變成泡影？」於是他對那將被摧毀的年青的生命不自主地充滿了悲憫，他給自己發着誓要把這生命拯救出來……

那是一個不安的夜晚。病人不斷地發着譫語。幾次，伯爾森淖夫從他底小沙發上爬起來，踮着脚走到病人底牀邊，憂愁地聽着他底不連續的，模糊的囈語。祇有一囘，英沙羅夫忽然清楚地說道：「我不，我不，你㊀不可以……」伯爾森淖夫怔了一怔，凝望着英沙羅夫；那受苦的，死般的臉面，全無活動，兩手也正無力地躺着……「我不，」他重複了，幾乎是聽不見地。

醫生清早就來了，搖搖頭，重新處了方。「離開轉機還遠呢，」他說着，就戴上了帽子。

㊀ 此處在原文，「你」一字是特指女性的。——譯者。

「轉機以後呢？」伯爾森湼夫問。

「轉機以後？那就是：aut Caesar, aut nil.」㊀

醫生去了。伯爾森湼夫在街上徘徊了幾轉：他感覺着需要新鮮空氣。於是，他回到房裏，拿起一本書來。若默爾，他早已讀完；現在，他在研究着格羅特㊁了。

突然，房門輕輕地響了，居停主人底小女兒，照舊頂着一頂過大的頭巾，小心翼翼地伸進了頭來。

「哈，」她小聲說着，「前回給了我十個戈比的小姐，來啦……」

小女兒底腦袋忽地不見了，代替着她的，是愛倫娜來到了房中。

伯爾森湼夫好像給什麽刺了一下似地，跳了起來；可是，愛倫娜却不會動彈，也不會喊叫。好像是在一刹那間，她已經把什麽都看明白了。一種可怕的蒼白籠罩了她整個的面顏，她走向屏風去，向裏面望了一望，擡了擡手，就化石般地呆在那裏了。如果再過一瞬間，她也

㊀「或是凱撒，或是毀滅」（拉丁語）——譯者。

㊁ George Grote (1712—1793) 英國史家，畢生大著爲希臘史。——譯者。

許就會把自己向着英沙羅夫撲過去了，可是伯爾森涅夫阻止了她。『您作什麼?』他以顫慄的低聲說着，『您這樣許會給他送死!』

她搖幌着。他把她扶向了沙發，讓她坐了下來。

她直視着他底臉，而於是她底眼睛從頭到腳掃了他一過，最後，就凝視着地下了。

『他會死嗎?』她底聲音是那麼冷淡而且平靜，使得伯爾森涅夫不禁感覺驚愕。

『為了上帝底緣故，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他開始着，『您說着怎樣的話呀?他病啦，那是事實——還病得很危險……可是我們可以救他的；我可以應許您這個。』

『他已經沒有知覺?』她又問着，聲音還是和以前一樣冷靜。

『是的，現在，是昏過去了……這種病，初期總是這樣；可是，那是沒有關係的，沒關係——我給您担保。喝點兒水罷。』

她抬起眼來，瞪着他；他瞭解到她並不會聽見他底回答。

『如果他死了，』她說着，仍然用那同樣的聲音，『我也會死的。』

在這時候，英沙羅夫發出了一聲微弱的呻吟：她全身顫抖了，抓住了自己底頭。於是，開始去解她底帽帶。

『您作什麽？』伯爾森湼夫問她。

她沒有囘答。

『您作什麽？』他又問了。

『我要留在這裏。』

『您留在這裏？……久留麽？』

『我不知道，也許整天，整晚，永遠……我不知道。』

『爲了上帝底緣故，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節制您自己一點兒罷。當然，我一點兒也不會料到會在這兒見到您；可是，可是……我料想，您是祇能在這兒待一個很短的時間的。請您想一想，您家裏的人會發覺您不在……』

『那算什麽？』

『他們會尋您——找您……』

『那又怎樣？』

『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您瞧……現在，他不能保護您呢。』

她垂下頭來，好像迷入了沈思，於是把手巾舉向了脣邊，而痙攣的啜泣，就以暴風雨般

的勢力，從她底胸裏突地迸發出來了。她把臉兒伏向沙發，想將她底哭聲窒塞，可是，她底身體却像一隻剛被捉住的鳥兒似地，顫慄着，而且起伏着了。

『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爲了上帝底緣故……』伯爾森湼夫不斷地給她重複着。

『啊！什麽？』忽然，英沙羅夫底聲音響了。

愛倫娜伸直起來，伯爾森湼夫生了根似地呆住……一會兒以後，他走近牀邊去。英沙羅夫底頭仍然和以前一樣無助地橫在枕上；他底眼睛閉着。

『他說譫語麽？』愛倫娜囁嚅着。

『好像是的，』伯爾森湼夫回答；『可是，這沒有什麽關係，這樣的病往往是這樣的，尤其是……』

『他什麽時候病起？』愛倫娜截斷了他。

『前天；我從昨天起就過來啦。信賴我罷，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我决不離開他；我們會用盡所有的方法。如果必要，我們可以請幾位醫生來一次會診。』

『他會沒有我在跟前，就死掉的啊，』她叫着，扭着她底兩手。

『我負責地應許您每天給您報告他底病狀，倘若果眞有什麼急迫的危險……』

『請給我發誓您會立刻叫我來，無論白天或是夜晚，直接給我個條子……現在，我是什麼也不怕了。您可聽見？您可應許我您會這麼作？』

『憑上帝，我應許。』

『請您發誓。』

『我發誓了。』

她突地抓住了他底手，在他不及把牠縮回之前，她已經在那手上吻着了。

『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您，您……』他囁嚅着。

『不……不……那是不必的……』英沙羅夫模糊地喃喃了，接着，是一聲沈重的嘆息。

愛倫娜走近屏風，牙齒緊咬着她底手巾，給病人作了長的，長的凝視。無言的眼淚，川水般地滴下了她底雙頰。

『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伯爾森涅夫對她說着，『他許會醒來，認出了您；誰也不知道那會不會使他底病更加重的。況且，我看，醫生隨時會來……』

愛倫娜從沙發上拿起她底帽子，戴上，又停止下來。她底眼睛哀愁地瞟了房間一轉。她

似乎是在回憶……

『啊，我不能去，』終於，她低語了。

伯爾森湼夫握緊了她底手兒。『剛强一點兒能，』他說，『鎭靜一點兒；您是把他交給了我。我就在今晚就來看您。』

愛倫娜望了他一眼，說道：『哦，我善良的，仁慈的朋友！』於是啜泣起來，衝出了房外去。

伯爾森湼夫憑依着門。一種悲哀的，苦痛的，然而同時不缺乏奇妙的慰安的情感壓抑了他底心腔。『我善良的，仁慈的朋友，』他想了一想，於是，聳了聳肩。

『誰來啦？』英沙羅夫底聲音響了。

伯爾森湼夫走上前去。『是我，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您要什麽？您感覺怎樣？』

『祇是您？』病人問道。

『祇是我。』

『她呢？』

『哪一個她？』伯爾森湼夫說，幾乎是恐怖地。

英沙羅夫沈默了。『木犀香，』他低低地喃喃着，於是他底眼睛再閉了下去。

二六

整整八日，英沙羅夫懸命於生與死底界點。醫生，作爲一個青年人，對於艱難的病人感着關心，不絕地前來診視。蘇賓聽到了英沙羅夫底危篤情形，來探望過幾次。他底同國人——保加利亞人——也來了；就中，伯爾森涅夫認出了那兩位曾以他們底奇突的別墅拜訪使他奇異了的奇怪人物；他們全都表示着眞誠的同情，有幾個還自願來代替伯爾森涅夫看護病人，可是他却記着他對愛倫娜所作的諾言，對於他們一概謝絕了。他每天去看她，並且祕密地給她詳細報告着病人底病情——有時口頭地，有時，用一封短簡。以怎樣懸慮的心她期待着他啊！她是怎樣地聽着他，詢問着他啊！她每一次都要自己出來探望英沙羅夫，可是伯爾森涅夫却懇求她不要這樣作：英沙羅夫是很少一人獨自的。在知道英沙羅夫病倒的第一天，她自己也幾乎病倒了；一回家來，她就把自己關在了自己底房裏，可是，別人

却請她下來用餐，於是她就帶着那樣的一種臉色出現在餐室裏了，使得安娜・華西列夫娜大大地喫了一驚，硬要把她送到牀上去。然而，愛倫娜却漸漸地能夠控制自已了。『如果他死了，』她再三思想着『我也就完了。』這思想使她平靜下來，也給了她力量，使她可以裝作冷靜。並且，也沒有人來麻煩她：安娜・華西列夫娜爲着自己底感冒忙個不了；蘇賓正在狂熱地工作，素雅也變得憂鬱起來，正在熱心地讀着維特。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對於「學者」底頻繁的訪問深致不滿，尤其因爲他底關於庫爾拿托夫斯基的「預定計畫」簡直沒有什麽進展：那位實事求是的祕書長也就祇有摸不着腦袋，另待機會了。愛倫娜對於伯爾森淖夫甚至連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說過：對於有些服務，感謝起來，不獨是令人羞愧，而且令人感覺殘酷的。祇有一次，當她和他第四次會晤的時候（前一晚，英沙羅夫底情形十分惡劣，醫生已經暗示了該來一次會診）——祇在那時，她給他提醒了他底約言。『好罷，那麽，我們一道兒走罷，』他給她說。她站了起來，正預備整裝。可是他又決然說道：『不，我們且等明天再看。』在傍晚的時候，英沙羅夫底病勢却輕減下來了。

　　這樣的苦難延長了八天。愛倫娜表面是平靜的，可是她什麽也不能喫，夜晚也不能睡。在她底全身有着一種遲鈍的酸痛；在她底腦裏，似乎罩着一陣枯燥的，燃燒着的青煙。『我

們小姐蠟燭似地消瘦了呢，』她底婢女對她這樣說。

終於，到得第九日，危機過去了。愛倫娜正在客廳裏安娜•華西列夫娜底身旁，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麼地，給母親唸着莫斯科新聞。伯爾森涅夫進來了。愛倫娜望了他一眼（每次，她投給他們那最初的一瞥，都是多麼迅速，多麼胆怯，多麼深入，而又多麼不安的啊！）於是馬上猜到他是帶着好消息來了。他在微笑着呢。他微微地給她點點頭。她站起來，迎接着他。

『他清醒了，他得救了，一星期以後他就會完全好了，』他給她低語着。

愛倫娜伸出手來，好像防禦一個襲擊，她什麼也沒有說，祇是她底唇兒顫慄着，而一陣紅暈就躍到她底整個面顏上來了。伯爾森涅夫和安娜•華西列夫娜談起話來，而愛倫娜則回到了自己底私室，屈下膝來，開始祈禱着，感謝着上帝。……光輝的，燦爛的淚珠從她底頰上流了下來。她突地意識了極度的疲勞，把頭偎到了枕上，喃喃道『可憐的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於是，睫毛和頰上還濡漬着淚花，她就沈沈睡去了。這是許久以來她第一次的睡眠，也是第一次的哭泣。

二七

伯爾森涅夫底話却祇得到部分的實現：危險果然過去了，可是英沙羅夫底氣力却恢復得很慢，據醫生說，他整個的身體組織都經受了深而廣的動搖。然而病人却不顧這一切，已經離開了病榻，開始在房間裏走動起來了。伯爾森涅夫遷回了自己底寓所。可是仍然每天過來，看望他底仍在軟弱中的朋友，並且，和以前一樣，每天給愛倫娜報告着病人底健康。英沙羅夫不敢給愛倫娜寫信，祇在和伯爾森涅夫談話的時候間接地提示到她；而伯爾森涅夫則以假裝的不介意，給他說着他自己對於斯塔霍夫家的訪問，並且，努力讓他知道愛倫娜會經是深深地苦痛過，可是現在却平靜多了。愛倫娜也沒有給英沙羅夫寫信；她有着她自己底計算。

一天當伯爾森涅夫剛剛欣喜地告訴過她，說醫生已經許可英沙羅夫喫一片牛肉，並

且，也許，不久之後他就可以出外行走了，這時，她卻變得沈思起來，垂下了她底眼瞼。……

『猜猜，我想跟您說什麼？』她說。伯爾森涅夫惶亂起來了。他明白她。

『我想，』他回答着，把眼睛轉過一邊，『您是想要說，您要見他。』

愛倫娜底臉兒紅了，她以一種幾乎難以聽見的聲音囁嚅道：『是。』

『唔，怎麼樣呢？我想，這對於你是十分容易的。』——『嗯哼！』他自己尋思着，『我心裏是有着怎樣一種可憎的感情啊！』

『您是說，我早已……』愛倫娜說着。『可是我害怕……您說他那兒多半總有旁人的。』

『那也不難補救，』伯爾森涅夫回答着，仍然不看她。『我當然，不便預先通知他；可是，給封信我帶去罷。誰能阻止您寫信給他……您關心着的，那麼好的朋友呢？那是沒有什麼不便的。……約定一個時候……我是說，您寫信告訴他，您什麼時候去。』

『我害羞呢，』愛倫娜低語着。

『把信給我罷，我給您帶去。』

『那倒不必，可是，我要請求您……請別惱我，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我請您明兒

別在他那兒去。』

伯爾森涅夫咬咬自己底嘴唇。

『啊，對啦，我明白啦，很好，很好，』於是，又添說了一兩個字之後，他就急急告辭了去。

『那就更好，那就更好哪，』在他急急地趕回家去的途中他這樣想了。『我什麼新的事情也不會學習到，可是，這樣更好，更好！我是為了個什麼要把自己黏附在別人底巢邊呢？我什麼也不後悔；我照着我底良心底命令做過了應做的事，可是現在，夠啦！讓他們去他們的罷！看起來，我父親是對的了，他就常常給我說道：「你和我，我親愛的孩子，我們全不是西巴利斯人，㊀我們全不是貴族，也不是命運和造物底寵兒，我們甚至也不是殉道者——我們祇是勞工，勞工，第三個勞工。穿起你底皮圍裙，勞働者，到你底勞働者底檯上去，到你底黑暗的手作場去罷！讓陽光去照耀別的人！我們底暗淡的生活也自有牠自己底驕傲，和自己底幸福呢！』

㊀ 西巴利斯（*Sybaris*）：意大利南部古城，為古希臘殖民地，以奢侈著稱。西巴利斯人意譯為習於奢侈者。——譯者。

次晨英沙羅夫從郵局收到了一通短簡。「請期待着我，」愛倫娜寫道，「謝絕所有的客人。A. P.㊀不會來的。」

㊀ A P：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底簡寫。——譯者。

二八

英沙羅夫讀過愛倫娜底短簡之後，馬上就把房間整理起來，請居停主婦把藥瓶拿了去，脫下了寢衣，穿上上衣。他底頭因爲虛弱與歡喜而迴蕩着了，他底心也猛烈地跳着。他底膝頭搖顫着，他沈到沙發裏，於是開始看着他底錶。『是十二點差一刻呢，』他自語着。『在十二點以前她是決不能來的：我想點兒別的事情罷，不然我會簡直支持不住啦。在十二點以前，她是決不能來的。……』

門開了，隨着一陣絲質衣裳底輕微縩綷聲，愛倫娜進來了，整個地蒼白，新鮮，年青而且幸福；一聲微弱的歡呼以後，她就投向了他底懷裏。

『你還活着，你是我底，』她不斷地反複着，把他抱着，撫着他底頭部。他幾乎昏迷了，這樣的接近，這樣的愛撫，這樣的幸福，使他底呼吸幾乎窒息。

她坐到他底身旁，緊緊地偎依着他，開始用那歡笑的，愛撫的，溫存的，祇能閃爍着在有了戀愛的婦人底眼裏的目光，凝視着他。

她底臉面突地陰暗了。

『你變得多麽瘦了啊，我可憐的狄米特里，』她說着，把手撫着他底頸項，『你有了怎樣的鬍子喲！』

『你，你也瘦了呢，我可憐的愛倫娜，』他回答着，用他底嘴唇捉捕着她底手指。

她快樂地把鬈髮搖了一搖。

『那是沒有關係的。你瞧着，我們多麽快就會復元！風暴已經過去啦，正跟那天我們在教堂那兒相會的時候一樣：牠已經吹過去啦，消滅啦。現在，我們要開始生活啦。』

他祇是用一個微笑給她回答。

『啊，我們過了些怎樣的日子，狄米特里，是怎樣殘酷的日子喲！如果一個人把所愛的人沒有了，他怎麽能活呢！每一回，我已預先知道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會來告訴我怎樣的消息，眞的，我知道的；我底生命也好像跟着你底一道兒升上去，一道兒沈下來呢。啊，歡迎你底生還呀，我底狄米特里！』

他不知道對她說什麼的好。他祇想把自己投到她底脚前。

『我也觀察到，』她繼續說着，把她底頭髮甩向了腦後去『這一向，閉着的時候，我作過許多的觀察——我看出來，當一個人落到非常非常苦惱的境地的時候，他是以怎樣愚蠢的注意來觀察着周圍的一切啊，眞的，我有時就許久，許久地呆呆地盯着一匹蠅子，同時，在我底靈魂裏，我就感覺了怎樣的寒冷和恐怖！可是，那全都過去啦，過去啦，可不是？在未來，一切都是光明的，可不是？』

『你就是我底未來，』英沙羅夫說，『所以，我底未來就是光明的啦。』

『我底也是啦！你可記得，上一次，當我來你這兒的時候……啊，不是上一次，』她改正着，不自主地顫慄了，『是那一次，當我跟你談話的那一次，我不知道爲什麼，說到了死，我眞想不到，那時，死正在那裏窺伺着我們呢。可是，現在，你已經健康啦，可不是？』

『我健康多了，我差不多全好了。』

『你好啦，你沒有死。啊，我是多麼快樂！』

短時間的沈默繼續着。

『愛倫娜？』英沙羅夫詢問地說了。

『什麼，我最親愛的？』

『告訴我你難道從來不會想到過，這病，是作爲一種懲罰臨到我們身上來的麼？』

愛倫娜嚴肅地凝視着他。

『那種思想我們確有過的，狄米特里。可是，我想着：我做了什麼事，該被懲罰呢？我違反了什麼義務，作下了什麼罪孽呢？也許我底良心和別人底不同，可是，我却是問心無愧的。或許，我是在你面前是有罪的吧？——我妨礙了你，我拖住了你……』

『你並沒有拖住我，愛倫娜；我們會一塊兒走了。』

『是的，狄米特里，我們一塊兒走罷，我跟着你。……那是我底義務。我愛你。……我沒有別的義務。』

『哦，愛倫娜！』英沙羅夫說着，『你底每一個字，是怎樣的鎖鍊鎖住了我啊！』

『爲什麼說鎖鍊呢？』她切斷着。『我們是自由人，你和我。是的，』她繼續着，沈思地注視着地下，一隻手一邊仍然撫着他底頭髮，『近來，我經驗過許多事情，這全是我以前連想也不會想過的！以先，如果有誰給我說，我，一個有身分，有教養的年青的小姐，會假託着各種各樣的口實，一個人從屋子裏跑出來，並且，是跑到怎樣的地方去呢？跑到一個青年男人底

寓所去！——那麼，我準會多麼生氣啊！可是，現在，果眞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可一點兒也不感覺生氣。上帝見證我一點兒也不呢！』她添說着，轉向了英沙羅夫。

他以那麼一種近於崇拜的表情盯視着她，使得她溫柔地把她底手從他底髮上垂了下來，掩住了他底眼睛。

『狄米特里！』她又開始道，『當然，你還不知道，我看見過你，在那兒，躺在那可怕的牀上——我看見過你落在死神底爪子裏，昏過去了。……』

『你看見過我？』

『是的。』

他沈默了一會兒。『伯爾森涅夫也在？』

她點了點頭。

英沙羅夫偎到了她底肩上。『哦，愛倫娜！』他喃喃着，『我沒有勇氣看你了。』

『爲什麼呢？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是那麼良善！我在他面前是不害羞的。我有什麼可以害羞的呢？我可以告訴整個世界我是屬於你的啦……況且，對於安得萊·彼得羅維奇，我是兄弟般地信任着的。』

『他救了我！』英沙羅夫說着。『他是人間最崇高，最善良的人！』

『是的……並且，你可知道，所有的事，我也全該感謝他呢。你可知道，第一個告訴我，說你愛我的，就是他！他啊，如果我能把所有的事全都給你述說一遍啊……是的，他是個最崇高的人。』

英沙羅夫凝視地注視着愛倫娜。『他愛着你，不是？』

愛倫娜低下她底眼睛來。『他的確愛着我的，』她低低地說。

英沙羅夫把她底手熱烈地握住了。『哦，你們俄國人，』他說着，『你們有純金般的心田！他——他看護我，他晚間不睡。……你——你，我底天使……沒有抱怨，沒有遊移……這，全為了我，為了我！……』

『是的，是的，全為了你，因為，他們愛你。啊，狄米特里！多麼奇怪啊！大約我已經給你說過——可是，沒有關係，我高興再說一遍，你再聽一遍，也會高興的——當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你底眼裏怎麼有了眼淚呢？』英沙羅夫截斷了她。

『眼淚？我底眼裏？』她用手絹揩了她底眼睛。『哦，多麼傻的孩子！他還不知道，人們為

着幸福也可以流淚的呢。我給你說罷：當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我看你並沒有什麼特別，眞的呢。我記得，最初，蘇賓倒很教我高興，雖然我從來不曾愛過他；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呢？——哦！有一個時候，我可眞這樣想過：我期待的就是他麼？可是，對於你呢？——我什麼也沒有感覺過；祇是……慢慢兒地……慢慢兒地……你就狂風暴雨似地把我底心眼兒給抓去啦！』

『你饒了我罷，』英沙羅夫說着。他想要站起來，可是，立刻又沈到了沙發上面。

『你怎麼樣了？』愛倫娜問着，焦急地。

『沒有什麼……我還有點兒軟弱……我受不住這樣的幸福。』

『那麼，好好兒坐着罷。敢動一動，不許興奮，』她添說着，假意地用指頭威嚇着他。『幹嗎就把寢衣脫了？這時候就裝扮得整整齊齊，公子哥兒似地，還太早呢。坐下，我給你講講故事。聽着，別響。病剛好就多說話，要傷氣的。』

她開始給他談着蘇賓，談着庫爾拿托夫斯基，談着這兩星期間她作了些什麼，談到戰爭，據新聞紙看來，好像是不可避免，那麼，當他一經完全復元之後，就該不能耽誤一刻時光，準備起程。……她說着這一切的時候，她一直是坐在他底身旁，偎依在他底肩上的。……

他聽着她——聽着，面色一會兒發白，一會兒紅熱。有幾次他想要止住她；突地他正坐起來了。

『愛倫娜，』他對她說着，聲音是那麼奇怪而且粗野，『請離開我，去罷。』

『什麼？』她說着，迷惘地。『你覺得不舒服？』她急忙加說。

『不……我很好……可是，請離開我，我求你。』

『我眞不明白你。你趕我走麼？……你作什麼？』她突然叫了；他已經從沙發上俯下身去，幾乎觸到了地板，正抱起她的脚來，貼於自己底脣上。『別那麼作，狄米特里……狄米特里。……』

他抬起身來

『那麼，請離開我罷！你瞧，愛倫娜，當我病倒的時候，我還不會立刻失掉知覺，我知道我是立在毀滅底邊緣；就是在我發熱，在我譫語的時候，我也朦朧地意識到，那是死亡正在向我走來，我已經跟生命，跟你，跟一切告了永別，我已經沒有了任何希望……可是，這突然的死裏囘生，這黑暗之後的光明，你……你……在我底身旁，和我同在……你底聲音，你底呼吸……這教我受不住啦！我感覺得我狂熱地愛着你，我聽着你說你是我底，可是我却不能

給你回答。……請……請走罷！』

『狄米特里！……』愛倫娜低喃着，把頭藏到了他底胸前。直到現在，她纔了解了他。

『愛倫娜，』他繼續說着，『我愛你，你知道我可以爲你捨棄我底生命……可是，你爲什麽趕到這個時候，當我還是這麽軟弱，當我還不能控制我自己，我底血液這麽沸騰着的時候，趕到我這兒來呢？……你說，你是我底……你愛我……』

『狄米特里，』她重複了；她底面頰整個地羞紅了，在他底懷裏偎得更緊。

『愛倫娜，憐憫我罷——去！我感覺得我會死了……我受不住這樣的激動……我底整個靈魂渴慕着你……想想罷，死亡差不多把我們分開……可是，現在，你是在這裏，在我底懷裏……愛倫娜。……』

她底全身顫慄着。……『那麽，把我拿去罷，』她低語了，幾乎是聽不見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九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正在他底書齋裏蹙着眉，上下踱着；蘇賓則坐在門前，蹺着腿，悠然地吸着雪茄。

『請別那麽來回踱着罷，』他說着，把煙灰從雪茄上敲了下來。『我一直在這兒等您說話呢，我一直等着您，連頸子都望酸啦。況且，您那個步法可眞太做作，太鬧劇味兒啦。』

『除了開玩笑，你就再也不會點兒別的，』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回答。『你就不肯跟我設身處地想想，你就簡直不想明白明白我已經習慣了那個女人，愛了她——總之，少了她我就不能過日子，就祗有苦痛。哪，這兒已經是十月啦，冬天就在我們鼻尖兒上啦……她到底死呆在那里弗爾幹什麽的呢？』

『她準在織襪子……爲她自個兒；爲自個兒呢，——可不是爲您。』

「笑罷，儘管笑；可是我得告訴你，我再也沒有見過像她那樣的女人。那麼誠實，那麼不自利……」

「她把那期票兌現了沒有？」蘇賓問着。

「那麼不自利，」尼古拉・阿采米維奇重說着，提高了嗓子，「那眞教人驚嘆！他們告訴我，世界上有着一百萬別的女人，可是我說，拿那一百萬來給我瞧；拿那一百萬來給我瞧，我說；*Ces femmes, qu'on me les montrel*（把那些女人拿來給我看！）可是，她就是一個勁兒不寫信來——這眞急死人！」

「您眞像畢達哥拉斯❶一樣雄辯啦，」蘇賓說着，「可是您可知道，我要給您一個怎樣的忠告？」

「什麼忠告？」

「當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回來的時候……您可懂啦？」

「嗯，是的；嗯，就怎麼樣？」

---

❶ *Pythagoras* (582—507 *B. C.*) 希臘哲學家。——譯者。

『當您看見她的時候……哪，您可明白我底意思？』

『嗯，是的，不錯。就怎麼樣？』

『就揍她一頓看着怎樣？』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憤然轉了過去。

『我當他眞會給我什麼切實的忠告呢。可是，從他又能期望出什麼好的來，一個藝術家哩，沒法度的傢伙……』

『沒法度！哪，聽說，您那自以爲得意的相知，庫爾拿托夫斯基先生，那位挺有法度的人，昨晚可剝了您一整百盧布呢。那可不算輕鬆啦，您得承認。』

『那算什麼呢？我們打的是規矩牌。我，當然，本來希望……可是，這般太太小姐們，可就不知道怎樣去了解這麼一個人物……』

『他就祇是這麼想着：「管他媽呢！」』蘇賓插入着，『「岳丈大人不岳丈大人，那還是個未定之數，可是，一百盧布對於一個不受賄賂的人可就是個不小的實惠哪。」』

『岳丈大人！我是個什麼鬼的岳丈大人哪？*Vous rêvez, mon cher.*（你作夢呢，我親愛的。）當然，任憑是個什麼別的女子，有這麼個男人來求婚，也就該夠喜歡的哪。您自己說說

能精明强幹，一手打出那麽一片世界來，身兼兩具要職……』

『把一具之長底鼻子牽着玩兒，』蘇賓加說着。

『那也很不假。當然，那是不能不然的，實事求是，又有手腕……』

『又是打牌的好手，』蘇賓又增補着。

『唔，不錯，的確是打牌的好手。可是，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誰能摸得她透？我倒很想知道，有誰高興，來試試，來捉摸捉摸她到底是在想着什麽？今兒個她歡歡喜喜，到明兒，可又陰陰沈沈啦；一忽兒變得那麽瘦，教人看也不想看她一眼，可是，一轉眼，又莫明其妙地復了元，況且，所有這些，全沒有任何顯明的來由……』

一個醜陋的僕人用托盤端來了一杯咖啡，一壺乳酪，和幾塊白糖。

『祇要作父親的看中了女婿，』尼古拉・阿釆米維奇繼續說着，把糖戳碎了一塊，『哪裏還顧得女兒的什麽的呀在往日，家長制的時代，這全都很好，全行得通，可是，如今呢，我們把這全都改變過啦。*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 這如今的時代，年青青的姑娘們，高興跟誰說話就跟誰說，高興讀什麽就拿什麽讀；沒有僕人也沒有婢女跟着，也竟能在莫斯科滿街亂跑，就跟在巴黎一樣啊！而這呢，好像全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前不久，我問道：「愛倫娜・

尼古拉伊夫娜到那兒去啦？」回答是「小姐自個兒去出啦。」出哪兒去？誰也不知道。這難道——成體統嗎？』

『請用您底咖啡早點兒讓用人下去罷，』蘇賓說道。『您自己可不是說過，一個人不應該 *devant les domestiques*（當着下人們面前）……』他又低低地添說。

僕人斜着眼把蘇賓偷望了望，而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則端起杯子，加上了一些乳酪，又抓過十多塊糖過來了。

『我要說的是，』僕人一走之後他又開始了，『在這家裏簡直就沒有人把我看在眼裏。如是而已。因爲，這如今哪，誰都用外表來看人：比方，有的人，本來空洞，胡塗，可是，如果裝得儼然凜然呢——自然就有人尊敬他；同時，另外的人呢，實在也許抱有絕大的才能……能做得一番大事，……可是，因爲他自己謙虛……』

『您眞像個天才的政治家哪，尼古拉林嘉，㊀』蘇賓用一種嘲笑的聲音說着。

『別跟我來你那丑脚腔兒！』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忽然叫着。『你簡直忘了上下！道，

㊀尼古林嘉：尼古拉之暱稱，暱稱照例用於長輩對下輩——譯者。

又可以證明我在這屋子裏不算什麽，簡直不算什麽！』

『安娜・華西列夫娜還虐待了您呢，……可憐的人！』蘇賓說着，伸伸懶腰，『啊，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我們可眞是一對罪人哪！您最好給安娜・華西列夫娜準備點兒什麽小禮物罷。明後兒就是她底生日，您知道，她對於您，就是您底一點點兒慇懃小意思，也是多麽珍重的。』

『是的，是的，』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急忙說着；『你提醒我這個，倒敎我十分感激。當然，當然；一定的。我現有個小玩意兒，一口小別針，前兒在羅森斯托哈店子裏買來；可是，這個成麽？』

『我猜想，您原是爲那另外的一位，在里弗爾的那一位，買的吧？』

『那是……我……眞的……我原想……』

『啊，既是那麽着，當然成啦。』

蘇賓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今兒晚上我們到哪兒去逛逛呢，巴弗爾・雅可夫里奇，呢？』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斜着眼，藹然地問了。

『啊?您不是要到俱樂部去麼?』

『俱樂部以後呢,……我是說俱樂部以後呢。』

蘇賓又伸了一個懶腰。

『對不起,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我明兒還得工作。下回再說罷。』說着,他就走出去了。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皺了眉,在屋子裏來回踱了兩次,於是從櫥裏拿出一個天鵝絨的小匣子來,裏面就盛着那口「小別針;」他把那別針凝視了很久,又用他底絲手絹將牠磨擦。於是,也坐在鏡子前面,開始細心地梳着他那密而黑的頭髮,以一種凜然的表情把頭一時偏左,一時偏右,舌頭抵着顋巴子,眼睛一直地盯着髮上的分線。誰在他底身後咳嗽了:他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剛剛送過咖啡的僕人。

『作什麼?』他問他。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僕人說着,儼乎其然地,『您是我們老爺!』

『這我知道;怎麼樣?』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您老別生我底氣,可是,我從小時候起就在您府裏當差,所以,我,我因爲敬愛老爺,不得不……告稟……』

『什麼？』

僕人不安地把腿子左右移動着。

『老爺剛剛說，』他開始着『剛剛說您不知道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到哪兒去啦。小的，可是知道的。』

『你想撒什麼謊，你這蠢蛋？』

『老爺您別急：三天前，我可是看見我們小姐走進一處屋子裏去的。』

『在哪兒？什麼？什麼屋子？』

『坡瓦爾斯加雅街近邊……××胡同。離這兒不遠。小的也問過看門的人：「誰住在這兒哪？」』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頓起脚來了。

『帶住你底舌頭，流氓！你怎麼敢？……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一片善心去探望那兒的窮人，你你……滾，蠢蛋。』

嚇嚇的僕人向着門口跑去了。

『站住！』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叫着。『看門人跟你說些什麼來？』

『哦，沒……沒什麼。他……他沒說什麼……他說，一個大……大學生……』

『住嘴，流氓！聽着，畜牲你敢對別人響一聲，敢對任何人……就是在夢裏……』

『憐憫罷，老爺！……』

『住口！如果你洩了一口氣……如果任何人……如果給我聽見……就是到地底下，你也別想逃！聽見沒有？下去！』

僕人就消逝了。

『天哪，仁慈的上帝！這是怎麼回事！』僕人去後，尼古拉・阿采米維奇獨自尋思着，『那蠢蛋告訴我的是怎樣的事呀！呃？可是，我得調查出來那是個什麼地方，是誰住在那裏。我得親自去一去。眞是怎樣的事呀！……*Un laquais! Qnelle humiliation!*（給下人看見呢！多麼丟臉！）』

於是，高聲地重複了一回 »*Un laquais!*« 以後，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就把別針仍然鎖回了櫥裏，自己則走到安娜・華西列夫娜這邊來。他發覺她正躺在牀上，頭上縛着繃帶。可是，她那受苦的樣兒却更發激起了他底火來，而他就很快地把夫人弄得涕淚交流了。

三〇

同時，醞釀在近東的風雲，已經爆發了。土耳其對俄國宣了戰；諸王國底撤退期限已經過了；西諾伯大戰就在目前。❶英沙羅夫最近所接到的信件，全都召喚他火速地回到祖國。他底健康還不曾復元：他咳嗽，感覺衰弱，時發微熱，可是，他卻幾乎整天不在家裏。他底靈魂燃燒起來了；他再也不能顧到自己底病弱。他不斷地在莫斯科奔走，祕密地會見各種人物，整晚寫信，整天不見人回；他已經通知了他底居停主人說他不久之後就會離開，並且預先贈給了他們他底那些粗簡的傢具。愛倫娜，在她這一方面，也正作着起程的準備。一個暴風

---

❶ 土耳其於一八五三年十月對俄宣戰。英法當局忠告俄軍退出諸王國。十一月，俄國艦隊在那基摩夫中將率領之下，殲土耳其艦隊於西諾伯。——譯者。

雨的晚夕她正坐在她自己底房間，縫着一些手絹兒底飾邊，一面不自主地以沈鬱的心情聽着風聲底怒吼。她底婢女進來了，告訴她她爸爸正在媽媽底寢室裏，教她立刻過那邊去。

『您媽哭着呢，』她給正要過去的愛倫娜私語着，『您爸爸在發脾氣……』

愛倫娜微微地聳了聳肩膀，就來到了安娜・華西列夫娜底寢室。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善良的妻子正斜依在一張躺椅上，嗅着一條浸過可倫香水（*eau de Cologne*）的手巾；家主自己，則站在壁爐旁邊，上衣底鈕子一直鈕到喉際，戴着高而硬的領巾，漿得很硬的袖飾從那神氣活現的架子裏，簡直可以隱然認出一位國會演說家底雄姿來。他以一位演說家底姿勢擺了一擺手，把他底女兒揮向一把椅子，而當女兒並不明白他底手勢，祇是詢問他睜視着他的時候，他就連頭也不回地，威嚴地說道：『我請您坐下。』（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對於自己底妻子，照例用着尊稱的『您』，對於女兒，卻是祇在特殊的場合裏纔這麼稱呼的。

愛倫娜坐了下來。

安娜・華西列夫娜含着一大包眼淚，醒着鼻涕。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把他底右手插進他底上衣的胸襟裏去。

『我請您來，愛倫娜・尼古拉伊夫娜，』經過一陣頗長的沈默以後，他開言了，『是為了和您有所解釋——或者，不如說，是向您要求解釋。我很不樂意您——不，這樣說還太婉和——您底行為令我們痛苦羞恥，——我們，我和您母親……您在這兒看見的您底母親。』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沈住氣，祇把他底聲音裏的低音調發放出來。愛倫娜默默地看着他，又看看她底母親，而她底臉面就着白起來了。

『曾經有那麼一個時代，』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又開始了，『女兒們對於她們底父母，是正眼也不敢望的——在那時代，兩親底權威可以使得不順從的女兒們發抖。那種時代，不幸，是過去了——至少，有許多人以為是過去了：可是，請讓我告訴您，就是如今，總也還有些個法理存在，牠們不許可……不許可……總之，總也還有些個法理存在。我請您注意到這一點：總也還有些個法理……』

『可是，爸爸，』愛倫娜剛剛要開始來。

『我請您不要截斷我。讓我們，在思想上，把過往回溯一下罷。安娜・華西列夫娜和我總算盡過了我們底義務。安娜・華西列夫娜和我在您底敎育上，可以說，不遺餘力——不

惜資金，不辭煩勞，您從所有這些資金和煩勞裏到底得到些什麼——那是另一問題，可是，我想，我總有得權利期望您——安娜·華西列夫娜和我總有得權利期望您，至少，會把我們對您——您我們底惟一的女兒——所灌輸的，*que nous vous avons inculqués*，那些個道德的法則，視爲神聖不可侵犯。我們有得權利期望着，無論什麼「新思潮」也不可以跟那，跟那「神聖的遺骸」抵觸。可是，結果怎樣呢？我現在所說的，並不是在您那種性別和年齡上所不能避免的輕佻……可是，誰能料得到，您竟是忘形到了這樣的地步……」

「爸爸，」愛倫娜說道，「我知道您要說什麼了……」

「不，你不知道我要說什麼，」尼古拉·阿采米維奇以極高的假音喊叫了，他底議會演說家底豐姿，流利威嚴的演辭，以及低音調子，不意之間，全都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你不知道，你這卑鄙的，下賤的女子！」

「爲了上帝底緣故罷，*Nicolas*（尼古拉）」安娜·華西列夫娜喃喃着，"*Vous me faites mourir.*"（「您會急死我啦。」）

「請別說 *que je vous fais mourir*（我會急死您），」安娜·華西列夫娜，您簡直想也想不出您會聽到怎樣的下文，頂難聽的還在後頭呢，我警告您！」

安娜・華西列夫娜差不多驚呆了。

『不，』尼古拉・阿采米維奇繼續說着，轉向着愛倫娜，『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什麼！』

『您是該責備我的……』她開始着。

『哈，到底，是有那麼回事呀！』

『您是該責備我的，』愛倫娜繼續着，『因爲我不曾早早地明白告訴您……』

『可是，你可知道，』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打斷了她，『我祇要一個字就可以把你毀個粉碎？』

愛倫娜擡起眼睛來，瞪着他底。

『是的，小姐，是的，祇要一個字！您用不着那麼給我瞪眼！』（他把兩手在胸前交叉了起來。）『我且問您，您可知道坡死爾斯加雅街附近，××胡同裏的一間屋子？您可是到那兒去過？』（他頓起他底脚來。）『回答我，下賤的女子，別想跟我遮遮掩掩的！別人，別人，下人們，小姐，*de vils laquais*（下賤的僕人們，）瞧見您上那兒去過啦，上您那……』

愛倫娜底臉面整個地發紅了，她底眼睛開始發起光來。

『我用不着跟您遮掩什麼，』她說着；『是的，我去過那屋子的。』

『好極啦！您聽，您聽，安娜•華西列夫娜。那麼，大概，您知道是誰住在那兒的吧？』

『是的，我知道的：我底丈夫。』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眼睛鼓出眼眶子裏來了。

『你底……』

『我底丈夫，』愛倫娜重說着。『我跟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結婚了。』

『你？……結婚！……』安娜•華西列夫娜艱難地說出。

『是的，媽媽。……饒恕我。我們是祕密結婚的，兩星期以前。』

安娜•華西列夫娜倒到了她底椅子裏；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倒退了兩步。

『結婚了！跟那一個走江湖的，那麼個黑山種結婚！世襲貴族尼古拉•斯塔雷夫底女兒嫁給那麼個浮浪漢，那麼個沒來沒由的東西！還不待兩親底祝福！你以為我就會把牠輕輕放過？我就不會去告狀去？我就會讓你……你……我會把你送到修道院，把他押到牢房，押到苦役隊裏去！安娜•華西列夫娜，請立刻告訴她您取消了她底繼承權！』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為了上帝底緣故，』安娜•華西列夫娜呻吟着。

『是怎樣地，什麼時候做出這種事來？誰跟你們行婚禮呀？在哪兒呀？怎麼個結婚法呀？

啊，我底上帝我們底知交朋友們會怎樣想社會上會怎樣說啊！咳，你無恥的僞善者，做了這種好事之後，你還有臉停在你父母底屋頂底下！你就不怕——不怕天上的雷擊呀？』

『爸爸，』愛倫娜說着（她是從頭到脚，全身顫慄着了，可是她底聲音卻是堅定的，）『您高興把我怎樣，就可以把我怎樣，可是，您用不着罵我無恥，罵我僞善。我底本意是……不想早早就教您煩惱；可是，一兩天後，我也會不得不自動地把所有的事情完全告訴您的，因爲，我們，我底丈夫跟我，在下星期就要離開這兒。』

『離開這兒？到哪兒去？』

『到他底祖國，保加利亞去。』

『到土耳其人那兒去哪！』安娜·華西列夫娜叫着，就暈過去了。

愛倫娜急忙跑到母親身邊去。

『走開！』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吼着，把女兒底手臂抓了起來，『你跟我出去，不要臉的女子！』

可是，正在此際，寢室底門開了，一張嵌着閃光的眼睛的蒼白的臉，出現了來：那正是蘇瑛。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他儘高着他底嗓子叫着，『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來啦，找您去呀！』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怒不可遏地轉過身來，把拳頭對着蘇賓威嚇了一通，於是靜立了一會兒之後，就急忙溜出來了。

愛倫娜伏到了母親底脚前，擁抱着她底膝蓋。

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正躺在他底牀上。一件飾有大釦子的無領襯衫裹着他底胖頸，堆着許多鬆而闊的摺紋搭在他那女人似的乳上，剛好露出來一副杉木的大十字架和一個聖兇囊。一條極輕的毛布蓋住他底肥碩的肢體。在牀邊的小桌上，一隻蠟燭在一壺克瓦斯●旁邊暗澹地燃燒着，而在牀上，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底脚前，則非常頹喪地坐着蘇賓。

『是的，』他沈思地說道，『她結了婚，就要走哩。您那好姪兒嚷着，叫着，鬧得個滿屋皆知。他把自己關在他妻子底寢室裏，是為了祕密，可是，不祇是小廝們，丫頭們，就是馬夫們也

●：*Kvas* 俄國人喝的一種麥酒，性極猛烈。——譯者。

全聽得一清二楚啦！他現在還在那兒橫衝直突，鬧着，咒着，差不離刷了我幾個耳刮子，他是在那兒發洩着他那家長底咒詛啦，就像一頭發了癲的狗熊；可是，可是他是鬧不出什麼玩意兒來的。安娜・華西列夫娜可眞給毀啦，可是，倒是女兒要走開比女兒底結婚更教她傷心。』

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扭動了他底手指。

『作母親的呢，』他說道，『唔……當然……』

『您那好姪兒，』蘇賓繼續道，『揚言要到大僧正，總督，和總長衙門去告狀去，可是，結局總不外女兒一走完事。毀掉親生的女兒，好意思呢！他汪汪地叫過一陣，自然就會把尾巴拖下來的啦。』

『他們……也沒有權利，』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批評着，從壺裏呷了一口克瓦斯。

『是呀，是呀。可是，在莫斯科，會掀起怎樣的非議，謠言，和閒話底大波啊！她可不怕這些。……況且，她原是超乎這些之上的。她要走了——走到怎樣的地方去！連想一想也可怕！走到怎樣的遠方，怎樣的荒野啊！是怎樣的未來等待着她呢？我好像就看見她在大風雪的夜間，零下三十度的氣候裏，從冷淸的驛站出發。她要離開她底祖國，離開她底家人了；可是我是了解她底心情的呢。她丟在背後的是些什麼人呢？她在這兒看見的是些什麼人呢？庫爾

拿托夫斯基們，伯爾森湼夫們，和不才我之類這還是這一批裏最最優秀的，有什麼可以遺憾的呢？祇有一件卻是糟糕的，聽說她底丈夫……鬼知道，我這舌頭好像怎麼也捲不出這麼個字眼兒來——聽說英沙羅夫吐血；那可眞糟糕啦。前不久我見過他；那臉子——人就可以一成不變地用那塑出個布魯塔斯㊀來。……您可知道布魯塔斯是誰嗎，烏發爾・伊凡諾維奇？』

『有什麼知道不知道？總歸是個人罷啦。』

『一點兒也不錯，一個「人」。是的，他有一張奇特的臉子，可是不健康，很不健康。』

『對於打仗……那也沒有關係，』烏發爾・伊凡諾維奇說着。

『對於打仗，那沒有關係，的的確確，一點兒也不錯；您今兒說話可特別公平起來啦；可是，對於生活，那可大有關係呀！並且，據我想，他和她是想着生活在一塊兒的。』

『年青人的事情呢，』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回答。

㊀ *Lucius Junias Brutus*：羅馬執政官（*509 B. C.*），曾因自己底親生兒子謀叛而大義滅親。為手造羅馬共和國之一人，死於軍中。——譯者。

『正是年青，光榮，勇敢的事情。死生爭鬥，敗北，勝利，愛情，自由，祖國……仁慈的上帝呀，請您也把這些同樣地賜給每個人罷！這比把大牟個身子困在齊頸的泥沼裏，裝作滿不在乎，而實際上也的確滿不在乎，是不大相同的呀。可是，在那裏——琴絃是緊張着啦；要響，就響得全世界都能聽見，不然，就乾脆迸斷！』

蘇賓把頭垂到了胸際。

『是的，』長久沈默之後，他又繼續着，『英沙羅夫是配得上她的。可是，這是怎樣無意識的話呀！誰也配她不上。英沙羅夫……英沙羅夫……幹嗎來這麼一套虛僞的自貶呢？是的，我們承認，他是個勇敢的青年，他站穩着自己底脚步，可是，直到目前，他也不見得比我們這般可憐的罪人們多做出了什麼來呢；況且，難道說，難道我們就是那種百無一用的廢物麼？比方，就說我罷——烏發爾·伊凡諾維奇，難道我就是那種廢物？難道上帝在各方面都是這麼對我吝嗇？難道他就不會賦予我任何能力任何才能？誰知道，也許，在時間底歷程裏，巴弗爾·蘇賓底名字有一天也將成爲光榮的名字吧？您瞧，那兒在您底桌上擱着一枚銅幣。誰知道，有一天，也許，一世紀以後，那銅幣許會成爲那些感恩的後代爲紀念巴弗爾·蘇賓而立的銅像底一部分呢？』

烏發爾・伊凡諾維奇用手肘把自己撐了起來，注視了好一會那已經奮興了起來的藝術家。

『那還遠着呢，』他終於說了，照例扭了扭手指：『我們原是說着別人；可是你……你瞧……幹嗎把自己扯到裏邊去呢？』

『哦，俄羅斯國土底偉大的哲人！』蘇賓叫着，『您底每一個字都有着純金般的重量，銅像，不該給我，卻該給您建立哪，我自己就來担當這個工程。哪，就照您現在躺着的這種樣兒，這種姿勢——這教人不明白主要點到底是懶惰呢，或者是力量！我就把您這麼樣地塑了出來。您是照準我底自私心和虛榮心作了一個公平的突擊了！是的！是的！談自己沒有用的，吹牛沒有用的。在我們中間，還沒有一個人；任憑您朝哪兒看去，都找不出一個人來。隨地——不是鬼混的，就是亂壞的，不是小型的哈孟雷特，㊀就是互相殘害的喫人英雄，或者，就是地底下的黑闇和混沌，不然就是懶惰的空談家和木頭木腦的鼓棒子！也還有別種的人

㊀ 哈孟雷特：莎翁劇哈孟雷特（*Hamlet*）之主人翁，依屠格涅夫底意見哈孟雷特是無行動力的懷疑主義者底典型，正與唐吉訶德型相對。——譯者。

呢：他們以可恥的不憚煩來研究着自己，永遠地感覺着自己底情感底脈動，不斷地給自己報告道：「這，這是我所感的哪；這，這是我所想的哪。」好個有用的實際的事業！不！如果我們中間眞有什麼像樣的人，那麼，那個年青的姑娘，那敏感的靈魂，也就不至於把我們扔在腦後，不至於從我們這裏魚兒一樣地溜到水裏去了！這是什麼意思呢，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我們底時代什麼時候纔能來？在我們底土地上，什麼時候纔能有人呢？」

『給我們一些時候，』烏發爾・伊凡諾維奇回答道，『自然會有。』

『會有？哦，你俄羅斯底土壤！哦，你黑土底勢力！可是你說「會有？」記着罷，我會把你底話記錄下來的，可是您爲什麼吹滅了您底蠟燭呢？』

『我要睡了——再見罷。』

三一

蘇賓底話是確實的。愛倫娜結婚底突兀消息，幾乎要了安娜・華西列夫娜底性命。她不能起牀了。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命令着她，不許她讓她底女兒到她底面前來；他似乎是趁這機會大大地發洩一回他底家長底，一家之主底威嚴；他不斷地吼叫着，不斷地和僕人們大發威風，不斷地說道：『我要讓你們看看我底厲害，我要讓你們知道知道——你們等着瞧罷！』當他在家的時候，安娜・華西列夫娜不能看見愛倫娜，就祇能以素雅為滿足；素雅非常慇懃地伺候着她，却同時又不斷地自己想道："*Diesen Insarof vorziehen — und wem?*"（『英沙羅夫選中了——誰呢？』）可是，一當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出去以後（這樣的時候是很多的，因為奧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的的確確已經回來，）愛倫娜就仍然來到母親底面前，而母親，就噙着眼淚，許久許久地，默默地凝視着她這種無言的譴責，

比之任何別的譴責，更其深深地刺割着愛倫娜底心胸；她並不感覺着懺悔，却感覺着一種近於懺悔的深而無際的憐愍。

『媽，親愛的媽！』她不斷地重複着，吻着母親底手兒，『您教我怎麼辦呢？罪不在我呢，媽，我愛了他，我沒有法子不這樣。請您抱怨命運罷：是命運把這麼一個爸爸不喜歡的人跟我聯繫了在一起，並且，這人還要把我從您這兒帶了去。』

『啊！』安娜・華西列夫娜截斷了她，『別跟我提醒那個。我一想起來你是要去到怎樣的地方，我底心就要炸啦！』

『親愛的媽，』愛倫娜回答說，『您至少這樣寬解寬解罷：如果不讓我，也許事情會更壞，也許我會死呢。』

『可是明擺着，我也別想再看見你啦。不是你在那那些什麼茅棚子裏把命送掉，』（安娜・華西列夫娜給自己畫出的保加利亞底情形，是和西伯利亞底沼地不相上下的）『就是我給這種別離生生地愁死。……』

『別那麼說罷，媽媽，最親愛的；上帝可憐，我們後日也可以再見的。保加利亞那邊，也有城市呢，跟我們這兒一樣。』

「城市呢，哼！那兒正在打仗遍地全轟着大砲……你打算就要動身了嗎？」

「是的……祗要爸爸……爸爸好像要去告狀呢，他威嚇着要拆開我們。」

安娜・華西列夫娜把眼睛擡向了天上。

「不，萊諾其嘉，他不會告狀的。是我自己，無論怎樣，也不能答應這個親事。甯可讓我先死罷。可是，事情到了這一步，也是無法，我不會讓我底女兒當衆丟臉的。」

幾天功夫就像這樣過去了。終於，安娜・華西列夫娜鼓起了勇氣：一晚，她和她底丈夫單獨地關閉在她自己底寢室裏。整屋子裏的人，全都沈住氣，靜聽着。最初，什麼也聽不見；接着，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聲音開始響了；再接着，一場爭吵發出了，叫喊聲也起來了，從中甚至還可以聽出安娜・華西列夫娜底呻吟。……蘇賓，率領着衆婢女和索雅，已經準備好了衝將進去解圍，可是，寢室裏的叫鬧聲却漸漸低減，轉爲和平的談話，而終於，完全停止。祗間或還可以聽見一二微弱的抽泣聲，而不久之後，連這也消滅了。鑰匙底鏗鏗聲響了起來，於是，是開着箱子的查查聲。……門開了，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出現了來。他對着他所看見的每一個人嚴厲地瞪了一眼之後，就跑到了俱樂部去。安娜・華西列夫娜把愛倫娜叫了來，緊緊地抱住了她，頰上流着悲酸的眼淚，一邊說道：

『什麽事都辦妥啦，他不會鬧得滿城都知道啦，現在，沒有什麽會妨礙你走……妨礙你丟開我們啦。』

『您可以讓狄米特里來謝謝您麽？』等母親稍稍恢復平靜以後，愛倫娜這樣問。

『等等，我底寶貝，我這會兒還沒有好氣看見那拆開了我們娘兒倆的人。在你們動身以前，時間還多着呢。』

『在我們動身以前，』愛倫娜悲哀地複說。

尼古拉·阿采米維奇應許了不去「鬧得滿城都知道；」可是，安娜·華西列夫娜却不會告訴她底女兒他這應許是標了一個怎樣的價錢。她不會告訴她底女兒她不僅答應了給他償還他底一切債務，而且，還現交了一千盧布的現金。除此之外，他還決然地給安娜·華西列夫娜聲明，說他不願看見英沙羅夫，他仍然管那英沙羅夫叫作「黑山種；」而當他一到俱樂部以後，他就，全無來由地，和一位和他打牌的對手，一位退役的將軍，講起愛倫娜底婚事來了。『您可聽說過，』他裝作一種滿不在乎的樣子說道，『我底女兒，就因爲她底學問淵博，和一個什麽大學生結了婚呢。』將軍從眼鏡裏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哼！』就問他要打個什麽碼子。

三二

離別的日子近了。十一月已經過去，最後的動身限期到了。英沙羅夫早已完成了他底一切準備，火燒般地焦灼着早日離開莫斯科。醫生，也催着他早日啓程。『您需要溫暖的氣候，』他對他說，『您在這兒是不能恢復健康的。』愛倫娜，也一樣充滿着焦急；英沙羅夫底消瘦和他底失色的面顏，使她煩惱。望着他底變了相的臉面，她往往不自主地發生着恐怖之感。在父母家裏，她底地位變得不可忍受了。母親整日對她哭着，好像哭着死屍一般，而父親，則待她以輕蔑的冷酷；已經臨近的別離其實也祕密地使他痛苦的，可是，他覺得他有隱藏他底情感和軟弱的義務——父親對於逆女的義務。安娜·華西列夫娜終於表示了想見英沙羅夫的意思了。他被祕密地，從後門裏引到了她底面前。當他進到了她底房間，許久許久，她還不能對他說話，她甚至連望也不能望他；他坐在她底安樂椅子旁邊，以平靜的恭

敬等待着她說出第一句話來。愛倫娜也坐在那兒，把母親底手握在自己底手裏。終於，安娜•華西列夫娜擡起眼睛來了，說道：「上帝是您底裁判官，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而話語就突然中斷，所有的譴責全都消滅在她底脣上了。

「怎麼，您病啦，」她叫着，「愛倫娜，你丈夫病啦！」

「我近來是病着，安娜•華西列夫娜，」英沙羅夫回答，「現在還沒有完全復元；可是，我希望我故鄉底空氣會使我完全强健起來的。」

「啊……保加利亞！」安娜•華西列夫娜囁嚅着，並且自己想道：「天哪，一個保加利亞人，快死呢，聲音空得鼓似的，眼睛陷到了腦袋裏去；簡直是個骨頭架子啊，衣服鬆幌幌地掛在肩上，好像是借的別人底似的；臉子黃得像野菊——她，她是他底妻子，她愛他呢……啊，簡直是個惡夢！……」可是，她却立刻抑制了自己。「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她說道，「您是絕對——絕對地不能不走麼？」

「絕對地，安娜•華西列夫娜。」

安娜•華西列夫娜望着他。

「啊，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願上帝祝福你永遠也不會經驗到我現在所經驗着

的罷！……可是，你得答應我好好兒看顧她，愛她。……祇要我還活着，你們總不至於受貧苦……』

眼淚窒塞了她底聲音。她張開她底手臂，愛倫娜和英沙羅夫就投到她底懷裏去了。

命定的日子終於到來。預定着愛倫娜該在家裏和兩親告別，然後從英沙羅夫底寓所起程。出發的時刻定在正十二點。在指定的時間約莫一刻鐘之前，伯爾森涅夫到了。他想着在英沙羅夫底寓所裏一定可以看見他底那些同國人專忱來給他送行的，可是他們却早已去了讀者們已經熟知的那兩位神祕的人物（他們也曾作過英沙羅夫底證婚人）早早去了。裁縫歪歪倒倒地迎接着「善心的老爺」一躬到地；他，當然是爲了消離愁，但也許也爲了慶祝得到傢具，很喝了幾杯酒；他底女人趕過來把他拖了過去。房間裏，什麼都已經清理好了；一口大箱用粗繩縛着，立在地上，伯爾森涅夫沈在思想裏了許多回憶都漫上了他底心頭。

十二點早敲過；馬夫已經把馬牽到了門前；可是，「年青的夫婦」却終不見到。終於，急促的脚步在樓梯上響了，英沙羅夫和蘇賓，伴着愛倫娜，走了進來。愛倫娜底眼睛紅腫了，離

別的時候，她底母親已經暈倒；別離的情形是極度悲慘的。愛倫娜有一星期多不會見過伯爾森湼夫：近來，他很少到斯塔雷夫家去。她不會料到會見到他的；她叫了一聲：『您，感謝您！』就把自己投到了他底頸上；英沙羅夫也擁抱了他。痛苦的沈默籠罩了。這三位，能互相說出什麼呢？在他們底心裏能有什麼感覺呢？蘇賓覺察到，這苦痛的沈默，是不得不用一二快活的聲音，一二言語，來打破不可的了。

『我們這三重奏又碰到一處來了呢，』他開始道，『最後一次地！讓我們順從命運底指揮，讓我們記取過往的好時光，被着上帝底祝福，勇敢地去到新的生活去罷！「唯神福佑遠行人，在彼征途上，」』他開始哼了起來，可是，却突地停止。他忽然感覺着羞慚和狼狽。在躺着死人的地方唱歌，是罪孽，而時刻，在這間房裏他所說着的過去，那聚集在這裏的三個人底過去，却是已經死去的了。死去，是爲了新生——也許——可是，那終歸是死去的了。

『唔，愛倫娜，』英沙羅夫開始着，轉向他底妻子，『我想什麼都弄妥了吧？該償付的都已經償付，該包紮的也已經包紮了。現在，祇等把箱子搬出去。房主！』

裁縫，同着他底妻子，和女兒，進來了。他微微搖幌着，聽着英沙羅夫底命令，把箱子拽到了肩上，就忙忙地跑下了樓去，笨重的靴子在樓梯上一路拍拍地震響着。

『現在，依着俄國底習俗，我們該坐下來，』英沙羅夫說。

大家落坐下來；伯爾森涅夫坐在古舊的沙發上，愛倫娜坐在他底身旁居停女主人和她底女兒則蹲在門檻上面。大家都沈默着；大家都勉強地微笑，雖然誰也不知道爲什麼微笑；每個人都想說一兩句惜別的話，可是每個人（當然，除開居停女主人和她底女兒，她們祗是睜大着她們底眼睛）也都覺得在這樣的時候，所能說出的祗能是泛泛的言語，任何一個有重量，有意義，甚至有情感的字兒，都會成爲不大合適，甚至近於虛僞的。英沙羅夫第一個站了起來，開始給自己畫着十字。……『再見罷，我們底親愛的小房！』他叫着。

接吻聲響了；響亮然而寒冷的別吻；一路安甯的不盡意的祝福；常通音問的應許；最後的，吞聲的道別的語言……

愛倫娜，滿面淚痕，已經坐上了旅行雪車；英沙羅夫細心地在她底脚上爲她蓋上毯子；蘇賓，伯爾森涅夫，居停主人主婦，照例戴着大頭巾的小女兒，看門人，和一個穿着條子褻衣的不知哪兒來的工人——全都站在前階……忽地，一乘駕着駿馬的華麗雪車突到前庭來了，而從雪車上面跳將下來，一邊抖着大衣領上的積雪的，則正是尼古拉•阿釆米維奇。

『感謝上帝，幸好我還趕上啦，』他叫着，忙忙地過到旅行雪車那面來，『這，愛倫娜，這

是你父母底最後的祝福，』他說着，把頭低到車篷下面，從衣袋裏掏出一副縫在天鵝絨袋裏的小神像來，掛在愛倫娜底頸上。她開始啜泣起來了，祗是吻着他底兩手，而同時，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底馬夫則從雪車底前座裏拿出了一瓶香檳酒和三隻酒杯來。

『來罷！』尼古拉・阿采米維奇說着——可是他自己底眼淚卻已經一滴一滴地，滴到了他底大衣底狐皮領上——『我們得……祝旅途平安……祝……』他開始傾着香檳：他底手顫抖着，泡沫浮出了杯緣，落到雪地上去。他自己擎起一杯，把另外的兩杯遞給了愛倫娜，和已經坐到愛倫娜身邊的英沙羅夫。『上帝祝福你們……』尼古拉・阿采米維奇開始着，可是他卻不能說下去：他喝了他底酒，他們也喝了他們底。『現在，是臨到你們了，先生們，』他添說着，轉向蘇賓和伯爾森涅夫，可是，這時，馬夫卻已經催動了馬。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傍着雪車跑着。『記着……給我們寫信……』他以破碎的聲音說着。愛倫娜伸出頭來，說道：『再見罷，爸爸，安得萊・彼得羅維奇，巴弗爾・雅可夫里奇；再見罷，一切再見罷，俄羅斯！』於是，把自己擲回了雪車裏去。馬夫揮了鞭子，打了呼哨，滑木在雪上軋軋地響，雪車出了大門，轉向了右方——於是，看不見了。

三三

那是一個明麗的四月二日。在那橫於威尼市和一帶叫作「麗多」的狹長砂洲之間的寬闊的江上，㊀一艘尖舳的岡多拉㊁浮遊着——舟子每一搖動他底長櫓，岡多拉就發出規則的震蕩。在岡多拉底低矮的蓬下，柔軟的皮墊上坐着愛倫娜和英沙羅夫。

愛倫娜底面顏，自從莫斯科出發之日以來，並沒有多少改變，可是那表情卻大大不同了：那是更沈思，更嚴肅，而她底眼睛底視線，也更勇敢。她底整個身體變得更嬌美了，如同一朵盛開的鮮花，她底頭髮也似乎變得更濃密，更豐豔，低垂在她底白色的額和鮮紅的頰上。

㊀ *Lagoon*：特指由砂洲從大海隔開來的一條狹的海水。——譯者。

㊁ *Gondola*：威尼市特有的一種長而狹的平底舟。——譯者。

祇是在她底脣際，當她沒有笑容的時候，卻有着一抹微妙的，幾乎看不見的線條，表現着一種隱祕的，永在的焦慮。在英沙羅夫底臉上，反之，那表情仍然一如往昔，可是那輪廓卻有了殘酷的變遷了。他變得瘦了，老了，蒼白，而且傴屈了；他不斷地咳嗽着一種短促的乾咳；他底眼睛深陷了，發出着一種奇異的光彩。在離開俄國的旅途中，英沙羅夫又病了，在維也納幾乎病臥了兩月，祇是三月尾間，這纔和他底妻子來到了威尼市：他從這裏，希望着，可以取道薩拉，❶到塞爾維亞，到保加利亞去；所有其他的道路，均已不能通過。多腦河上戰爭正酣；英國和法國已和俄國宣戰；所有斯拉夫系的國家全都騷動了，準備着叛亂。

小舟靠攏了「麗多」底裏岸。愛倫娜和英沙羅夫沿着那植滿枯瘦的小樹的狹的砂路（人們在這路上每年植樹，可是樹們卻每年枯死）向着「麗多」底外岸，向着大海走去。

他們沿着海灘走着。亞得里亞海在他們面前翻滾着牠底暗藍的海波：波濤湧到岸邊來，嘶嘯着，擲着泡沫，於是又滾回去，在沙灘上遺下一些細小的貝殼和片片的海草。

❶ *Zara*：濱亞得里亞海，斜對威尼市，爲達爾瑪基亞之一部。——譯者。

『多麼荒涼的地方啊!』愛倫娜說道。『我怕這兒對你會太冷啦，可是，我猜得到，你是爲什麼要到這兒來的。』

『冷!』英沙羅夫囘說着，迅速地，然而苦惱地一笑。『如果怕冷，我還能當什麼兵呢?我到這兒來……我可以告訴你我是爲了什麼。我望過大海，我就感覺得，這兒離開我底祖國更近。牠就在那邊，你瞧，』他加說着，把他底手伸向東方『風，就是從那邊吹來的。』

『這風可不是會把你所期待的船隻帶來嗎?』愛倫娜說:『瞧，在那邊，一面白帆在天邊閃着呢，那就是你所期待的船麼?』

英沙羅夫凝視着愛倫娜所指示的天際的遠海。

『倫基奇應許過，在一星期內會跟我們把什麼都準備好的，』他說。『我想，我們可以靠定牠。……你可知道，愛倫娜，』他加說着，突地活躍起來，『聽說貧苦的達爾瑪基亞㊀漁民，也犧牲了他們底鉛墜子——你知道，墜網的鉛墜子——來鑄子彈啦!這些漁民，他們沒有錢，他們惟一的生計就是打魚;可是，他們卻歡喜地供獻了他們最後的財產，現在，他們是

㊀ *Dalmatia*: 濱亞得里亞海，現屬巨哥斯拉夫;人民多爲斯拉夫系，但受土耳其與奧地利之蹂躪。——譯者。

挨着餓啦。是怎樣的民族呀！』

"Aufgepasst!"（留神！）一聲傲慢的叫喊在他們身後響了。沈重的馬蹄聲震響着，一個奧地利軍官，穿着灰色的短衣，戴着綠色的軍帽，從他們身邊疾馳而過。㊀……他們幾乎不及讓開路來。

英沙羅夫陰鬱地目送着那軍官底背影。

『也不能怪他呢，』愛倫娜說道，『你瞧，他們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騎馬。』㊁

『不能怪他，』英沙羅夫回說道。『可是，他底叫喊，他底鬍鬚，他底帽子，他底整個的樣子，卻激我底血液騰沸起來了。我們回去罷。』

『是的，我們回去，狄米特里。況且，這兒的風也眞太大。在莫斯科重病之後你不會好好兒保養，到得維也納，你就還病債啦。現在，你可該好好兒保保重纔是呢。』

英沙羅夫沒有回答，可是，那同樣的苦笑卻再一次地掠過了他底唇邊。

㊀ 這時候，威尼市正被奧地利佔領。——譯者。

㊁ 威尼市是個水國，交通全靠運河，絕無可供馳騁的陸地。——譯者。

『如果你高興，』愛倫娜繼續說着，『我們就遊遊大運河㊀罷。你瞧，自從我們到這兒來，我們還沒有好好兒看一看威尼市的晚間。我們就到劇院裏去罷：我有兩張包箱入座劵。據說，今兒晚間，有個新的歌劇上演。如果你高興，我們倆就把這一天互相獻奉罷：我們暫時忘記政治，戰爭，和一切；我們祇要知道我們是一道兒活着，呼吸着，思想着，我們是永遠結合着……你高興嗎？』

『祇要你高興，愛倫娜，』英沙羅夫回答，『自然，我也高興的。』

『我知道的，』愛倫娜說着，微微地一笑。『那麼，我們去罷。』

他們回到岡多拉上來，坐下，告訴舟子把他們沿着大運河緩緩地，不用急地搖去。

沒有見過四月裏的威尼市的人，就不能說完全領略到那神奇之城底一切的不可言說的魅力。春日底溫柔和嬌麗之於威尼市，正如光輝的夏陽之於壯麗的熱那亞，或秋日底金紫之於古代的雄都羅馬城——一樣地和諧。威尼市底美，有如春日，牠撫觸人底心靈，呼醒人底欲望：牠使那無經驗的心靈困倦而且苦惱，有如一個神祕的，而又不難索解的，即將

㊀威尼市有名的運河，以S形將全市分為二半。有名的宮殿多半是在這條運河旁邊。——譯者。

臨到的幸福之允諾。在這裏，一切都是明麗，清朗，然而，一切又是如夢，如煙，籠罩着愛情底薄靄，在這裏，一切都是那麼寂靜，一切都散發着深情：在這裏，一切都是女性的，從這城市底名字起始，一切都顯示着女性底溫馨：威尼市被稱作了「美的城」，不是沒有來由的，巍然的宮殿和教堂矗立着，綽約而瑰麗，有如年青的神靈底輕夢。運河裏有幽然的流水，灰綠的水色，如絹的波光，罔多拉掠過水上，沒有聲息；不聽見嘈雜的市聲，沒有粗暴的聲聲，尖銳的叫聲，也沒有喧嚷或者咆哮——在所有一切裏面全有着神奇的，不可思議的，令人沈醉的魅力。「威尼市死了，威尼市荒涼了，」她底居民會這樣對您說；可是，也許，在她底華光煥發之日，在她底如花怒放之日，她所缺少的，就正是這種最後的魅力，這種凋落的風情吧。沒有見過她的人，是不能知道她的：無論是加拿里托㊀或者是古亞爾底㊁（更不要說起近日的畫家）都不會在他們底畫布上表現出來那空氣底銀色的柔顫，那似近而又不可及的遠景，那優美的線條和渾然的色彩底神奇的和諧。受盡人生折磨，生之旅程將要終結的人，用

㊀ *Antonio Canaletto* (*1697—1768*)：維尼市畫家，以畫威尼市風景有名。——譯者。

㊁ *Francesco Guardi* (*1712—1793*)：維尼市畫家，加拿里托之弟子。——譯者。

不着拜訪威尼市：她對他將是殘酷的，有如少年之日不會實現的夢想之記憶；可是，對於生命力正在澎湃，自覺着生之幸福的人，她卻是溫柔而且甜蜜的：願他攜着他底幸福，到她底充滿着蠱惑的天空之下來罷，無論他底幸福原來已經多麽燦爛，威尼市總能以她底不滅的光輝爲她更增輝煌的。

愛倫娜和英沙羅夫坐着的岡多拉靜靜地蕩過了里瓦·德·奢亞渦尼，元首殿㈠和比亞賽塔，進了大運河去。兩岸展開着無數大理石的宮殿：牠們似乎是靜靜地流過去了，幾乎不容人底眼睛得到機會去摸捉或者吟味牠們底美麗。愛倫娜感覺得深深的幸福；在她底蔚藍的天空裏，祇有一朵黑雲飄浮着，而那朵黑雲現在是已經浮遠了：英沙羅夫在這一天比之往日精神得多。岡多拉一直蕩到里亞爾托橋底陡削的拱門，然後折了回來。愛倫娜害怕着教堂裏面的寒冷會不適於英沙羅夫，可是，她記起了美術院㈡來，於是就命令舟子向着那面蕩去。他們穿花似地立刻就穿過了那小美術館裏所有的陳列室。既不是鑒識家，

㈠ 元首殿：威尼市名建築之一，與聖·馬可寺稱威尼市建築物之雙絕。——譯者。

㈡ 美術院（*Academia delle Belle Arti*）：雖爲一小型美術館，但所收藏的威尼市畫家作品之富，無出其右。——譯者。

也不會自命風雅，他們在每一幅畫前都不停留他們一點也不勉強他們自己：一種燦爛的喜悅，突地躍入了他們底心胸。所有一切在他們眼裏，忽然都變得有趣起來了。（小孩子們對於這種情感是十分熟悉的。）望着廷托奈托㊀底聖・馬可蝦蟆似地從天上跳到水裏，去拯救那受難的奴隸，愛倫娜禁不住哈哈大笑了，並且不顧那三位英國遊客底大大蹙眉，她一直笑出了眼淚；英沙羅夫，在他這一面，卻對於那站在提西安㊁底「昇天圖」底前景，雙手向着聖母伸出的那穿着綠袍的強韌的男子底背和脛，感覺着如狂的喜悅；可是，那聖母——那平靜而莊嚴地昇到天父懷中去的美而健的女人——卻給了英沙羅夫和愛倫娜兩人以同樣強烈的印象；同時，他們也很喜歡老人琪馬・達・科湼格里西諾㊂底嚴肅而虔敬的聖畫。在離開美術院的時候，他們望了望他們身後的那三位英國人和他們那兔子似的長牙，和低垂的頰髯——不禁大笑了；他們望望他們底舟子和他那短衣和短褲——

㊀ *Tintoretto* (1518—1594)：威尼市名畫家，所作宗教畫色彩豪放，富於想像力。——譯者。

㊁ *Titian* (1497—1576)：威尼市最偉大的畫家之一，「昇天圖」成於一五一八年，為其最大的傑作之一；威尼市多數宮殿及教堂均曾經其裝飾。九十九歲時死於瘟疫。——譯者。

㊂ *Cima da Conegliano* (1459—1517)：威尼市畫家，重要作品多藏於美術院。——譯者。

又不禁大笑了；他們瞧見了一個女小販，頭上頂着個灰白的小髻兒——不禁笑得更厲害了；最後他們對望了望——便連珠似地笑了；而當他們一坐到岡多拉裏來，他們就互相緊緊地，緊緊地握住了手。他們回到旅館，跑進他們底房間，命令着備餐。就是在用餐的時候，他們底快樂心情也不會將他們遺棄。他們互相勸着飲食，爲他們底莫斯科親友們底健康乾着杯，爲了一盤精美的魚就給侍者鼓掌，並且不斷地向他要求着生鮮的 *frutti di mare*（海裏的菓子）侍者聳了聳肩，擦了擦脚，可是，一出房間之後，他就搖頭了，甚至嘆息地低語了道：“*Poveretti!*”（『可憐的人！』）食事完畢以後，他們就到劇場裏去。

劇場裏，演的是維爾蒂❶底一個歌劇，老實說，是個頗庸俗的作品，可是，卻竟然走遍了歐洲所有的舞台，並且，對於我們俄國人也是十分熟識的——『特拉維雅乜』(*La Traviata*)。威尼市底音樂季已經過去了，歌手們一個也超不出凡庸的水平線；每一個都儘着他們底嗓子嚷叫着。扮演薇阿麗姐的，是一個無名的女優，而由觀衆對她的冷落看來，也可以證明

---

❶ *Giuseppe Verdi* (*1813—1901*)：十九世紀最流行的意大利歌劇作者。*La Traviata* 三幕歌劇根據小仲馬之茶花女改編。——譯者。

她實在不是什麼紅角，雖然她也不乏才能。她是一個年青的，不甚漂亮的，黑髮的姑娘，歌喉不甚平勻，甚至已經有些嘶啞。她底紅紅綠綠的服裝俗惡得近於荒謬：一部紅色綢子套在她底髮上，一件褪色藍緞的長袍綳在她底胸前，而一雙笨厚的瑞典風的手套則一直套着她底瘦削的肘際。老實說，她一個伯爾加摩底牧羊人底女兒，又怎麼能夠知道巴黎底 *dames aux camélias*（茶花女們）是怎樣裝束的呢！而在舞台上，她也不知道怎樣自如地動作；可是，在她底動作裏卻有着多量的眞實和無技巧的單純，而且她底歌唱，也具有着祇有意大利人纔能有的熱烈的表情和律動。愛倫娜和英沙羅夫坐在舞台近邊一個黑暗的包箱裏；在美術院的時候曾經向着他們襲來的那快樂的心情，此刻也還不曾消逝。當那迷於妖婦底誘惑之網中的不幸青年人底父親，穿着青灰色的燕尾服，戴着蓬鬆鬆的白假髮，出現到舞台上來，歪了歪嘴，預先就怯了場，祇嗚嗚地發出了幾聲低音的顫音的時候，他們兩個，幾乎又要不自禁地大笑起來了。……可是，薇阿麗妲底演作卻使他們受了感動。

『簡直不大有人給這可憐的姑娘鼓掌呢，』愛倫娜說道，『可是，比起那些忸忸怩怩，裝腔作勢，祇想討好觀衆的自以爲了不起的假名角，我倒是一千倍地更喜歡這位姑娘的。你瞧，她是多麼不苟且，多麼誠懇；瞧，她簡直忘記觀衆底存在啦。』

英沙羅夫俯向了包箱底邊上，眞切地注視了薇阿麗妲。

『是的，』他評說道，『她是誠懇的，她自己，也快臨近墳墓底邊緣啊。』

愛倫娜沈默了。

第三幕開始了。幕升了起來。……愛倫娜，一看見那牀鋪，低垂的窗帷，藥瓶，和加罩的油燈，就不自主地戰慄了。……她記起了最近的過去。……『將來會怎樣呢？現在會怎樣呢？』這樣的想念掠過了她底心頭。似乎是爲了回答她底思想，她聽見台上女優底摸擬的咳聲，在包箱裏，卻由英沙羅夫底沈悶的，眞實的咳聲來回響着了。愛倫娜偷偷地望了他一眼，於是立刻在她底面顏上裝出了平靜而安心的表情來；英沙羅夫明白了她，就自動地開始微笑着，甚至伴着台上的歌聲自己也輕輕地哼起來了。

可是，不久之後，他卻沈默了。薇阿麗妲底演作是愈更美妙，愈更自由了。她扔棄了一切的枝節，一切的皮相，而發現她自己了，對於一個藝術家，是多麼稀有的，至高的快樂！她忽然之間，越過了那難以定義的，然而在那邊卻正是美之宮的防線。觀衆悸動了，驚訝了。那面貌不美，歌喉嘶裂的女郎，開始把她底觀衆抓到手裏，掌握着了。而歌者底歌喉在這時候甚至也不是嘶裂的：牠已經獲得了內部的熱和力。阿爾弗列多出場了；薇阿麗妲底快樂的叫

喊在觀衆間幾乎掀起了那種所謂 *fanatismo*（狂熱）的大波，和這比較起來我們北國人們底喝彩就簡直不能算作什麼了。……一瞬間過去了，觀衆又復平靜下來。二部合唱，歌劇裏最精彩的一場，開始了，在這裏作者全無遺憾地表現了那瘋狂地浪擲了的青春底所有的悲慟，和無望的，絕境的愛情底最後的爭鬥。被一般的同情所感動所冲擊，眼裏含着由藝術家底歡喜和眞實的苦痛所發的眼淚，那女伶一任着那內心的感激底波瀾將她浸潤，將她飄浮；她底臉面變容了；而當死神底恐怕的幻影實地向她迫來，祈禱的絕叫就以暴風雨似的勢力從她底唇裏直迸天上了 "*Lascia mi vivere……morir si giovane!*"（請讓我活着……死得這樣年靑！）而同時，瘋狂的鼓掌和感激的狂叫，也就響徹了整個的劇院。

愛倫娜底全身感覺了如冰的寒冷。她開始以她底手兒摸索着英沙羅夫底手，找到了牠，就把牠緊緊地握住，他也緊握着她底；可是，她卻不會望他，他也不會望她。這一次的握手，和幾小時以前他們底手在岡多拉上的相握，是有着怎樣不同的意味啊！

他們又沿着大運河，蕩回他們底旅館。夜已深了——明媚的，溫柔的夜。同樣的宮殿又在他們面前展開，可是，牠們卻似乎已經不同。那些浴着月光的，發出着蒼白的金光，就是在這蒼白的光裏，所有的裝飾底細節，窗戶和露台底輪廓，全都模糊了；反是在那些爲陰影底

輕幕所被的建築物上，牠們倒能顯現得更爲清楚。岡多拉們，點着牠們底細微的紅燈，似乎是更靜寂更迅速地滑過；牠們底鋼舳神祕地閃着光彩，牠們底長櫓在那銀色魚鱗似的微波上面神祕地起伏；這兒或那兒，舟子們發出着短促的，低壓的叫喚（如今他們從不歌唱了；）除此，幾乎不能聽到別的聲息。英沙羅夫和愛倫娜所住的旅館是在里亞·德·奢亞渦尼之濱；可是，在到達旅館之前，他們卻捨了岡多拉，上得岸來，繞着聖·馬可廣場，在那些拱門底下走了幾轉，在那裏，那些小酒店前面正聚集着許多行樂的人們。伴着所愛的人，在異鄉的城市，陌生人們底中間，雙雙地漫步着，是有着特殊的甜味的；一切都好像是那麽美，那麽有意味，你對一切的人都有着好意，都祝着平安，你對每一個人都祝望着你自己心裏所充溢着的一切幸福。可是，愛倫娜現在卻不能全無憂慮地陶醉在自己底幸福之感裏了：她底被適纔的印象所震撼的心，還不能恢復牠底平靜；而英沙羅夫，當他們走過元首殿的時候，則無言地指了指那從低矮的拱門下面突了出來的奧地利底砲口，把帽子一直拉齊了眉尖。而且，他感覺得疲倦了——於是，最後一次地望了望聖·馬可寺，和在月光下面從青鉛上面發着燐光的圓的寺頂以後，他們就緩緩地回家來了。

他們底房窗正臨着那從里亞·德·奢阿渦尼直亘幾烏德加的廣闊的江面。幾乎直

對着他們底旅館，屹立着聖・喬治寺底尖塔，在右方高空上面閃耀着多加拿府底金色的圓頂和寺院中之最美的，裝飾得如同新嫁娘的帕拉狄阿㈠底列丹托爾寺；左方，帆船底帆檣和汽船底煙突，在黑暗裏森然矗立，半捲的布帆，有如巨大的黑翼，在這裏或那裏張着，船上的小旗，幾乎全不飄動。英沙羅夫坐在窗前，但是愛倫娜卻不讓他太久地享受着那美麗的夜景；他底寒熱突地發作了，並且，有一種消耗的軟弱捉住了他。她把他安置到牀上，一直等他睡着，於是輕輕地回到窗邊來。啊，夜是怎樣靜，怎樣溫撫，是怎樣的白鴿似的溫柔在那青蒼的空氣裏蕩漾啊！每一種苦惱，每一種哀愁，都該在這清明的天空，在這純潔的，神聖的光下，變得沈默，變得安眠呀！『哦，上帝！』愛倫娜想着，『為什麼還有死，還有別離，還有疾病，還有眼淚？又為什麼，會有着這樣的美，這樣的甜蜜的希望，這樣的安全避難處，不變的支持，和永恆的庇護底慼慰？這微笑着和祝福着的天空是什麼意思呢？這幸福和安息的大地是說着什麼？難道說，所有這一切，祇在我們裏面麼？而在我們外面，就全是永恆的寒冷和寂滅？

㈠ *Andrea Palladio* (1518—1580) 威尼市大建築家，列丹托爾寺，聖・喬治寺，以及大運河上的許多宮殿，均出其手。——譯者。

難道說，我們祇是隔離的……孤獨的……而在那邊，在所有的地方，在所有那些無底的深處和沈淵裏，——一切都是和我們絕緣，一切一切都和我們生疎，而且隔離的麼？那麼，爲什麼會有着這祈禱底渴望和喜悅？』（"*Morir si giovane!*"——『死得這樣年青』！——又在她底魂靈裏回響着了。）……『難道說，就不能挽回，不能和解，不能救贖……哦，上帝！難道就不能相信奇蹟？』她底頭低下了，托在她底抱握的手上。『夠了，』她私語着。『眞是夠了！我幸福過，不祇幾分鐘，不祇幾點鐘，不祇幾整天——卻是整整地幾個星期。我有什麼權利得到幸福呢？』想到她底幸福，她感覺恐怖了。『如果不成，就怎樣呢？』她繼續思想着。『如果那是不能徒然賜與的，就怎樣呢？啊，那都是天意……而我們凡人，可憐的罪人…*Morir si giovane!*（死得那樣年青！）……啊，黑暗的幻影，去罷！他底生命不是爲了我一個人纔需要着的！

『可是，如果那是……一種懲罰，又怎樣呢？』她又思想了；『如果我們必須爲了我們底罪愆去償付整個的代價，又怎樣呢？我底良心原是平安的，牠現還是平安的，可是，那就是無罪祇證明麼？啊，上帝，難道我們眞是這樣罪孽深重？難道是您，創造了這樣的夜，這樣的天空的您，爲了我們底相愛要來懲罰我們麼？如果是這樣，如果他有罪了，如果我有罪了，』她以

不自主的熱情底迸發加增着，『那麼，請您允許我哦，上帝，請您允許他，請您允許我們倆，至少死一個高貴的光榮的死罷——在那邊，在他祖國底原野上，不要在這黑暗的屋子裏！』

『我底可憐的，寂寞的母親將怎樣悲哀呢？』她問着她自己而變得迷惘了，不曉得怎樣回答自己底問題。愛倫娜不知道，每一個人底幸福，都是建立在別一個人底不幸上的，甚至他底便利和安適也正如雕像要求着座子一樣地，要求着別人底不便和不適。

『倫基奇！』英沙羅夫在夢裏喃喃了。

愛倫娜躡着足走到他底身體去，彎下身來，給他拭去了額上的汗珠。他在枕上轉側了一會兒，又平靜了下去。

她再回到窗前，而沈思，又再一次地捉住她了。她開始寬慰着自己，保證着自己，沒有什麼用得着驚惶的理由。她甚至為自己底軟弱感覺了羞愧。『難道有什麼危險麼？他不是好多了麼？』她低語着。『真的，如果我們今兒沒有到劇場去，所有這些思想是一定不會跑到我底心裏來的。』

這時，她看見了在水面底高處有着一隻白鷗，也許是有什麼漁人驚嚇了牠，牠徬徨地，無聲地飛翔着，好像是在找着一個棲宿的地方。『唔，如果牠飛到這兒來，』愛倫娜想道，『那

就是一個好的徵兆。』……海鷗在一處地方飛旋了幾回，掩了翅膀，好像被人擊落了似地，哀鳴了一聲，就墜到遠遠的地方，一隻黑暗的船上去了。愛倫娜渾身抖了一抖，可是，立刻就爲着自己底抖戰感覺了慚愧。於是，衣也不解，她就躺到了牀上，躺在英沙羅夫底身旁。他在這時候，正是急促而且沈重地呼吸着的。

三四

英沙羅夫醒得很遲，頭部感覺着沈悶的劇痛，全身，如他自己所說都感着醜惡的軟弱。可是，不管這些，他到底掙扎着起來。

『倫基奇沒有來麼？』是他底第一個問訊。

『還沒有，』愛倫娜囘答着，遞給了他最近一期的俄塞爾瓦托爾•特列斯基諾，在這裏，關於戰爭，關於斯拉夫系各國和諸王國，都有詳細的報導。英沙羅夫開始唸着；她自己則忙着爲他準備咖啡。……忽然，門上有人叩門了。

『倫基奇，』兩個人全都這樣想，可是，叩門的人却用俄文說道：『我可以進來嗎？』愛倫娜和英沙羅夫交換了一個驚愕的視線；而不等囘答，一位長着尖而小的臉，小而發光的眼睛的衣著都麗的人，就闖進門來了。這人滿面紅光，好像剛剛發了一注大財，或者聽到了

什麽天大的喜訊似的。

英沙羅夫從椅上站了起來。

『您不認識我啦吧?』來客說着，大大方方地走到了英沙羅夫面前，並且跟愛倫娜很有禮地鞠了一躬。『魯坡雅羅夫，您可記得?我們在莫斯科，在E——家裏，見過的。』

『是的，在E——家裏，』英沙羅夫說。

『是呀，當然呀!我請您給我介紹介紹您底夫人罷，我一向就深深地尊敬着狄米特里·華西列維奇……』(他又改正着自己)『尼加諾爾·華西列維奇㈠的，現在，到底，我有了認識您二位的光榮啦，我眞覺得無限幸福。想想罷，』他繼續說着，轉向英沙羅夫，『我祗是昨兒晚間纔聽說您到了這兒來。我，也就住在這個旅館。怎樣的城市呀!威尼市就是詩——祗能有這麽一種說法。可是就有一件敎人掃興到處都是那般討厭的奧地利人!噢，這些該死的奧地利人!啊，說起來，您可知道多腦河上已經打了一次決戰:三百土耳其官

㈠ 英沙羅夫底本名和父稱本是狄米特里·尼加諾羅維奇，來客說了兩次都弄錯了，不僅表現了自己底輕率，在對方也可以感覺得受了侮辱的。——譯者。

佐給打死啦西里斯特利亞(一)被佔領了；塞爾維亞已經宣佈了獨立。您，作爲一位愛國兵士，總該高興得發狂吧，可不是？斯拉夫的血液在我底心裏差不多沸騰起來啦！可是，我得忠告您，諸事都得極度小心；我相信總有人監視着您的。這兒的偵探簡直可怕！昨兒，一個鬼鬼祟祟的人跑到我跟前來，問我說：「您是俄國人吧？」可是，我告訴他，我是丹麥人。……可是，您好像不大健呢，我最親愛的尼加諾爾・華西列維奇。您得去看看醫生；夫人，您得督促您底丈夫去看看醫生呀。……昨兒，我發狂似地，跑遍了所有的宮殿和教堂——元首殿，您當然去過的呀？隨處，都是怎樣的富麗輝煌！特別是那大議事堂，和瑪麗諾・法利修羅場：那兒就寫得有：*decapitati pro criminibus*（犯罪者斬。）那些個著名監獄，我也去看過：您可以想像到，那簡直敎我憤慨極啦；也許您還記得，我，歷來對於社會問題，是很有興趣的，並且，一向是站在反貴族的一邊——我就要把那些擁護貴族政治的人送到那樣的地方去：送到那些監牢裏去；拜倫說得好：「我來威尼市，佇立嘆息橋；」可是，他自己，也就是一個貴族。我是一向擁護進步的。年青的一代全都擁護進步。可是，您覺得英法事件是怎麼回事？(二)我們倒要

(一) *Silistria*：要塞地，現屬羅馬利亞；在十九世紀歷次俄土戰爭中，均演重要的脚色。——譯者。

看看他們幹得出什麼事來：布斯特拉巴和巴麥爾斯東。巴麥爾斯東作了首相呢，您自然知道。不，勿論您怎麼說，俄國人底拳頭總不是玩兒的。那個布斯特拉巴可眞是個大大的渾蛋！如果您高興，我可以借給您 *Les châtiment de Victor Hugo*（維克多・雨果底懲罰）——妙極啦——'*L'avenir le gendarme de dieu*'（「未來的神底憲兵」）——寫得大胆是大胆一點，可是，多麼有力量，多麼有力量！弗雅森斯基親王說得也妙！『歐洲不斷地哄傳巴西・克撓克・拉爾虎視着西諾伯！』㊂我是很愛詩歌的。普魯東底近著，我也有；什麼全有。我不知道您怎麼覺得，我可是喜歡戰爭底爆發的——祗要他們不召我回國去，因爲我正計劃着從這兒到弗洛倫斯，到羅馬去；法國是不能去了——西班牙，我想也是一樣——聽說，那兒女人眞漂亮，可惜，就是地面太貧乏，又多跳蚤。我本來要到加里福尼亞去的——我們俄國人說怎樣就會怎樣——祇是我答應過一位編輯先生作一篇關於地中海商務問

㊁ 英、法於一八五四年三月對俄宣戰，戰爭亙三年之久，即是有名的克里米亞戰爭。——譯者。

㊂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軍以一萬人大勝土耳其軍三萬六千人於卡爾斯之巴西・克撓克・拉爾鎮。西諾伯見前註。——譯者。

題的詳細研究。您也許會說，這是個沒有趣味的專門的問題，可是，我們正需要這個——專門家；我們哲學得夠了，現在，我們需要實踐，實踐……可是，您眞病得不輕啦，尼加諾爾·菲西列維奇；也許，我教您疲倦，可是，我還得再坐一會兒……』

魯坡雅羅夫又繼續東扯西拉地拉扯了好一會工夫，而當他告辭的時候，他並且應許着再來。

被這不意的拜訪弄得精疲力倦了，英沙羅夫躺到了沙發上面。『哪，』他說着，黯然地望了愛倫娜一眼，『這就是你們底新時代青年！他們裏面的許多人，儘管裝腔作勢，儘管吹牛，可是在他們底心底裏，他們正是跟剛纔來的這位一樣，不過是些空話匣子，一無所有。』

愛倫娜不會回答她底丈夫；暫時之間，英沙羅夫底衰弱，較之俄國青年底氣質，更令她惱苦着。她坐在他底身旁，拿起一些手工來。他閉下了眼睛，不動地躺着，整個地蒼白，而且瘦弱。愛倫娜看了看他底瘦削的側面和他底低低垂的兩手，而一陣突來的恐怖和苦痛，就緊緊地抓住她底心靈了。

『狄米特里……』她開始着。

他怔了一怔。『唔，倫基奇來了？』

『還沒有呢……可是，你發熱呢，你眞有點兒不大好，我們該請個醫生來麽？你覺得怎樣？』

『那個吹牛家把你嚇住啦。用不着的。我休息一會兒，就會好啦。喫過飯以後，我們還要再出去玩兒去……到什麼地方去。』

兩點鐘過去了……英沙羅夫仍然躺在長沙發上，可是，他却不能入睡，雖然他也並不睜開他底眼睛。愛倫娜一直不會離開他底身邊：她底手工落在她底膝上了，但是她却祗是呆呆地望着。

『你爲何不睡睡呢？』她終於問他了。

『唔，等一等，』他拉過她底手來，擱在他底頭下。『擱到這兒……唔，這樣很好。倫基奇來的時候，馬上叫醒我。如果他說船已弄妥了，我們立刻就可以動身……我們該把東西收拾起來啦。』

『收拾不費事呢，』愛倫娜回答。

『那傢伙亂吹了一陣戰爭，塞爾維亞，』一會兒以後，英沙羅夫又說了。『也許，全是他底編造。可是，我們應該，我們應該動身了。我們不能拖延時間……準備起來罷。』

他睡着了。房間裏，一切都變得靜寂了。

愛倫娜把頭凭着椅靠，許久許久地眺望着窗外。天氣變得惡劣起來；風已經起了。大塊的白雲迅速地掃過着天空，遠遠的地方，一根細長的船桅搖幌着，一面畫有紅色十字的長幡，不斷地飄揚着，落下去，又揚起來，老的時鐘底擺，同着牠底悲抑的聲音，在房間裏沈重地震響。愛倫娜閉下眼來。昨晚，她整晚都睡得很壞，漸漸地，她自己也睡着了。

她夢見了一個奇怪的夢。好像是，她是和幾個不相識的人，浮在莎里特森諾湖上的舟中。人們全都沈默着，一動不動地坐着；沒有人蕩槳；小舟自動地浮動着。愛倫娜並不覺得怕害，祗是感到沈悶；她想要發現這些人是誰，她自己為什麼會跟他們來到一處：她定神注視着小湖擴大了，湖岸不見了——這已經不是湖，却是一個騷動的大海了：深藍的，沈默的巨浪威嚴地顛簸着小舟；從水底深處，有咆哮的，威脅的什麼，湧了上來；她底不相識的同舟者們全都突地跳了起來絕叫着，揮着他們底手……愛倫娜認出他們底臉面來了：其中之一，就正是她自己底父親。可是，忽地一陣白色的旋風掃過了浪頭……一切都旋轉起來，一切都混亂起來了。……

愛倫娜審視了她底週圍；和以前一樣，週圍一切，全是一片白光。可是，這却是雪，白雪，一

望無際的雪野。她已經不再在舟中，却好像她從莫斯科出發之日一樣，乘着一乘雪車了：她也並不是獨自一人在她底身旁坐着一個小東西，捲在一件舊外套裏。愛倫娜親切地看了一看：原來那就是嘉卡，她昔日的小窮朋友。愛倫娜驚嚇起來了；她想道『她不是死了的麽？』

『嘉卡，你跟我是往哪兒去呀？』

嘉卡却沒有回答，祇是把破舊的小外套在身上裹得更緊。愛倫娜也感覺着寒冷了；她瞭望着前途：從雪霧底籠罩裏，一個城市隱隱在可以看見——在那兒，有着高聳的白塔和銀色的圓頂……『嘉卡，嘉卡，這是莫斯科麽？』『不，』愛倫娜又想了，『這是蘇洛維茨基修道院㊀啊：那兒有許多，許多窄小的囚房，蜂窠似的；那兒是窒悶的，擁擠的——狄米特里給囚在那兒啦。我得救他出來』……突地，一道灰色的，張着大口的深淵，在她面前展開了。雪車跌下去了，嘉卡笑了。『愛倫娜，愛倫娜！』從深淵裏，一個聲音喊了出來。

『愛倫娜！』聲音還在她底耳邊清晰地喊着。她急忙抬起頭來，轉過身體，呆住了：英沙羅夫，臉面雪白——就是她夢裏的白雪——正從沙發上掙了起來，用那明亮的，可怕的，大

㊀在白海，爲沙皇時代有名的北方流戍地。——譯者。

睜着的眼睛盯視着她。他底頭髮披散在他底額上，嘴唇奇怪地張開着。恐怖，夾雜着一種苦痛的柔情，表現在他底突然變了容的臉上。

『愛倫娜！』他清楚地說着，『我快死啦！』

她一聲絕叫，就跪了下來，倒入了他底懷裏。

『一切都完了，』英沙羅夫重複着『我快死啦！……永別，我可憐的姑娘！永別，我親愛的祖國！』

而說着，他就直直地倒到了沙發上面。

愛倫娜飛也似地跑出了房間，喊起救來；一個侍者跑去請着醫生。愛倫娜緊緊地偎着英沙羅夫底身體。

正在這時，一個寬肩，黝黑，穿着粗布上衣和戴着油皮低頂的帽子的人，進到了房裏。他迷惘地停了脚步。

『倫基奇！』愛倫娜叫着，『是您！為了上帝底緣故，您瞧，他變得這樣子啦！這是怎樣的事情呀！哦，上帝，哦，上帝！他昨兒還出外去過，剛剛還跟我講着話來……』

倫基奇什麽也沒有說，祇是讓過一邊來。從他底身邊，忽忙地閃進了一個戴着假髮和

眼鏡的小身個兒的人，這是一位住在同一旅館裏的醫生。他走到英沙羅夫身邊來。

『西路拉❼』幾分鐘之後，他說道『這位外國先生死了—— *il Signore forestiere e mo. è* ——由於動脈瘤和肺病底合併症。』

❼ *Signora*，意大利話，意云「夫人」。——譯者。

三五

次日，仍在那間房裏，倫基奇正站在窗邊；在他面前，坐着愛倫娜，肩上披着肩巾。在隣室，英沙羅夫已經躺在他底棺裏了，愛倫娜底面顏表現着恐怖，而且沒有生氣；兩條皺紋出現在她底額上，雙眉底中間；這給了她底凝注的眼睛一種緊張的表情。窗台上面，躺着已被拆開的，安娜·華西列夫娜寄來的信。她請求她底女兒回莫斯科來，哪怕祇住一月也好；她控訴着她底寂寞，抱怨着尼古拉·阿采米維奇；她問候英沙羅夫，探詢着他底健康，並且懇求他不要留難他底妻子。

倫基奇是達爾瑪基亞人，是個水手，是英沙羅夫在祖國旅行的時候所認識，到威尼市來，又把他找到的。他是一個固執，頑强，果敢，獻身於斯拉夫民族運動的人。他蔑視土耳其人，憎惡奧地利人。

『您打算在威尼市待多少時候？』愛倫娜用意大利語問他。他底聲音也正和她底顏面一樣，沒有生氣。

『一天。爲了裝貨，爲了不引起嫌疑；以後，就直接開薩拉。我會給我底同胞們帶去一個悲慘的消息了。他們許久就期待着他們底希望是寄託在他身上的。』

『他們底希望是寄託在他身上的，』愛倫娜憂鬱地重複。

『您什麼時候葬他？』倫基奇問。

愛倫娜並不立刻地回答他。——『明天。』

『明天？那麼，我可以留下。我想扔一撮土到他底墳上。我也可以幫幫您。可是，最好的是讓他安息在斯拉夫底土地上。』

愛倫娜凝視着倫基奇。

『船長，』她說道，『請把我跟他一道兒帶去，請把我們帶到海底那邊，遠遠地離開這兒。成麽？』

倫基奇想了一想。『成，祇是，很麻煩的。我們會跟這兒的可咒詛的當局纏不清。可是，作算我們能把手續辦好，把他安葬在那邊，我又怎樣送您回來呢？』

『您不用送我回來。』

『什麼？那麼，您待在哪兒？』

『我要給我自己找個地方；祗是把我們帶去——把我帶去罷。』

倫基奇搔了搔他底後腦。『隨您底意思；可是，這全是很麻煩的。我一定去想法兒我願意去試試：請您在這兒等我，我兩小時以後來。』

他去了。愛倫娜過到隣室，靠着牆，許久許久地站在那裏，好像已經成了化石。於是，她屈下膝來，但是，她不能祈禱。在她底靈魂裏，她並沒有怨尤；她不敢質問上帝底意旨，她不敢質他，爲什麼不會原宥，不會憐愍，不會拯救，他爲什麼懲罰了她，（即或她是有罪）超過於她所犯的罪愆。我們每個人，祗因爲是活着，就有罪了；任何偉大的思想家，任何偉大的人類救贖者，也不能因爲自身所作的功績就可希望生底權利……可是，愛倫娜仍然不能祈禱；她已經變成了石頭。

當晚，一艘大型的剛多拉從英沙羅夫夫婦所曾住過的旅館開了出去。在船裏，坐着愛倫娜和倫基奇，在他們身旁，擱着一個長方的匣子，上面覆着一塊黑布。剛多拉行了約莫半個小時，終於到達一艘拋錨於海港入口處的雙桅小海船邊。愛倫娜和倫基奇上到海船上

去；水手們把匣子搬了上來。夜半，風暴猝發了，可是，在翌晨拂曉的時候，海船却已經駛出了「麗多。」整天風暴以瘋狂的暴力怒吼着，魯意德船公司有經驗的海員們多半都搖着頭，預測着海上沒有好事。在威尼市，特列斯特，和達爾瑪基亞沿岸之間的亞德里亞海，是尤其危險的。

愛倫娜離開威尼市三星期後，安娜・華西列夫娜在莫斯科接到了下面的信。

我親愛的媽媽和爸爸，我是跟你們永遠決別了。你們再也不能見到我。狄米特里昨天死了。對於我，一切都完了。今天，我是伴着他底遺骸出發到薩拉去。我要去埋葬他，至於我自己會怎麼樣，我不能知道。可是，現在，除了狄米特里底祖國，我是沒有別的祖國了。在那邊，人們是在準備着反叛，戰爭底準備已經成熟；我要去做一個志願看護，我要去看護那些病人和傷兵。我不知道我將來會怎樣，可是，就是在狄米特里死後，我也要忠於他底遺念，忠於他底終生的工作。我已經學會了保加利亞語和塞爾維亞語。也許，我會沒有力量和這一切生活到底——但願是這樣的罷。我已經給携到了懸崖底邊緣，我祗有跌下去。命運並不是偶然地把我們送到了一處的：也許是我害了他——誰說得定呢？——現

在，是臨到他來拖我了。我原是尋求着幸福，我所得到的，也許是——死亡。顯然地，這一切都是命定的；顯然地，這中間有着罪孽。……但是，死亡能掩蓋一切，能和解一切——不是麽？請饒恕我，請寬宥我給你們造出的一切苦痛：那不是出於我底本意的。可是，我爲什麽要回到俄國來呢？我在俄國能作什麽事？

請接受我最後的親吻，最後的祝福，並請不要責備我。

愛

自從那時以後，大致五年過去了，再也沒有關於愛倫娜底信息傳來。所有的書信和探詢，全都徒勞；和平締結以後，尼古拉·阿朵米維奇，在和平締結之後，還親自到威尼市和薩拉去走了一轉，也全無結果。在威尼市，他探知了讀者們所既知的事情，但是，在薩拉，關於倫基奇和他所乘的船，却沒有一個人能致他任何確切的消息。據陰暗的傳聞，幾年以前，大風暴之後，海裏曾打上了一具棺材來，裏面有着一個男子底屍體……可是，據另外的多少更可信賴的情報，則這成問題的棺材可從來不曾被打上來過，却是被卸下來，由一位從威尼市來的外國太太安葬到海濱了的；還有人添說道他們後來在結集着軍隊的赫爾茲戈維

拿㊀還見過這位太太，他們甚至描摹了一番她底裝束，說是從頭到脚，全身黑色的。可是，無論如何，所有關於愛倫娜的痕迹，却是永遠地，永不復回地消逝了；誰也不知道她是否仍然活着，或是把自己隱藏了在什麼地方，或者，是小小的生之悲劇已經垂下了最終的幕，她底微小的生之酵已經得到最後的終結，而現在，是臨到死神登場的時候了；誰知道？常有這樣的事情：一個人，半夜醒來，以不自主的恐怖自己問着自己道：『難道我已經是三十……四十……五十了麽？生命是怎樣逝得這般快？死亡是怎麽臨得這般近呀？』死，是正跟個漁人一樣的：他已經把魚打在他底網裏了，可是，却暫時把牠留在水中；魚仍然游着，可是網却早已套到牠底週圍了，漁人終會把牠拖上來的——在他高興的任何時候。

我們故事裏的其他人物怎麽樣了呢？

安娜・華西列夫娜還活着；自從遭了那一次劇痛以後，她老了許多了；她底抱怨比以

㊀ *Herzegovina*：即今日巨哥斯拉夫之波斯尼亞，曾在當時是斯拉夫民族反土耳其戰爭的戰爭。——譯者。

前少，可是悲哀却更深。尼古拉·阿采米維奇也比較地老了，頭髮也變成了灰白，並且已經和奥古斯丁娜·克利斯洵諾夫娜斷絕了來往。……現在，他對於所有外國的東西，全都咒詛。他家裏用着一位女管家，這可是個俄國人，很漂亮，年約三十歲，穿的是絲質的衣裳，並且還戴着金戒指和金耳環。庫爾拿托夫斯基，正如所有强性子黑頭髮的男子一樣，當然是愛好金髮妙顏的女子的，所以，和素雅結了婚；她完全服從着他，甚至在思想的時候也不致再用德語了。伯爾森涅夫正在海德爾堡：❶他是被政府資送留學的；遊過了柏林和巴黎，一點也不曾浪費他底時間；他已經成了一位絕對勝任的教授了。他底兩篇論文：「從刑罰上所見的古日耳曼法之諸特質」和「論人類文明中之都市原則之意義」均已引起了學術界底注意；所遺憾的就是兩篇論文底文風都不免十分累贅，而且夾雜了頗不少的外國字眼。蘇賓到底到羅馬去了；他整個地獻身於自己底藝術，已經被視為最傑出，最有前途的新進雕刻家之一人。嚴格的遊客們覺得他底古典研究還欠充分，而且沒有「風格，」並且認他為法蘭西派；可是，英國人和美國人却多有定購他底作品的。近來，他所作的一尊「酒神

❶ *Heidelberg*：德國著名學府，創立於一三八五年。——譯者。

底女信士」很起了一番轟動；有名的財主俄國底波波西金伯爵本想用一千斯庫多❶把牠買來的，可是結果却寧肯用三千斯庫多買了另一 *pur sang*（純血統的）法國雕刻家所作的一尊題為「相思病患者的年青農女垂斃於春之精靈底懷中」的羣像。蘇賓不時和烏發爾·伊凡諾維奇通着音信，惟有這位老人，可是在任何方面都無一絲的改變。最近一次，蘇賓給他寫道：『您可記得，那一晚，當我們知道了可憐的愛倫娜底結婚消息，我坐在您牀邊說着閒話的時候，您對我說的話麼？您可記得：我問您在我們中間會不會有「人」。生長出來，您底回答是，「會有的。」哦，原始的黑土底勢力！現在，在這裏，從這地方，從我底「最美麗的遠方」我再要一次地問您道：「唔，怎麼樣，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會有的麼？」』

烏發爾·伊凡諾維奇扭着手指，楞着眼睛，把他那謎樣的目光凝視着遙遠的遠方。

---

❶ *Scudo*：十八九世紀通行於意大利之幣名。——譯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7